

白司馬不爾受孟青洛陽有白司馬坂將軍有孟
青捧元忠罵曰侯思止欲得我頭當鉅截之無抑
我承反汝位御史當曉禮義而曰白司馬孟青是
何物語思止驚謝曰幸蒙教乃引登林元忠既坐
色不變獄稍抵後請娶季白挹女事下宰相季昭
德執不可曰此以復爾那榜殺之

王加義

王加義冀州人以飛變擢游擊將軍再遷左臺侍
御史與宋俊臣競慘刻每移檄州縣所至震懼之
也反州加義輒說曰我文檄如狼毒野葛矣始賤時
求傍舍瓜不與乃騰文言園有白兔縣為集衆捕
逐蘇無道內史季昭曰肯聞蒼鷹獄史今見白兔

御史後流瓊州自矯詔還事覺侍御史胡元禮杖
殺之

郭加霸

郭加霸舒州人天授中規石見自陳往討徐敬業
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
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嘗按李思微不勝楚毒
死後屢見思微為厲加霸惧援刀自刎腹死是時
大旱加霸死而雨又洛陽橋成后問群臣外有佳
事邪張元一曰此有三慶旱而雨洛橋成加霸死

王旭

王旭侍中玆孫也玄宗初遷左臺侍御史其為人
苛急少縱貸人莫敢與忤每治獄囚皆近服製獄



械率有名曰臚駒拔振擯于縣等以怖下時監察
御史李嵩李全交皆嚴酷京師號三豹里閭至相
袒曰若選教值三豹

吉温

吉温(天寶)初調萬年尉林甫搃銓吏偽選六十餘
人帝命御史雜治累日情不得温依訊日中獄具
林甫以為能嘗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頭虎不足縛
林甫久當國陰構大獄除不附己者引温居門下
與羅希與雅鍛詔獄相易以虛號羅針其唐吉網
公卿見者莫敢觸語後敗端溪尉傲遣使殺温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六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on the left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天, 下, 國, 運, 日, 中, 華, 民, 國, 年, 十, 一, 月, 十, 日.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on the right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天, 下, 國, 運, 日, 中, 華, 民, 國, 年, 十, 一, 月, 十,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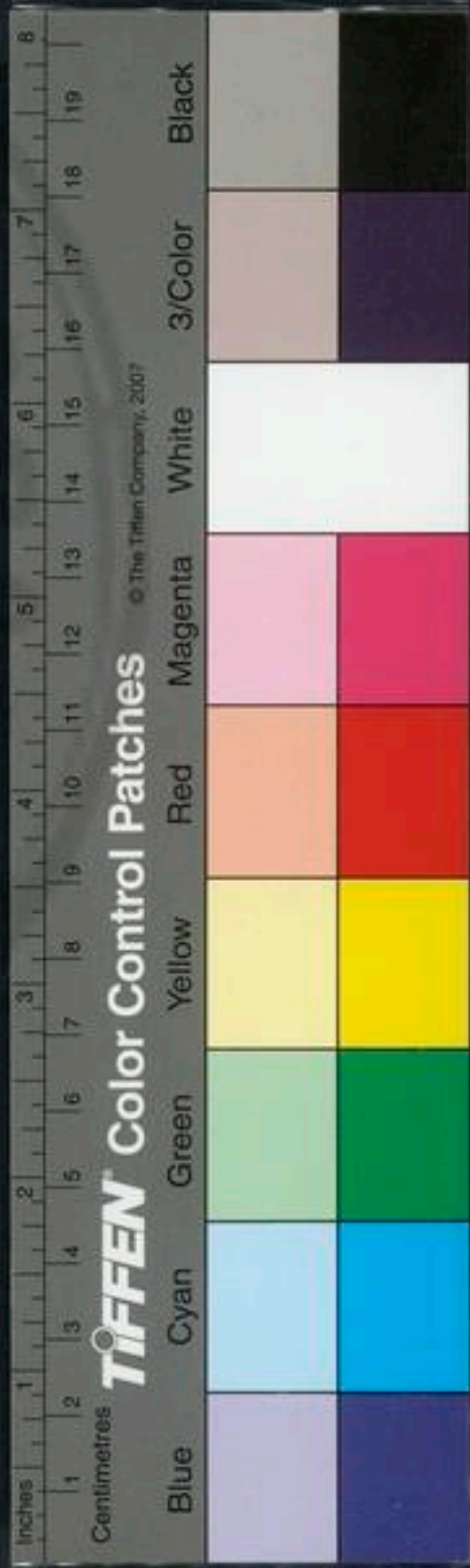


十七史

六十四

張仲武	朱克融	劉恂	朱希彩	李懷仙	王廷湊	王承宗	王武俊	李寶臣	羅弘信	田悅	田季安	田承嗣	唐藩臣傳
右賢王	思摩	突利	頡利可汗	突厥列傳	契丹	吳少誠	吳少誠	劉玄佐	李公略	李正己	程日華	李全忠	張公素
西域傳	新羅	高燕	東夷傳	渤海	契丹	沙陀	沙陀	薛延陀	回紇	西突厥	吐蕃	毗伽可汗	車鼻可汗
盧杞	李林甫	史思明	安祿山	史思明	高駢	李忠臣	李錡	李懷光	南蠻傳	跋臣傳	跋臣傳	跋臣傳	高昌
黃巢	朱泚	史思明	安祿山	史思明	高駢	李忠臣	李錡	李懷光	南蠻傳	跋臣傳	跋臣傳	跋臣傳	崔胤
													秦宗權
													董昌

六十七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七

藩鎮傳

序

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爪
分河北地付授叛將護養孽子萌以成禍根亂人乘
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廷效戰國胥
駢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脅百姓加鋸其頸利怵逆
汗遂使其人自視由羗狄然一寇死一賊生訖唐
亡百餘年卒不為王土當其盛時蔡附齊連內裂
河南地為合從以抗天子杜牧至以山東王不得
不王霸不得不霸賊得之故天下不安又曰殿今
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鉄鈍舍忍混貸煦有逆孽



始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筭周思以為宿謀
方且寬宥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
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
下幾里列郡幾所自河以北蟠城數百角奔為寇
伺吾人憔悴上慈肯反下恭預反天時不利則將與朋伍駭
亂吾民於掌股之上今者及吾之壯不畜擒取乃
偷處恬逸以為後世子孫背脊疽根此復何也議
者曰倨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御策高位美爵
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猶秦虎狼而不拂
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何必
疾戰焚煎吾民然後為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
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貸以法故於是闕視

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不問有
司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觀聘不來几杖扶之
逆息虜胤皇子嬪之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
心益昌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
岸淫名越號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日
而起梁蔡吳蜀蹶而和之其餘混瀕軒鷺欲相效
者徃徃而是運遭孝武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
大者銖鉏小者惠來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
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答於家刑罰於國
征伐於天下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
反此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
幾不能相運掉也凡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



經將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
守邦之術永戒之哉雖然迹其由來事有因藉地
之輕重視人謀藏否歟今取擅興若世嗣者為藩
鎮傳若田弘正張孝忠等暴忠納誠以屏王室自
如別傳云

魏博傳

傳五世至田弘正八朝十年
復亂更四姓傳于世有州

田承嗣

田承嗣平州盧龍人祿山反與張忠志為賊前驅
陷河洛嘗大雪祿山按行諸屯至其營若無人已
而探甲列卒問所籍不缺一人祿山異其能使守
潁川郭子儀平東都承嗣降俄而復叛史思明亂
又為賊導詰僕固懷恩謝懷恩恐賊平則任不重

因建白承嗣等分帥河北賜鐵券三遷至貝博滄
瀛等州節度使既得志即計戶口重賦歛屬兵繕
甲使老弱耕壯者在軍不數年有衆十萬又擇趨
秀彊力萬人號牙兵自署置官吏圖版稅入皆私
有之又求兼宰相代宗以寇亂甫平多所舍宥寵
其軍曰天雄子華尚永樂公主冀結其心而性著
凶詭愈不遜承嗣盜有貝博魏衛相礮洛七州而
未嘗北面天子凡再興師會國威中棄窮而復縱
故承嗣得肆姦無怖忌十四年死

田悅承嗣從子

田悅剽悍冠軍中承嗣愛其才將死乃命悅知節
度事帝因詔悅為節度使德宗立不假借方鎮諸



將稍揚息會黜陟使洪經綸至河北聞悅養士七萬輒下符罷其四萬歸田。悅因激之曰：而等籍軍中久仰蠶廩養父母妻子，今罷去何恃而生？衆大哭。悅乃悉出家貲給之，各令還部。自此魏人德悅。始悅阻兵凡四年，狂悖少謀，士苦之。且獸兵給事中孔巢父持節宣勞，莫不欣然。悅與巢父張飲門階，皆徹衛至夜分。從弟緒踰垣刺悅死。

田季安 緒小子

季安年十五，軍中推為留後。因授節度使，會詔吐突承瓘討王承宗。季安謀曰：王師不跨河二十五年，今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柰何時幽州劉濟將譚忠適使魏，聞之見季安曰：往年王師取蜀

取兵策不失一，是宰相謀也。今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付中臣，不起天下甲而出秦甲，此上自為謀，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誅趙校罪輕重，必先趙後魏。季安曰：計安出忠曰：王師八魏君厚犒之，悉甲伐趙而陰遺趙書曰：魏若伐趙為賣友，魏若與趙為反君賣友反君，魏不忍受執事，能遺一城，魏得持獻天子，此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不世之利也。死贈太尉。子懷諫最幼，不能事政，決於私。奴蔣士則軍中怒取田興為留後，所謂田弘正者以懷諫歸第，送懷諫京師。田氏自承嗣至懷諫四世，凡四十九年。

羅弘信 子紹威附

羅弘信詔擢節度使朱全忠討黃巢餉粟三萬斛全忠畚河北欲結納弘信克用兵剽相魏民死十九弘信告亟全忠不五日取三州光化元年死○子紹威領留後魏牙軍悍驕不顧法令史憲誠等皆所立有不懂輒害之厚給廩姑息不能制時語曰長安天子魏府牙軍謂其勢彊也紹威決策屠翦夷滅凡八千族雖除其偏然勢弱為全忠牽制北州刺史矣○江東羅隱工為詩紹威厚幣結之通譜系昭穆因目已所為詩為偷江東集云

贊曰田承嗣幾禽矣李寶臣怒承情而釋魏建

中之際德宗三將軍持銳躡血刃上良反功無成者四叛連勢兵結難作天子不能守宗廟傳及弘正

去汧八朝數年復亂唐終不得魏與夫豎刁亂

齊孰為輕重

謂馬希倩與魏

鎮冀傳

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八朝

李寶臣

子惟岳

李寶臣為祿山微子歸命于朝名其軍曰成德即拜節度使有恒定易趙深冀六州地雄冠山東與李正己共劫承嗣可討狀代宗欲其相畚則勢難易制即詔寶臣攻破之執將四十餘人天子遣中人馬希倩勞寶臣寶臣歸使者百緡使者恚抵諸道武俊計曰趙兵有功尚爾使賊平天子幅紙召置京師一匹夫耳養魏以為資上策也寶臣曰趙魏有釁何從而可對曰勢同患均轉寇讎為父子



歎嘆問耳寶臣喜遂陰交承嗣而畜幽州寶臣死
子惟岳為留後求襲父位帝不許遂拒命天子
詔朱滔與張孝忠合兵討惟岳王武俊繼之傳首
京師

王武俊子士真附

王武俊隸李寶臣帳下為裨將惟岳拒命武俊使
人謂曰聞有詔召大夫宜亟歸惟岳惶遽出遂繼
即遣孟華奏天子華辯對稱旨德宗授武俊恒冀
觀察使武俊怨不得節度而失趙定朱滔亦怨失
深州二人相結於是與田悅等擅相王建中四年
李抱真使客賈林詐降武俊既見曰吾來傳詔非
降也天子知大夫登壇建國撫膺顧左右曰我本

忠義天子不省故至是今諸軍數表大夫至誠上
見表動色曰朕前誤無及矣朋友失意尚可謝朕
四海主毫芒過失反不得自新耶今能與昭義同
心曠然改畜上不失君臣之義下以為子孫計武
俊曰虜性撲強天子若能以恩盪刷之我首倡歸
命有不從者奉辭伐之河北不五十日可定乃定
計通好抱真而約馬燧盟天子至自梁遇武俊益
厚進兼中書令貞元十七年死宗德子士真佐父
立功既得節度息兵善守雖擅置吏私賦入而歲
貢數十萬緡比燕魏為恭元和四年死宗憲軍中推
其子承宗為留後

王承宗子士真子

承宗總軍事憲宗詔裴武慰撫承宗奉詔恭甚請
上德棣二州遂嗣領節度而以薛昌朝為保信軍
節度使統德棣承宗劫之非命帝遣中人吐突承
璀討之承璀無威略師不振權德與諫曰山東疥
癬也京師心腹也且師出半年費緡錢五百萬誠
慮有潰梳之變及吳元濟反承宗與李師道上書
請宥未幾張晏等賊宰相元衡而群臣議請聲其
罪伐之明年元濟平承宗大恐奉二子固田弘正
求八侍及李師道平奉法益謹十五年死

王廷湊

元遠

紹

附

誌

王廷湊武俊養為子王承宗時為兵馬使田弘正
至鎮州詔以度支緡錢百萬勞軍不時致廷湊蒸

其稽以觀衆心衆果怨由是害弘正自稱留後穆
宗怒以弘正子布為魏博節度使率軍進討明年
史憲誠叛田布衆潰乃赦廷湊既原則與克
融憲誠深相結為輔車援鎮冀自惟岳以來非天
子命然重難好畏法稍屈則祈自新至廷湊資凶
悖肆毒甘亂不臣不仁雖夷狄不若也大和八年
死文子元遠襲節度識禮法歲時貢獻如職太中
八年死宗子紹鼎襲會病死子幼未能事宣宗以
元遠次子紹懿襲之○紹懿嗣為節度使咸通七
年死懿○紹鼎子景崇嗣進節度使凡十四年中
和三年死宗○子鎔年十歲軍中推為留後始廷
湊賤微時鄆有道士為卜得乾之坤曰君將有土

及得鎮迎事甚謹復問壽幾何子孫幾何荅曰公三十年後當有二王已而廷湊立十三年死蓋度文也景宗鎔皆王廷湊嘗使至河陽醉寢於路有過其所者視之曰非常人也從者以告廷湊馳及之問其故曰吾見君鼻之息左若龍右若虎子孫當王百年家有大樹覆及堂公興矣及害弘正而樹適庇寢自廷湊訖鎔凡百年

贊曰朱滔王武俊南面稱王地聯交昵及訛僭天子滔將應之當時危矣賈林以一語寤武俊軋兵相仇折幽薊之銳訛失其朋不出孤城終底覆夷用林之功賞不及身德宗為不明哉

盧龍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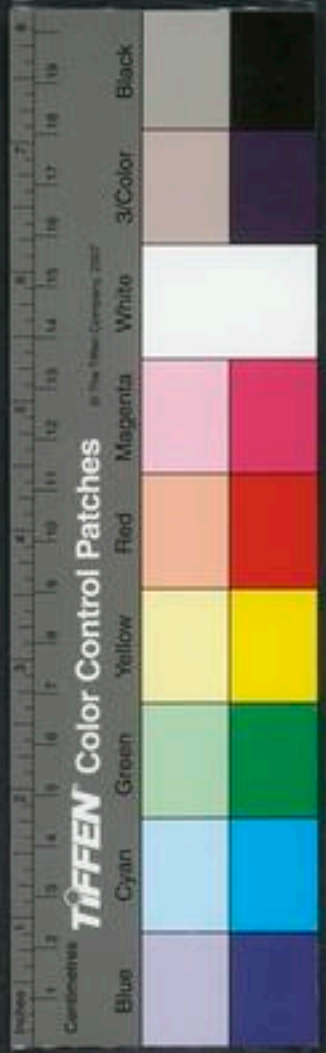
史三敘傳五世劉總八朝朱克輝反傳十二世有九列

李懷仙

李懷仙柳城胡也僕固懷恩奏為幽州盧龍節度使屬懷恩反朝廷方勤西師故懷仙得招散亡治城邑私貢賦天子不能制大曆三年代摩下朱希彩朱訛第滔共斬懷仙

朱希彩 朱滔

希彩自稱留後即領節度驚恣不軌李瑗問衆怨殺之共推朱訛為留後○朱滔性變詐多端倪訛領節度首效款帝召見滔問曰卿材孰與訛多滔曰統御士衆方略明辨臣不及訛臣年二十八獲謁天子訛長臣五年未識朝廷訛不及臣還乃謀奪訛兵詭說曰天下諸侯未有朝者先至可以得



天子意泚信之因八朝以滔權知留後遂領節度
○時馬燧圓田悅悅窮間滔與王武俊同叛劉怦
諫曰以忠順自將則無不濟滔不從連兵救悅帝
命馬燧李懷光擊之於是滔武俊官屬共議古有
列國連衡共抗秦請如七國並建號滔等從之滔
以冀充所都因號冀武俊號趙悅號魏納號齊建
中三年德宗為壇祀天各僭為王滔為盟主是日三
叛軍上有雲氣頗異燧望笑曰是雲無知乃為賊
瑞邪貞元元年死德宗

劉怦 按科反

劉怦和裕得衆心滔敗歸終不貳益治兵人嘉怦
忠於所奉及滔死軍中推怦乃總軍事俄詔為節

度副大使居鎮纔三月死○子濟嗣節度王承宗
叛譚忠激濟伐承宗濟然之以兵七萬先諸軍會
赦承宗濟子總毒濟死○子總已毒父即領軍政
朝廷不知其姦故詔嗣節度吳元濟李師道平承
宗憂死田弘正八鎮州總失支助大怒謀自安又
數見父兄為崇晝夜祈禳晚年益慘悽請剔髮衣
浮屠服欲祓除之譚忠復說總曰天地之數合必
難難必合河北與天下難六十年數窮必合今兵
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德棣十二城助魏破齊唯燕
無一日勞後世得無事乎總因上疏願奉朝請會
穆宗冲逸宰相崔植杜元穎無遠謀故全付總地
總衣浮屠服行及定州卒

朱克融

朱克融滔孫也事劉總總八朝慮後有變籍其軍材勇與黠暴不制者悉薦之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歆豔無甘亂心克融亦遣方是時執政非其人既見總納地謂天下曠然無復事克融等留京師久不調數詰宰相求自試皆不聽會張弘靖赴鎮因悉遣還俄幽州亂因弘靖衆推克融領軍務朝廷度幽薊未可復取乃拜克融幽州盧龍節度使長慶元年也穆宗初克融上言聞陛下東幸維願率五丁五千助營宮室迎乘輿且請帛三十萬備一歲費帝怒用裴度謀以好言谷之是年軍亂殺克融次子延嗣立李載義殺而代之族其家

張仲武

張仲武為雄武軍使遣吳仲舒入朝德裕問北方事仲舒曰仲武習戎事性忠義願歸款朝廷乃擢領節度副大使大中初卒○子直方襲節度使畏下變起乃奔京師軍中以張允仲總後務直方至宣宗授金吾大將軍後居東都弋獵愈甚洛陽飛鳥皆識之見必群噪

張公素

張公素為留後詔為節度使進同平章事性暴厲眸子多白燕人號白眼相公為李茂勳所襲奔京師貶復州司戶叅軍

李全忠

李全忠有蘆生其室一尺三節張建曰蘆茅類生於澤公茅土兆也傳節者其三世乎可舉死衆推為留後光啓元年德宗拜節度使未幾卒○子匡威嗣恃燕薊勁兵處軒然有雄天下意後劫王鎰為鎮人所斬

贊曰朱滔脅其兄泚八朝及引兵東嚮稱帝以自尊名雖助泚志可知矣至克融再得幽州朱氏無遺種其禍與泚均而夷族有先後為間也

淄青傳有州十三而納師古師道

李正己本名懷王賜今名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與田承嗣薛嵩李寶臣梁崇義輔牙相

倚李靈耀反諸道攻之共拔其地正己復取曹濮

徐兗鄆凡十有五州號景彊大威震鄰境建中初

德宗約田悅梁崇義李惟岳偕叛天子檄天下兵為

守備河南潁然會發直死○子納與田悅李希烈

朱滔王武俊連和自稱齊王興元初德宗納復歸命

復平盧帥節死○子師古為節度使元和初卒○

師道師古異母弟也知留後為副大使自正己以

來雖外奉王命而嘯引亡叛以嚴法持下故能脅

汧士衆傳三世云○帝討蔡欲援蔡乃遣劉悟當

魏博軍疑其逗留悟引兵反斬之傳首京師初師

古見劉悟曰後必貴然敗吾家者此人也

橫海傳三世至程權八朝十六年而李



程日華

程日華為張孝忠牙將滄故成德部州孝忠假以
刺史李宇謀曰今州十縣瀕海有魚鹽利自給此
軍本號橫海將軍能絕易定歸天子可元盜喉襟
日華乃遣宇西帝喜拜御史中丞滄州刺史復置
橫海軍即以為使時建中三年也德詔滄歲饋義
武錢十二萬緡糧數萬斛貞元二年卒德○子懷
直擅知留事帝擢為節度使懷直荒田獵帳下程
懷信乘眾怒閉門不納於是懷直八朝而懷信為
節度矣懷信死○子權襲領軍務元和元年拜節
度使及淮西平揚不安丐八朝辭軍政以檢校司
空卒

李全略

李全略事王武俊為偏裨田弘正遇害穆宗以全
略故鎮州將召問所欲言全略多陳利害冀合帝
意且請盡死力以報故以全略為橫海軍節度滄
德棣州觀察使未幾貢錢千萬使子同捷八朝未
幾死同捷領留後事文宗立拜兗州節度使以為
重胤代之詔八同捷不受乃下詔命重胤進討同
捷乞降李祐斬同捷傳首京師

宣武傳

世而
四州

劉玄佐

劉玄佐大曆中代李靈耀據汴州及玄佐乘其無
備襲取宋州攻李希烈進取汴州詔加汴宋節度



使為假子樂士朝醜死○子士寧嗣節度其下厭苦不服大將李萬榮寬厚得士心士寧忌之知衆不與出奔至京師斥郴州進萬榮節度使會病死

彰義傳

傳三世而
誠有州三

吳少誠

吳少誠自李希烈以來申蔡人劫於苛法而忘所歸及耆長既物故則壯者習見暴掠恬於搏鬪地少馬乘騾以戰號騾子軍尤悍銳甲皆畫雷公星文●以厭勝貞元五年德宗拜節度使聞陳許無帥圍許州德宗怒合十六道兵進討師雖衆無統帥而官人監軍師未交而潰帝遂赦少誠死而吳少陽代之

吳少陽

子元濟附

吳少陽與少誠同在魏博軍相友善養以為弟少誠病亟攝副使總軍事憲宗詔拜節度使九年死○子元濟山首燕領垂頤鼻長六寸有董重質者少誠督也勇悍久將善為兵元濟倚之因說元濟以精騎三千由壽取揚州襲潤州據之進守襄陽以搖東南則荆衡黔巫傳一矢可定五嶺非朝廷所及又請輕兵五百自寧嶺三日襲東都則天下騷動可以橫行元濟猶豫不能用少陽死四十日而元濟不得命乃悉兵四出詔奪元濟官爵趣諸道進討○自少誠盜有蔡四十年兵驕無所憚內恃陂漫重阻故合天下兵攻之三年纔克二縣帝

命裴度為行營招撫使李愬以精騎夜襲蔡執元
濟獻廟社徇于市斬之帝羨度功命韓愈為平淮
西碑其文曰蔡帥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
將不與它等想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大雪疾馳
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城破其門取元濟丞相度
八蔡以皇帝命赦其人多歸度功而愬特以八蔡
功居第一想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愈文
不實帝亦重悟武臣心詔斷其文更命段文昌為
之

澤潞傳傳二世而滅有州二

劉悟

劉悟以罪奔潞州李師古奇其才歷牙門右職李

師道以軍用屈卒賈人錢為助命悟督之悟獨寬
假人皆歸賴師道遣使來責戰密語其副張暹使
斬悟疑之暹以情告悟因遣報弘正使進兵悟夜
半薄西門黎明啓而入殺師道并魏銑等即拜悟
義成節度使寶曆初卒德宗表其子從諫嗣拜節
度使昭義自悟時治邢州而人思上黨從諫遷治
潞悟苛擾從諫寬厚故下益附請八朝文宗待遇
加等明年還藩見事柄不一遂心輕朝廷有驕色
從諫上書譏切中人因與朝廷猜貳武宗立欲入
朝恐不脫禍因被病卒○從子稹士忍從諫以為
嗣詔稹護喪還東都稹不奉詔救諸軍進討董可
武誘稹斬首獻京師有詔從諫死乃署稹軍事宜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七

剖棺暴尸發視面如生一目尚開自悟至禎三世
贊曰傳稱作易者其知盜乎然則盜之情非聖
人不能知唐中衰姦雄圍睨而奮舉魏趙燕之
地莽為盜區挈叛百年夷狄其人而不能復昏
上庸佐惟不知盜故也引妖就瞋以奪厥明寧
蕭俛崔植等謂耶時朝又朝以出劉七州缺請朝而劉
權部將搆亂乃先籍豪右不檢者送京師而朱
充融在籍中租與壯元額不檢兵謂京師而朱
不復料危亂事而充融等竊法謂京師而朱
劾曰許于前日皆仰不與及遣依法請願得縱自
作亂復失河朔矣融及遣依法請願得縱自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八

突厥列傳

唐興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元衡者有四突厥吐
蕃回鶻雲南是也方其時群臣獻議盈廷或聽或
置班然可睹劉貺以為嚴尤辯而未詳班固詳而
未盡擁其至當周得上策奈得其中漢無策何以
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為之勞師其
降不為之釋備注降胡反嚴守禦險走集使其為寇不
能也為臣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之道也
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
脩障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備胡燕秦亦
築長城限中外蓋理城墮七盤城全國滅人歸咎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七

剖棺暴尸發視面如生一目尚開自悟至禎三世
贊曰傳稱作易者其知盜乎然則盜之情非聖
人不能知唐中衰姦雄圍睨而奮舉魏趙燕之
地莽為盜區挈叛百年夷狄其人而不能復昏
上庸佐惟不知盜故也引妖就瞑以奪厥明寧
蕭俛崔植等謂耶時朝又朝以幽州七州獻請而劉
懼部將搆亂乃先籍元額不檢者送京所而朱
克融在籍中租與壯元額不檢者送京所而朱
不復料危亂事而克融及遣孫國璋願得常自
劾曰許于前皆仰不與及遣孫國璋願得常自
劫此還不數日克融及遣孫國璋願得常自
作亂復失河朔矣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八

突厥列傳

唐興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元衡者有四突厥吐
蕃回鶻雲南是也方其時群臣獻議盈廷或聽或
置班然可睹劉貺以為嚴尤辯而未詳班固詳而
未盡擁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
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為之勞師其
降不為之釋備注降胡反嚴守禦險走集使其為寇不
能也為臣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之道也
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
脩障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備胡燕秦亦
築長城限中外蓋理城塹七盤城全國滅人歸咎



焉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為人治一步方千里後三十萬人不旬朔而獲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審魯元不能止趙王之逆謀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弑其親而冀其不與外祖爭強豈不惑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為之者以天下初定紓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國又安胡寇蓋希跡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夏連兵積年故嚴尤以為下策然而漢至昭宣武士練習乍候精明匈奴收迹遠徙猶襲奉春之過舉傾府藏給西北歲二億七十萬皇室淑女嬪於穹廬掖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妾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荒服稱其

來不言往也公及吳盟諱而不書柰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為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媪並御遂母報子從其污俗中國異蠻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別也婉冶之姿毀節異類垢辱甚矣漢之君臣莫之恥也魏晉羌狄居塞垣資奉踰昔百人之首千口之長賜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牧馬之童乘羊之隸齋毳毼邀利者毛充海反相錯於路耒耨之利絲枲所生余忠里反散於數萬里之外胡夷歲驕華夏日感病則受養強則內攻中國為羌胡服後且千載可不悲哉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民富移其爵以餌守臣則將良富利歸於我危止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棄此而不為故曰漢



無策嚴尤謂古無上策謂不能臣妾之也秦無策
謂攘狄而止國也秦止非攘狄也漢得下策謂伐
胡而人病人既病矣又役人而奉之無策也故曰
嚴尤辯而未詳也班固謂其來慕義則接以禮讓
何者禮讓以交君子非所以接禽獸夷狄也織麗
外散則戎羯之心生戎羯之心生則侵盜之本也
聖人飲食聲樂不與之共來朝坐於門外舌人體
委以食之不使知馨香嘉味也漢氏習玩驕虜使
其悅燕趙之色甘太官之珍服以文綺羅紈供之
則增求絕之則招怨是飽豺狼以良肉而縱其獵
噬也華人步卒利險阻虜人騎兵利平地堅守無
與追奔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開險使不

得遂衝以長戟臨以強弩非求勝也譬諸蟲豸虺
蜴何禮讓之接哉故曰班固詳而未盡者此也杜
佑謂秦以區區關中滅六強國今竭萬方之財上
奉京師外有犬戎憑陵陷城數百內有兵革未寧
三紀矣豈制置異術古今殊時乎周制步百為甸
甸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
四十步為甸百甸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
地狹而人夥誘三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及子
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八官大率百
人以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故兵強國富其後
任官途多末業日滋今大率百人纔十人為農餘
皆習佗技又秦漢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田四



千五百頃永徽中兩渠灌漑子鳩反不過萬頃

天曆初代減至六千斛斛腹一斛反歲少四

五百萬斛地利耗人力散欲求強富不可得也漢

時長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侵掠未嘗暫息計

其舉國之衆不過漢一大郡罷錯備障塞故北邊

安安反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廊坊之南廊

無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已數十萬家吐蕃綿力

誘農夫趣耕擇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

豈唯自守而已至佑孫牧亦曰天下無事大臣處

榮逸戰士唯落兵甲鈍弊車馬刑弱刑玉九反天下

雖然盜發則疾驅以戰是謂宿敗之師此不蒐練

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

名大將小裨操其餘羸以虜壯為幸執兵者常少

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之過

其敗二也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賞或

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

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肯外死勤於我

我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

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

更已立於壇墀之上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

將兵柄不得專一日為偃月一日為魚麗鮮亮武

乘之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團兵數十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取之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宗穆盜子若孫悉來走命未幾而蕪趙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不能加威於反虜二杜之論如此廣德宗代建中宗德間吐蕃再飲馬岷江常以南詔為前鋒操倍尋之戰且戰且進蜀兵折月吞鏃不能斃一戎戎兵日深疫死日衆自度不能留輒引去蜀人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至韋臯鑿青谿道以和群蠻使道蜀八貢擇子弟習書筭於成都業成而去習知山川要害文宗時大入成都自越嵩以北八百里表萬息民畜為空又敗卒貧民因緣掠殺官不能禁自是群蠻常有屠蜀之心蜀民苦於重征者亦欲啓之以幸非常歲發戍卒不習

山川之險緩步一舍已呵然流汗為將者刻薄自入綿帛則以疏易良賦粟以沙參粒故邊卒怨而巴蜀危憂孫樵謂宜詔嚴道沈黎越嵩三州度要害募卒以守且兵籍於州則易役卒出於邊則習險相地分屯春耕夏蠶以資衣食秋冬嚴辟以俟寇戎歲遣廩吏視卒之有無則官無饋運吏無牟盜此其備禦之策可施行者著之于篇凡突厥吐蕃回鶻以盛衰先後為次東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輕重也終之以南蠻記唐所繇亡云

突厥阿史那氏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至吐門遂強大更號可汗

胡安反可汗

善王稱猶單于也妻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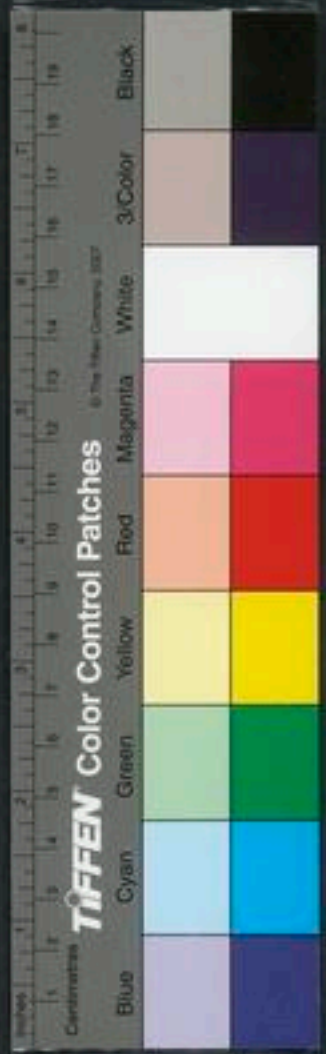
可敦其別部典兵者曰設子弟曰特勒大臣曰葉
護上失涉反葉護回統太子之號也屈律啜曰阿
波又出突厥傳亦以爲大臣之官曰侯利發曰侯志曰侯介曰闕洪達曰頡
利發曰達干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無負限衛
士曰附離隋大業之亂始畢可汗咄吉嗣立吐蕃反
華人多徃依之契丹室韋吐谷渾皆從屬竇建德
王世充等低起虎視悉臣尊之控弦且百萬戎狄
熾強古未有也高祖起太原遣劉文静徃聘與連
和始畢使特勒康稍利獻馬來會武德二年始畢
死立其弟侯利弗設是為處羅可汗會天雨血三
日遂有疾死更取其弟咄若嗣是為頡利可汗

頡利可汗

頡利可汗始為莫賀咄設牙直五原北薛舉陷平
涼與連和故歲入寇然倚父兄餘資兵銳馬多整
然驕氣直出百蠻上視中國為不足與書辭悖嫚
執我使者帝亦囚其使與相當歲盜邊或說帝曰
虜數內寇者以府庫子女所在我能去長安則我
心止矣帝使宇文士及踰南山按行樊鄧將徙都
焉群臣贊遷秦王獨曰夷狄自古為中國患未聞
周漢為遷也願假數年請取可汗以報帝乃止初
帝待突厥用敵國禮及是怒曰徃以天下未定厚
虜以紓吾邊今卒敗約朕將滅之命有司更所與
書為詔若救九年攻原靈圍涼州犯涇原李靖與
戰虜引去寇西會州圍烏城翔祥隴渭間柴紹破

之大抵虜得志則深入負則請和不恥也其七月
頡利自將十萬騎襲武功太宗與高士廉等馳六
騎幸渭上與可汗隔水語且責其負約群酋見帝
皆驚下馬拜俄而衆軍至旗鑿光明部隊靜嚴虜
大駭帝與頡利按轡即麾軍却而陣焉蕭瑀以帝
輕敵叩馬諫帝曰我思熟矣非爾所知也夫突厥
掃地八寇以我新有內難謂不能師我若闔城彼
且大掠吾境故我獨出示無所畏又盛兵使知必
戰不意我能沮其始謀彼入吾地既深懼不能返
故與戰則克和則固制賊之命在此舉矣是日頡
利果請和許之翌日刑白馬與頡利盟便橋上突
厥引還蕭瑀曰頡利之來諸將多請與戰陛下不

聽既而虜自退其策奈何帝曰突厥衆而不整君
臣惟利是視可汗在水西而首帥皆來謁我我醉
而縛之其勢易甚又我敕李靖等潛師幽州以須
若大軍躡其後伏邀諸前取之反覆掌爾然我新
即位為國者要在安靜一與虜校殺傷必多彼敗
未及亡懼而脩德與我為怨其可當耶故曰將欲
取之必固與之瑀再拜曰非臣愚所逮也明年
突厥自陳為頡利所攻帝曰突厥盛夏而霜五日
並出將亡矣又明年詔李靖帥六摠管兵討之突
利來奔帝謂羣臣曰往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
故奉突厥詭而臣之朕痛心病首思副恥於天下
今天誘諸將所向輒克朕其有成功乎四年正月



靖迺襲擊之盡獲其衆頡利得千里馬奔沙鉢羅
張寶相禽之其國遂亡斥境至大漠矣頡利至京
師告俘太廟帝御順天樓吏執可汗至帝曰而罪
有五殺爾非無名不窮賁也因其地為西伊州○
子疊羅支有至性既舍京師諸婦得品供羅支預
焉其母最後至不得給羅支不敢嘗品向帝聞歎
曰天稟仁孝詐限華夷我厚賜之遂給母肉○頡
利之亡其下來降者尚十餘萬詔議所宜咸言突
厥擾中國久今天喪之非慕義自歸請悉籍降俘
內充豫閑處使習耕織是中國有加戶而漠北遂
空也溫彥博請如建武時置降匈奴留五原塞全
其部落以為扞蔽不革其俗因而撫之實空虛之

地且示無所猜若納充豫則乖本性非涵育之道
魏徵建言突厥世為中國仇今其來降不即誅滅
當遣還河北彼烏獾野心非我族類弱則伏強則
叛其天性也且秦漢以銳師猛將擊取河南地為
郡縣者以不欲使近中國也陛下柰何以河南居
之且降者十萬若令數年孳息略倍而近在畿甸
心腹疾也彥博曰不然天子於四夷若天地養萬
物覆載安全之今突厥歸命不加哀憐而棄之非
天地蒙載之義臣謂處以河南蓋死而生之亡而
存之彼世將懷德何叛之為魏徵曰陛下必欲引
突厥居河南是養虎自遺患者也彥博曰聖人之
道無不通故曰有教無類彼劓殘之餘以窮歸我

我援護之收處內地將教以禮法職以耕桑又選
酋良八宿衛何患之卹帝主彥博語卒度朔方地
自幽州屬靈州建順祐化長四州為都督府剖頡
利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二府統之

突利

突利嘗自結於太宗請入朝帝謂左右曰古為國
者勞己以憂人則系祿長役人以奉己則亡今突
厥喪亂突利雖至親不自保而來夷狄弱則邊境
安然觀彼亡我不可以無懼突利至禮見良厚拜
右衛將軍

思摩

思摩突利族人武德初數以使者來高祖嘉為誠

封和順郡王及諸部納款思摩獨留與頡利俱禽
太宗以為忠授化州都督統頡利故部畏薛延陀
不敢出塞帝詔郭嗣本持節賜延陀書言中國禮
義未始滅人國今復以思摩為可汗還其故疆各
守而境無相鈔犯思摩行帝引前曰蔣一草一木
前時也見其滋廡為喜廡反况養爾部人息爾馬
羊不減昔乎思摩遣使謝曰蒙恩立為落長寶璽
世世為國一天守吠天子北門有如延陀侵逼願
入保長城詔許之居三年不得其衆因入朝從伐
遼中流矢帝為吮血其顧厚類此

右賢王

右賢王始歸國賜名忠及從思摩出塞思慕中國



見使者必流涕求入侍許之帝伐遼或言突厥處
河南通京師請帝無東帝曰湯武化桀紂之民無
不遷善有隋無道天下皆叛非止夷狄突厥之亡
彼不近走延陀而遠懷我朕第五十年中國無突
厥患

車鼻可汗

車鼻可汗突厥部人延陀衰車鼻勢張二十一年
遣子以鉢羅特勒獻方物且請身入朝帝遣韓華
往迎之至則車鼻偃然無入朝意帝怒遣將擊之
於是突厥盡為封疆臣矣凡三十年北方無戎馬
警

毗伽可汗

毗伽可汗默棘連開元中欲盜塞曠欲谷曰天子
英武人和歲豐我兵新集不可動也且突厥衆不
敵唐百分一所能與抗者隨水草射獵居處無常
習於武事強則進取弱則遁伏唐兵雖多無所用
也其後固乞請和許之時天子東巡泰山張說曰
突厥雖請和難以信結且其可汗仁而愛人下為
之用曠欲谷沈雄愈老而智李靖世勳流也三虜
方協知我舉國東巡有如乘間何以禦之迺遣袁
振往諭帝意默棘連遣大臣頡利發入觐遂從封
禪有詔四夷諸酋皆入仗佩弓矢會免起帝馬前
帝一發斃之頡利發奉兔頓首賀曰陛下神武超
絕若天上則臣不知人間無有也詔問飢欲食乎



對曰仰觀弧矢之威使十日不食猶為飽因厚宴賜遣之

西突厥

西突厥有烏孫故地曷薩那歸長安高祖降暹與共坐封歸義王以大珠斛帝曰朕所重者王之赤心此無用也初曷薩那朝隋國人皆不欲既被留不遣迺共立射匱可汗○射匱死其弟統葉嗣是為統葉護可汗○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戰輒勝控弦數十萬遂霸西域來請昏帝與群臣謀西突厥去我遠緩急不可仗可與婚乎封德彝曰計今之便莫若遠交而近攻請聽婚以怖北狄待我既定而後畜之帝迺許婚○賀魯者室點蜜可汗

五世孫顯慶初高祖詔蘇定方討之會大雪軍中請須霽定方曰今零晦風冽虜謂我不能師掩其不虞可也省日兼功上策也於是晝夜進收所過人畜軍飽氣張抵金牙山取之俘獻昭陵

賁曰隋季世虛內以攻外生者罷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盜賊共攻而亡之當此時四夷侵中國微而突厥最強控弦者號百萬頡利自以為強大古無有也高祖初即位與和因數出軍助討賊故詭臣之贈予不可計虜見利而動又與賊連和殺掠吏民於是掃國八寇薄渭橋騎墜蒙京師瑤於蓋反虞也太宗身勒兵顯貴而陰間之戎始內阻不三年縛頡利獻北闕下建掃風除其



國遂墟自詩書以來伐暴取亂蔑如帝神且速也秦漢比之陋矣然帝數恭師不告勞料敵無適情善任將必其功蓋黃帝之兵也而突厥迺以失德抗有道護衰當始興雖運之盛衰屬于天而其亡信有由矣

吐蕃

吐蕃本西羌屬居析支水西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罕野音罕其俗謂強雄曰贊大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其後有君長曰論贊曰弄贊此蕃君長名亦名貞觀中太宗遣使齎幣求婚許之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弄贊見中國服飾之美縮縮媿沮歸國遂遣諸豪子弟八國學習詩書又請

儒者典書疏帝伐遼還使祿東贊上書曰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并臣治之高麗恃遠弗率於禮天子自將度遼隳城陷陣指日凱旋雖鴈飛于天無是之速夫鵝猶鴈也臣謹冶黃金為鵝以敵其高七尺中宗酒三斛永徽初死無子立其孫幼不事祿東贊相其國東贊死東贊不知書性明毅用兵有節制吐蕃倚之遂為強國始入朝占對合旨太宗拜右衛大將軍有子曰欽陵曰贊婆曰悉多于曰勃論並當國咸亨中吐蕃遣大臣仲琮入朝仲琮少游太學頗知書帝召見問曰贊普孰與其祖賢對曰勇果善斷不逮也然勤以治國下無敢欺令主也明年吐蕃與突厥連兵攻安西帝命李

敬玄伐之敬玄率劉審禮擊吐蕃青海上審禮戰沒帝既儒仁無遠略見諸將數敗迺博咨近臣求所以禦之之術劉禕之等具對須家給人足可擊或言賊險黠不可與和或言營田嚴守使惟薛元超謂縱敵生患不如料兵擊之帝顧來恒曰自勳亡遂無善將恒言但諸將不用命故無功帝殊不悟因罷議儀鳳四年高宗贊普死子器弩悉弄立欽陵復擅政諸蠻盡臣幅高宗圓餘萬里漢魏諸戎所無也○武后永昌二年王孝傑擊吐蕃大破其衆復取四鎮更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鎮守議者請廢四鎮崔融曰孝傑一舉而取四鎮還先帝舊封若又棄之是自毀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鎮無

守胡兵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憺南羌南羌連衡河西必危矣證聖初遣使請和約罷四鎮兵求分十姓地武后詔郭元振往道與欽陵遇元振曰唐以十姓四鎮撫西土為列國主且諸部與吐蕃異久為唐編人矣欽陵曰使者意我規削諸部而為唐邊患邪欽陵才略沈雄衆憚之器弩悉弄既長欲自得國漸不平迺殺之贊普死國人立棄隸躡贊為贊普中宗以金城公主妻之自是虜益張求與天子敵國開元初玄宗請盟不犯邊十六年帝聽皇甫惟明言與約和以赤嶺為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天寶二年邊候空虛復乘隙暴掠○代宗寶應元年陷臨洮明年八大震關隴右地盡亡進圍



涇州八奉天郭子儀禦之代宗幸陝子儀退趨高
州或給虜曰郭令公軍且來虜驚夜引去○貞元
三年結贊請盟以渾瑊為盟會使定盟平涼忽叛
盟瑊馳還虜騎四掠人及牛羊幸萬計涇隴邠之
民蕩然盡矣諸將不得一俘但賀賊出塞而已十
二年結贊死自後三十年不能抗中國邊候晏然
以茅達唐嗣凶愎少恩政益亂○初太宗平薛仁
杲得隴上地虜李軌得涼州破吐谷渾高昌開四
鎮玄宗收黃河磧石宛秀等軍中國無斥候警者
幾四十年乾元後隴右劍南西山三州七關軍鎮
監牧三百所皆失之憲宗常覽天下畜見河湟舊
封赫然思經略之未暇也至是群臣奏言王者建

功立業必有以光表於世者今不動一卒血一刃
而河湟自歸請上天子尊號帝曰憲宗嘗念河湟
業未就而殂落組音組乃死也今常述祖宗之烈
其議上順憲二廟謚號後中原多故王命不及為
回鶻所并

贊曰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蹶其牙
犁其庭而後已惟吐蕃回鶻號強雄為中國患
最久贊普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為東境犯京師
掠近輔殘馘華人謀夫虺帥如大交反常武詩
之怒國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晚節二姓自亡而
唐亦衰焉夫外撫內寧惟聖人不讓玄宗有逸
德而拓地太大務遠功忽近虞逆賊一奮中原



劉裂訖二百年不得復完而至陵夷然則內先自治釋四夷為外懼守成之良資也

回紇反不沒

回紇其先匈奴也凡十五種至隋曰韋紇臣于突厥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荒大業中自稱回紇子曰菩薩突厥亡惟回紇最強菩薩死其酋與諸部攻薛延陀殘之并有其地遂遣使者獻款太宗為幸靈州受其功於是鐵勒十一部皆來請置唐官有詔引見渠長以唐官官之凡數千人置燕然都護府統之六都督七州皆隸屬天寶三年死子裴羅立會突厥亂襲破之自稱可汗居突厥故地明年攻殺突厥斥地愈廣盡得古匈奴地裴羅死子唐

延啜立號葛勒可汗善用兵肅宗即位請助討祿山可汗自將與郭子儀會進收長安遂大掠東都府庫窮殫耆老以繒錦萬匹賂回紇止不剽乾元元年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冊磨延啜為可汗可汗迺使骨啜等助討賊明年骨啜與九節度戰相州王師潰可汗死公主以無子得還次子移地健立號牟羽可汗代宗即位為史朝義所誅曹律反曰唐國無主請入牧府庫兵十萬向塞朝廷震驚帝令懷恩與回紇會使上書助討賊於是懷恩與虜進收東都河北平德宗立請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鷲猶鶻然元和初再請昏未報李絳奏回鶻盛強北邊空虛有五可憂宜聽其昏

使守蕃禮有三利也帝不聽（穆宗）立固求昏許之以憲宗女太和公主下降裴度伐幽鎮回鶻使以兵佐天子平河北議者懲艾前患不聽（武宗）即位回鶻奉主至漠南八雲翔諸部皆送款帝詔李德裕采秦漢以來興殊俗忠效卓異者三十人為異域歸忠傳寵賜之其後王室亂貢會不常史亡其傳

薛延陀

薛延陀者先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陀部有之號薛延陀貞觀中夷男立帝以李思摩為可汗夷男擊之帝詔李勣等追敗之延陀遣使謝罪因請昏帝與大臣計曰朕策有二選士十萬擊之使無遺種

百年計也絕婚羈縻使無遺憂三十年計也玄齡曰不如和親帝許以新興公主下嫁既又絕之夷男死子拔灼立諸部潰李勣滅其國剖其地為州縣北荒遂平諸姓有來朝者帝勞曰爾來若鼠得穴魚得泉我為爾深廣之又曰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有不樂樂之如驥尾受蒼蠅可使日千里也於是告功太廟

贊曰夷狄資悍貪人外而鯀內惟剽奪是視故湯武之興未嘗與共功蓋既而不戚也（太宗）初興嘗用突厥矣不勝其暴卒縛而臣之（見）（德宗）用回紇矣至略華人辱太子答殺近臣求索無倪（德宗）又用吐蕃矣劫平涼敗上將空破西

陸所謂引外禍而平內亂者也夫用之以權制之以謀惟太宗能之若二主懦昏狃而狎之烏勝其弊哉彼親之則責償也多憚而不滿則滋怨化以仁義則頑示以法則忿熟我險易則為患也博而慘療餒以野葛何時可救故春秋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信矣

沙陀

沙陀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居金娑山之陽有大磧名沙陀故號沙陀大和中子赤心嗣龐勛亂赤心與官軍敗之勛平賜氏李名國昌子克用黃巢寇中原克用與賊戰敗之遂收京師功第一昭宗即位進太師封晉王帝東遷詔至太原克用泣曰

乘輿不復西矣遣使者奔問行在克用顧藩鎮皆附汴不可與共功惟契丹阿保機高可用迺卑辭召之期冬大舉會昭宗弒而止唐亡王建請克用自王一方須賊平訪唐宗室立之克用荅曰自王非吾志也是歲克用有疾城門自壞明年卒

贊曰沙陀始歸命天子仰哺于邊世喋

徒協反血

助征討嘗為邊兵雄至克用逢王室亂遂有太原虜性惇固少它腸自負材果欲經營天下而不克也兵雖勝然數敗地雖得輒復失故熟視帝劫遷縮頭羞汙偷景待疆不亦鄙乎賴其子鏢銳抑而復振是時提兵託勤王者五族然卒亡朱氏為唐祿恥者沙陀也使克用稍知古今



能如齊桓晉文唐遷亡乎哉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八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九

北狄傳

契丹

契音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居鮮卑山至元魏自號契丹其君大賀氏風俗與突厥略侔武德中其大酋孫敖曹來朝太宗伐高麗過營州召其長窟哥賜緡絲未幾舉部內屬乃置松漠都督府窟哥死敖曹孫曰萬榮盜營州反武后詔麻仁節等二十八將擊之皆為虜禽萬榮銳甚於是神兵道總管楊玄基率奚軍掩其尾契丹大敗契丹不能立遂附突厥自至德後藩鎮擅地務自安障戍斥侯益謹不生事于邊契丹亦鮮入寇咸通中其王習爾死族



能如齊桓晉文唐遷亡乎哉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八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九

北狄傳

契丹

契音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居鮮卑山至元魏自號契丹其君大賀氏風俗與突厥略侔武德中其大酋孫敖曹來朝太宗伐高麗過營州召其長窟哥賜緡絲未幾舉部內屬乃置松漠都督府窟哥死敖曹孫曰萬榮盜營州反武后詔麻仁節等二十八將擊之皆為虜禽萬榮銳甚於是神兵道總管楊玄基率奚軍掩其尾契丹大敗契丹不能立遂附突厥自至德後藩鎮擅地務自安障戍斥侯益謹不生事于邊契丹亦鮮入寇咸通中其王習爾死族

人欽德嗣其部大人耶律阿保機自號為王而有國大賀氏遂亡

渤海

渤海本粟靺鞨附高麗者靺音木靺音木姓大氏南北新羅東窮海西契丹萬歲通天中有舍利乞乞仲象者度遼水樹僻自固武后封為震國公仲象死其子祚榮引殘虜遁去睿宗先天中拜祚榮為渤海郡王自是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祚榮死子武藝立斥大土宇東北諸夷畏臣之武藝死子欽茂立天寶末欽茂徙上京直舊國三百里寶應元年詔以渤海為國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東京曰龍原府南京曰南海府西京曰鴨綠府自營平距

京師蓋八千里而遠後朝貢至否史家失傳故叛附無考焉

贊曰唐之德大矣際天所覆悉臣而屬之溥海內外無不州縣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來未有以過之突厥回紇以其君長為可汗至荒區君長待唐重高昌回鹘乃能國一為不賓隨軼夷縛善之類故蠻琛夷寶踵相逮于廷極熾而衰厥禍內移天寶之後區夏痍破王官之戍北不踰河西止秦邠凌夷百年逮於亡顧不痛哉故曰治已治人惟聖能之

東夷傳

高麗新知



高麗本扶餘別種人也其君居平壤城亦謂長安
有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號鴨綠水人喜學
至窮理亦矜勉隋末其王高元死弟建武嗣武德
初遣使入朝高祖下書備好後三年遣使者拜為
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帝謂左右曰高麗雖臣
於隋而終拒煬帝何臣之為朕務安人何必受其
臣溫彥博諫曰遼本箕子國魏晉時故封內不可
不臣中國與夷狄猶太陽於列星不可以降乃止
太宗已禽突厥頡利建武遣使賀并上封域帝
曰高麗地止四郡我舟師趨平壤固易然天下甫
平不欲勞人耳有蓋蘇文者父為東部大人對盧
死蓋蘇文嗣位殘凶不道建武議誅之蓋蘇文覺

殺建武立其弟之子藏為王自為莫難支名專國
帝拜藏為遼東郡王會新羅遣使言高麗將見討
謹歸命天子於是以璽書請高麗使止勿攻使未
至而蓋蘇文已取新羅二城新羅數請援乃詔發
幽營兵出討莫難支懼遣使者內金使者又言莫
難支遣官五十八宿衛帝怒於是欲自將討之群
臣勸母行帝曰吾知之矣去本而就末捨高而取
下釋近而之遠三者不祥伐高麗是也然蓋蘇文
弑君殺大臣以逞國人延頸待救議者顧未亮耳
於是帝幸洛陽帥騎士六萬趨遼東詔曰朕必勝
有五以我大擊彼小以我順討彼逆以我安乘彼
亂以我逸敵彼勞以我悅當彼怨渠憂不克耶今

天下大定惟遼東未賓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
誓師而東李勣攻拔蓋牟城以為蓋州遂圍遼東
城帝度遼水身到城下見士填塹分負之重者馬
上持之群臣震懼爭挾塊以進城遂潰以其地為
遼州於是高麗北部高延壽等及靺鞨衆十五萬
來援帝命合圍之延壽勢窮衆降高麗震駭因
號所幸山為駐蹕山畝破陣狀勒石紀功詔班師

新羅

新羅居漢樂浪地武德四年王真平遣使入朝拜
柱國封樂浪郡王諱音新羅王貞觀五年太宗獻
女樂二太宗曰此邑獻鸚鵡言思鄉巧還况於人
乎付使者歸之是歲真平死立女善德為王二十

一年死妹真德襲王高宗永徽元年攻百濟破
之遣子法敏入朝真德織錦為頌以獻曰臣唐開
洪業巍巍皇猷昌止戈成大定興文繼百王統天
崇雨施洽物體含章深仁諧日月撫運邁時康
旗旣赫赫鉦鼓何鏗鏗外夷違命者翦覆被天殃
淳風澌幽顯遐遁競呈祥四時和玉燭七耀巡萬
方維岳降宰輔維帝任忠良三五成一德昭我唐
家唐帝美其意擢法敏太府卿開耀元年高宗子政
明襲王遣使者朝弓唐禮及它文辭武后賜吉
禮并文詞五十篇開元中太宗興光襲王遣子弟八
太學學經術二十五年死帝命邢璣吊祭子承慶
襲王詔璣曰新羅號君子國知詩書以卿惇儒故

持節往宜演經誼使知大國之盛○開成五年宗文
鴻臚寺籍質子及學生歲滿者一百五人皆還之
有張保臯鄭年者皆善鬪戰工用槍楚庚年能沒
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反一結角其勇健保臯不及
也常不相下自其國皆來為武寧小將後保臯歸
新羅謁其王曰願得鎮清海清海海路之要也王
與保臯萬人守之保臯既貴年飢寒謂成主馮元
規曰我欲東歸乞食於張保臯元規曰若與保臯
所負何如奈何取死其手年曰飢寒死不如兵死
快況死故鄉那年遂去至謁保臯飲之極歡飲未卒
聞大臣殺其王國亂無主保臯分兵五千人與年
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禍難年至其國誅反者立

王以報王遂召保臯為相以年代守清海會昌後
朝貢不復至

贊曰杜牧稱安思順為朔方節度時郭汾陽李
臨淮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
常睜相視不交一言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
計未決旬日詔臨淮分汾陽半兵東出趙魏臨
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
上堂曰今國亂主遣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
時邪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宗
二公之力知其心不叛知其心難也忿必見短
知其材益難也此保臯與汾陽之賢等耳年投
保臯必曰彼貴我賤我降下之不宜以舊忿殺

我保皋果不殺人之常情也臨淮請死於汾陽亦人之常情也保皋任年事出於己年且寒饑易為感動汾陽臨淮平生元立臨淮之命出於天子推於保皋汾陽為優此乃聖賢遲疑成敗之際也世稱周召為百代之師周公擁孺子而召公疑之以周公之聖召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召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雖召公尚爾况其下哉嗟乎不以怨毒相甚死而先國家之憂晉有祁奚唐有汾陽保皋孰謂夷無人哉

西域傳

高昌

高昌直京師西四千里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廷也其王趨伯雅(武德)初伯雅死子文泰立(貞觀)四年文泰來朝久之與西突厥通凡西域朝貢道其國咸見壅掠帝乃拜侯君集率兵討之君集分兵略定凡三州五縣十二城先是其國人謠曰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幾何自殄滅捷書聞天子大悅班賜策功赦高昌所部披其地皆州縣之號西昌州魏徵諫曰高昌逼貢獻故王誅加焉文泰死罪止矣今利其土屯守常千人辦裝資難親戚不十年隴右且空陛下終不得高昌圭粒咫尺助中國費所謂散有用事無用更置安西都護府歲調千兵謫罪人以戍褚遂良諫曰自

王師始征河西供役飛米轉蜀十室九匱五年未
可復今又歲遣屯戍何必耗中華事無用今宜擇
高昌可立者立之長為藩翰中國不擾書聞不省
趙氏傳國九世百三十四年而亡

龜茲

上音丘
下音慈

龜茲一曰丘茲東距京師七千里姓白氏(貞觀)四
年獻馬(太宗)賜璽書撫慰加等後臣西突厥自是
不朝二十一年兩遣使朝貢帝怒其佐焉耆議討
之是夜月食昴詔曰月陰精用刑兆也星胡分數
且終乃以阿史那社甫討之凡破五大城降小城
七百餘書聞帝喜見群臣從容曰夫樂有幾朕嘗
言之土城竹馬童兒樂也飾金翠羅紈婦人樂也

賀遣有無商賈樂也高官厚秩士大夫樂也戰無
前敵將帥樂也四海寧一帝王樂也朕今樂矣遂
徧觴之○西域平帝遣使者分行諸國風俗物產
詔許敬宗與史官撰西域畝志長壽元年天則王孝
傑破吐蕃復四鎮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三
萬鎮守於是沙磧荒絕民供貲糧苦甚議者請棄
之(武后)不聽都護以政績稱華狄者田揚名郭元
振張孝嵩杜暹云

疏勒

疏勒王姓裴氏(貞觀)九年遣使獻名馬又四年與
朱俱波甘棠貢方物(太宗)謂房玄齡曰曩之一天
下克勝四夷唯秦皇漢武耳朕提三尺劍定四海



遠夷率服不減二君者然彼末路不自保公等宜
相輔弼毋進諛言置朕於危亡也開元中冊其君
為疏勒王

罽賓

上吉
反

罽賓居葱嶺南距京師萬二千里貞觀中太獻名
馬太宗語大臣曰朕始即位或言天子欲耀兵振
伏四夷惟魏徵勸我修文德安中夏中夏安遠人
伏矣今天下大安四夷君長皆來獻此微力也天
寶初冊其子為襲罽賓王

贊曰西方之戎古未嘗通中國至漢始載烏孫
諸國後以名字見者寔多唐興以次情貢蓋百
餘皆冒萬里而至亦已勤矣然中國有報贈冊

吊程耀傳驛之費東至高麗南至真臘西至波
斯吐蕃堅昆北至突厥契丹靺鞨音木謂之八
蕃其外謂之絕域視地遠近而給費開元盛時
稅西域商胡以供四鎮出北道者納賦輪臺地
廣則費倍此盛王之鑒也

南蠻傳

南詔

南詔本烏蠻別種也語王為詔其渠帥有六蒙舍
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高宗時遣使入朝開元時
冊為雲南王貞元中冊為南詔王大中時宣南詔
陷安南都護府號白衣沒命軍高駢為安南都護
戰數勝斬張詮李涯龍舉衆萬人降安南平宣

宗收三州七關平江嶺以南至大中十四年內庫
貲積如山戶部延資充滿故宰相敏中領西川庫
錢至三百萬緡諸道亦然咸通以來蠻始叛命
再八安南天下騷動帝乃以宗室女許婚遣趙隆
眉揚奇混段義宗朝行在迎公主高駢上言三人
者南詔心腹也宜止而鳩之蠻可畜也帝從之自
是謀臣盡矣蠻益衰後中國亂不復通

贊曰唐之治不能過兩漢而地廣於三代勞民
費財禍所繇生晉缺公殺嫡賊二公子號為閹
君明皇一日殺三庶人昏殺甚矣嗚呼父子不
相信而遠治閹羅鳳之罪士死十萬當時寃之
懿宗任相不明蕃鎮屢叛南詔內侮屯戍思亂

龐勛乘之倡戈橫行雖凶渠殲夷兵連不解唐
遂以亡易曰喪羊于易有國者知戒西北之虞
而不知患生於無備漢亡於董卓而兵兆於冀
州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易之意深矣

驃古

驃古朱波也貞元中德王雍羌聞南詔歸唐有內
附心異牟尋遣使揚加明詣劍南西川節度韋皋
請獻夷中歌曲且令驃國進樂人於是皋作南詔
奉聖樂用正律黃鍾之均宮徵一變象西南順也
角羽終變象戎夷革心也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贊
引二人序曲二十八疊舞南詔奉聖樂字舞人十
六執羽翟以四為列舞南字歌聖主無為化舞詔



字歌南詔朝天樂舞奉字歌海宇脩文化舞聖字
歌雨露覃無外舞樂字歌關土丁零塞皆一章三
疊而成舞者凡樂三十工百九十六人分四部一
龜茲部二大鼓部三胡部四軍樂部又舞者服南
詔衣執羽翟舞俯伏以象朝拜裙襦畫鳥獸草木
文禮記云反以八綵雜華以象庶物咸遂羽葆四
垂以象天無不覆正方布位以象地無不載分四
列以象四氣舞為五字以象五行秉羽翟以象文
德節鼓以象號令遠布振以鐸明采詩之義用龜
茲等樂以象遠悅服鉦鼓則古者振旅獻捷之樂
也黃鍾君聲配運為土明土德常盛黃鍾得乾初
九自為其宮則林鍾四律以正聲應之象大君南

面提天統於上乾道明也林鍾得坤初六其位西
南西南感至化於下坤體順也太簇得乾九二是
為人統天地正而三才通故次應以太簇三才既
道南呂復以羽聲應之南呂酉西方金也羽北方
水也金水悅而應乎時以象西戎北狄悅服然後
姑洗以角音終之也洗濯也以象南詔背吐蕃歸
化洗過日新臯以五宮異用獨唱殊音復述五均
譜分金石之節奏一曰黃鍾宮之宮軍士歌奉聖
樂者用之二曰太簇商之宮女子歌奉聖樂者用
之三曰姑洗角之宮應古律林鍾為徵宮女子歌
奉聖樂者用之舞者執羽為拜拊之節以林鍾當
地統象歲功備萬物成也雙鳳明律呂之和也八



卦明還相為用也。絳雲象氣也。花鬘莫還反。衣象也。寇也。合奉聖樂三字唱詞。三表天下懷聖也。小女子字舞則碧色襦袖象角音。主木首飾巽卦應。姑洗之氣以六人略後象六合一心也。四曰林鍾微之宮。歛拍算聲奏奉聖樂。丈夫一人獨舞。五曰南呂羽之宮。應古律黃鍾為君之宮。樂用古黃鍾方響一皆一人坐奏之。絲竹緩作一人獨唱歌。工復通唱。軍士奉聖樂詞。雍羌亦遣笏。悉利移城。王舒難陀獻其國樂。至成都韋臯復譜次其聲音樂器異常乃畚畫以獻。

西原蠻

西原蠻有黃氏。長慶初嚴公素請討黃氏韓愈

言黃賊皆洞獠無城郭依山險今嚴公素非撫御之才請以經略使還邕州容置刺史守則有威攻則有利委以經略處理得方宜無侵叛事不納太和。中經略使董昌齡遣牙蘭討平峒穴夷其種黨。贊曰唐北禽頡利西滅高昌焉耆音燈東破高麗百濟威制夷狄方策所未有也。交州漢之故封其外瀕海蠻無廣土堅城可以居守故中國兵未嘗至及唐稍弱西原黃洞繼為邊害垂百餘年及其亡也以南詔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以夷狄先諸夏也。

姦臣傳

許敬宗

許敬宗字延族杭州人父善心仕隋為給事中敬宗幼善屬文太宗聞其名署文學館學士貞觀中除著作郎兼脩國史喜謂所親曰仕宦不為著作無以成門戶○駐蹕山破賊命草詔馬前帝愛其藻警由是專掌誥令○高宗即位遷弘文館學士帝將立武昭儀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賸獲十斛麥綴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敬宗於立后有助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梁王長孫無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威寵熾灼當時莫與比○帝東封泰山以敬宗領使次濮陽帝問竇德玄此謂帝丘何也德玄不對敬宗曰昔帝顛頊始居

此地以王天下故曰帝丘帝曰善敬宗退矜曰大臣不可無學德玄聞之曰人各有能不強所不知吾所能也○初高祖太宗實錄敬播所撰信而詳及敬宗身為國史竄改不平專出己私始虞世基與善心同遭賊害封德彝常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宗蹈舞求生世為口實敬宗銜憤至立德彝傳盛誣以惡敬宗子娶尉遲敬德女孫太宗賜長孫無忌威鳳賦敬宗猥稱賜敬德咸亨初卒謚曰繆子昂昂子彥伯有文敬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答曰渠父不及昂父

李義府

李義府瀛州人與來濟俱以文翰顯時稱來李獻



承華箴末云佞說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
必彰義府方詔事太子而文致若直者○高宗立
義府與王德儉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
語賜珠一斗武后已立與敬宗等推轂濟其姦誅
棄骨鯁大臣故后得肆志攘取威柄天子歛衽矣
○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時
號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貓○遷右相主
選無品鑑才而谿壑之欲惟賄是利不復詮判人
人咨訟又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帝由是
不悅詔除名流寓州比死內外乃安

傅游藝

傅游藝衛州人遷左補闕武后奪政即詭說符瑞

勸后當革姓以明受命后悅擢給事中閏三月進
同平章事而后乃黜唐稱周廢唐宗廟自稱皇帝後
有告其謀及下獄自殺游藝起一歲賜袍自青及
紫人號四時仕宦然歲中即敗前古少其比云

李林甫

李林甫初為千牛直開元初源乾曜執政乾曜子
瓘為林甫求司門郎中乾曜曰郎官應得才望哥
奴林甫字宣郎中材邪○時武三思女嘗私林甫而
高力士本出三思家武請力士以林甫為相力士
未敢發帝用韓休方具詔武撻語林甫使為休請
休既相重德林甫乃薦有宰相才即拜黃門侍郎
同門下三品皇太子鄒王光被譖帝欲廢之張九

齡切諫帝不悅林甫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邪始九齡由文學進守正持重林甫特以便佞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帝欲進牛仙客案封九齡持不可林甫為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尊九齡俄與裴耀卿俱罷政事專任林甫相仙客矣○初三宰相就位二人啓折趨而林甫在中軒驚無少讓喜津津出眉宇間觀者竊言一鵬扶兩兔少選詔書出耀卿九齡以左右丞相罷於是林甫進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寃之○大理卿徐嶠妄言刑部斷死歲纔五十八幾至刑措群臣賀帝而帝推功大臣封林甫晉國公仙客函國公

范祖禹曰明皇一日殺二子而李林甫以刑措

受賞讒譖得志天理滅矣安得久而不亂乎

○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語秘不傳而帝自屬忠王肅林甫恨謀不行乃陽善韋堅

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以搖東宮時帝

春秋高聽新稍怠狀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

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無適沈盡

衽席主德衰矣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

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

矣○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

士或斥已即建言請委尚書省試問御史監總無

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野無留才林甫自見結



怨者衆憂刺客竊發出八廣驕騎金吾為清道所
居重闕復壁一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或帝不朝
群司要官悉走其門臺省為空林甫無學術發言
陋鄙聞者竊笑揚國忠為御史大夫林甫導國忠
材屐無所畏及是權益盛貴震天下國忠無劔南
節度使南蠻八寇林甫建遣之鎮欲雜間之是時
已虜疾俄而國忠至自蜀謁林甫林下垂涕託後
事因不食卒林甫居相位凡十九年固寵市權殺
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杜璉
即月及再上書言政事作為下邦令邦治因以語
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
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飲三品芻豆一

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
林甫疾儒臣以方略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
久已權即說帝曰國家富強而夷狄未滅者繇文
吏為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養
馬上長行陣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用之使必死
夷狄不足畜也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
度而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為大將林甫
利其虜也無八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
十四年不徙天子安林甫策不疑也卒蕩覆天下
王室遂徵國忠素銜林甫及未葬諷祿山暴其短
悉奪官爵斷棺別取含珠金紫以小槨葬之籍其
家○帝之幸蜀也裴士淹以辯得幸甫宗在靈武

每命宰相輒啓聞及房瑋為將帝曰此非破賊才也若姚元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耳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邪帝默不應

盧杞

盧杞字子良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不恥惡衣菲食人未悟其不情德宗時拜同平章事既得志險賊變露賢者媚報能者忌小忤已不傳死地不止李希烈反杞素惡顏真卿挺正敢言即令宣慰其軍卒為賊害李揆有睚望畏復用遣為吐蕃會盟使卒于行天下無不痛憤以杞得君故不敢

言○時兵屯河南北財用日急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贇判度支贇術窮於是間架除陌之暴縱矣及涇師亂呼於市曰不奪而商人餽贖矣不稅而間架除陌矣其倡和造作以召怨挺亂皆杞為之帝出奉天崔寧自賊中來以播遷事指杞杞即誣寧反李懷光數破賊杞懼譎帝詔懷光無八朝懷光自以千里勤難有大功為姦沮間不一見天子遂謀反因暴言杞等罪惡士議譁沸皆指目杞帝始悟貶為新州司馬○始帝即位以崔祐甫為相專以道德導主意建中初綱紀張設赫然有貞觀風及杞相乃諷帝以刑名繩天下亂敗踵及後雖斥帝念之不表貞元初詔拜饒州刺史袁高當行詔

書不肯草於是諫臣趙需等極言杞罪帝乃詔為
澧州別駕後李泌見帝曰高等論杞事朕可之矣
泌賀曰比日外謂陛下漢之桓靈今乃知堯舜主
也帝喜杞遂死澧州初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
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
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
矣

崔胤

崔胤字垂休宰相慎由子也喜陰計耐難權強其
外自處若簡重而險譎可畏崔胤繹薦之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陸扆當國時王室不競南北司各樹
黨結蕃鎮內相陵昏胤素厚朱全忠委心結之全

忠為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故還相而逐扆四拜宰
相世謂崔四入○昭宗自胤翔還胤揣全忠將篡
欲握兵自固全忠密表胤專權請誅之即罷為太
子少傅全忠令其子友諒以兵殺胤全忠奔帝遷
洛發長安居人悉東老幼路帝號不絕皆大罵曰
國賊崔胤導全忠賣社稷使我及此

先是胤石全忠討胤全忠

柳璨

柳璨公綽族孫也崔胤死昭宗密許璨宰相明日
帝遂以諫議大夫同平章事朱全忠奮篡殺宿衛
士皆汴人璨一厚結之與蔣玄暉張廷範尤相得
既挾全忠故朝權皆歸之

蔣玄暉

蔣玄暉事朱全忠為腹心昭宗東遷全忠恨帝無
傳禪意乃謀弑帝以絕人望因令其屬李振諭玄
暉玄暉夜選勇士百人叩行在言有急奏請見帝
宮門開留十士以守至椒蘭院中夫人裴貞一啓
關殺之乃趨殿下玄暉曰上安在昭儀李漸榮曰
院使母傷宅家寧殺我士持劍入帝聞遽單衣走
環柱遂弑之漸榮以身殺帝亦死復執后后求哀
玄暉以全忠所弑者帝也乃釋后全忠邀九錫玄
暉自持詔趨汴言之全忠矯詔收付有司車裂之
焚尸都門外

贊曰未將壞蟲宗生之國將亡妖宗產之故三
宰哺么北奪辰三宰謂許敬宗李義府傅游藝

關上表請廢王后昭儀游藝請武后
華姓以明受命后乃無唐稱周云林甫將蕃
黃屋奔去帝罷張九齡相李林甫請以鬼質敗
謀興元德宗相之有奉天之幸崔柳倒持李
宗覆嗚呼有國家者可不戒哉崔儉柳攀以國
成篡殺而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五十九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六十

叛臣傳

僕固懷恩

僕固懷恩鐵勒部人世襲都督晚識戎情安祿山
反從郭子儀討賊雲中肅宗即位與子儀赴靈武
至德二載肅宗從子儀下馮翊河東統回紇兵從廣
平王復兩京有殊功封豐國公從郭子儀破安太
清下懷衛二州攻相州戰愁思罔常為先鋒勇冠
軍中乾元二年進封大寧郡王○懷恩為人雄重
寡言應對舒緩然剛決犯上麾下持功多不法子
儀政寬能優容之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仍為副
光弼持法嚴初會軍朔方將張用濟後至斬森下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六十

叛臣傳

僕固懷恩

僕固懷恩鐵勒部人世襲都督曉識戎情安祿山
反從郭子儀討賊雲中肅宗即位與子儀赴靈武
至德二載肅宗從子儀下馮翊河東統回紇兵從廣
平王復兩京有殊功封豐國公從郭子儀破安太
清下懷衛二州攻相州戰愁思岡常為先鋒勇冠
軍中乾元二年進封大寧郡王○懷恩為人雄重
寡言應對舒緩然剛決犯上麾下持功多不法子
儀政寬能優容之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仍為副
光弼持法嚴初會軍朔方將張用濟後至斬森下



自用濟誅常悅不樂及光弼與史思明戰邙山
邙山不用令以覆王師○代宗寶應元年討史朝
義敗之進收東都河北平以功兼中書令初帝有
詔但取朝義其他一切赦之故薛嵩張忠志李懷
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願效力行伍懷恩自見
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不能固寵乃悉請裂河北分
大鎮以授之潛結其心以為助嵩等卒據以為患
○未幾加太子少師詔護回紇歸國道太原辛雲
京內忌懷恩聞關不犒軍懷恩大怒表上其狀頓
軍汾州會監軍駱奉先自雲京所歸過懷恩并堂
拜毋辱約以幣懷恩未及酬奉先亟辭去懷恩遣
左右匿其馬奉先疑畜已乘夜遁歸懷恩驚追與

其馬奉先還具奏懷恩反狀懷恩亦請誅雲京奉
先詔兩解之懷恩怏怏諱不肯為讒毀屈無
以自解乃上書陳情曰臣世本夷人少蒙驅策祿
山之亂臣以偏裨決死靜難扶天威神克滅強胡
思明繼逆先帝委臣以兵誓雪國讎陛下即位拔
臣於汧隴汧隴反任臣以朔方游魂反幹朽骨再肉
然臣之罪無所逃死詞言慢很帝一不為嫌詔宰
相裴遵慶臨諭懷恩許入朝范志誠止之欲使一
子八宿衛志誠固止顏真卿曰懷恩必不來矣帝
曰然則柰何曰懷恩將士皆郭子儀舊部曲陛下
若以子儀代之喻以逆順必相率而歸從之子儀
至河中偏將焦暉等斬其子瑒首獻闕下懷恩聞

以告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酬汝不淺提刀逐
之曰吾為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恩走靈
武稍稍引亡命軍復振帝念舊勳不加罪詔拜懷
恩太保兼中書令大寧郡王罷餘官懷恩固惡不
能改誘吐蕃二十萬入寇京師震駭下詔親征懷
恩病死靈武○始懷恩立功門內死王事者四十
六人及拒命士不弛甲凡三年及死帝惻然曰懷
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

李懷光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音未本姓茹父以功賜姓懷
光勇鷲敢誅殺徙朔方節度使率兵敗朱泚以功
加副元帥懷光為人疏而愎誦言宰相謀議乘刺

度支賦歛重京兆尹刻簿軍食天下之亂皆由此
吾見上且請誅之或以告王翊胡等遂告盧杞即
說帝帝不得其情乃救懷光屯便橋懷光自以徑
千里赴難為姦臣阻隔不得朝恚悵去屯咸陽不
與賊戰數暴犯等罪帝為貶杞以慰之懷光益自
疑堅壁八旬不出戰屢詔使進軍以伺釁為解陰
連朱泚○初崔漢衡使吐蕃求助兵尚結贊曰吾
法進軍以本兵大臣為信今制書不署懷光未敢
前帝命陸贄詣懷光議事懷光陳三不可卒不肯
署又慢罵贄曰爾何能興元元年詔加太尉賜
鐵券懷光赫然怒曰凡疑人臣反則賜券因抵于
地時部將韓游瓌將兵衛奉天懷光約令為變又

遣趙汴驚為應以渾瑊發其姦請帝幸梁州懷光使孟廷寶等追帝又至河中按兵觀望京師平帝乃遣渾瑊討之遂圍河中朔方部將斬懷光傳首以獻

贊曰懷光與賊百戰關宗死事至四十六人遂汎掃無趙無餘埃功高威重不能防患么德根于心弗得其所輒發果於犯上惜哉其母技刀逐賊烈婦人也懷光提萬衆振天子於難一為護人所沮忿戾不自還身首殊分然讒人亦可疾矣所謂交亂四國者也

李錡

魚附

李錡淄川王孝同五世孫遷諸道鹽鐵轉運使多

積奇寶歲時奉獻德宗昵之錡因恃恩驚橫天下推酒漕運錡得專之故國計日耗浙西布衣崔善貞上書闕下暴其罪帝械以賜錡錡豫浚大坎至則并械瘞坎中聞者切齒錡得志無所憚翁久安計乃益募兵選善射者為一屯號挽硬隨身以胡奚雜類蚪須者為一將號蕃落健兒皆錡腹心稟給十倍使號錡為假父故樂為其用○帝於是復鎮海軍以錡為節度使罷領鹽鐵轉運錡喜得節而忘其權去恭踞日甚憲宗即位不假借方鎮故倔強者稍稍八朝錡不自安亦三請覲有詔拜尚書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代之錡遷延不即行因中使謀據江左憲宗以王鏐為招討使發兵進

討錡遣兵馬使張子良領兵下宣歙池錡甥裴行立雖預謀而欲效順相與約還兵執錡錡聞之舉族慟哭子良以監軍命呼錡束身還朝左右以幕縋而出之錡以僕射召數日而反狀至下詔削官爵明日而敗送京師帝御興安門問罪對曰張子良教臣反非臣意也帝曰甯以宗臣為節度使不能斬子良然後入朝邪錡不能對腰斬于城西南贊曰語日出八之吝謂之有司賤之也德宗平朱泚京師府藏耗竭諸道始有進奉助經費而詔書亦往往宣索於天下朱泚平天下戶口宣索之名以人主規規財利下行有司之事天下無事賦取猶不息劔南江西有日月之進

西劔南四川以泉有日進江杜亞劉贊王緯及錡

歲時進奉以固其寵號稱賦外羨餘又亦託中

旨以盜庫物然獻纔十二三餘皆私之江淮以

南物力大屈人人憔悴忘生貞元以後中官市

物都下謂之官市不持符牒口含詔命取濫繼

惡布紅紫之倍其估裂以償直市之良賈精貨

皆逃去不出列塵聞者惟粗雜苦窳而已歲反以

又有強驅入禁中罄所車輦賣者不平因共歐

笞之蒼頭女奴名馬工車端端常畏捕取而德

宗藏於左右前後莫知也故崔善貞因錡并論

其事卒不知錡頗益鐵之利以養兵畜叛曾不

及庸有司之吝遠甚



李忠臣

李忠臣本董秦也為濠州刺史以力屈降史思明已而冒圍歸召至京師賜名為六州節度使吐蕃犯京師天子遣兵使者即整師引道諸將曰須良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難方擇日救患乎時召兵無先忠臣者代宗嘉之封西平郡王忠臣不通書帝嘗謂卿耳大真貴兆對曰臣聞驢耳大龍耳小帝喜其野而誠朱泚反攻奉天以忠臣居守泚敗見斬

高駢

高駢崇文孫也家世禁衛幼頗備飭折節為文學與諸儒交硜硜譚治道兩軍中人更稱譽之事朱

叔明為司馬有二鵬并飛駢曰我且貴當中之一發貫二鵬馬衆大驚號落鵬侍御咸通中宗帝將復安南授駢節度招討使安南至廣州江漕梗險多巨石駢募工剏治剏也舟濟安行儲餉畢給又鑿道五所其徑青石者或傳馬援不能治既攻之有震碎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天威云僖宗立南詔掠成都徙駢劍南西川節度蠻聞駢至亟解去○歷荆南鎮海節度徙淮南傳檄召天下兵討黃巢威震一時天子倚以為重巢懼歸命駢信之巢知兵罷即請戰駢下令將出師嬖將呂用之諫曰公勲業極矣賊未殄朝廷且有口語况賊平挾震主之威安所稅駕不如觀釁求福為不朽資

也駢八其計嚴兵保境俄兩京陷帝知無出兵意
乃以王鐸代之時王室微駢都統三年無尺寸功
陰畜割據冀復故權會平賊駢無聊乃篤意求仙
後為秦彥所斬

送臣傳

安祿山

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為覲居突厥中
禱於軋牽山虜所謂鬪戰神者既而妊及生有光
照穹廬野獸盡鳴山孤隨母嫁冒姓安伎忍多智
善億測人情通六蕃語為互市郎張守珪節度幽
州祿山盜羊而獲守珪將殺之呼曰公不欲滅兩
蕃邪守珪壯其語釋之拔為偏將因養為子張利

貞採訪河北祿山百計諛媚利貞入朝盛言祿山
能使者往來陰以賂中其嗜一口更譽天寶三年
代裴寬為范陽節度使時宰相李林甫嬖儒臣乃
請顯用蕃將故帝寵祿山益牢群議不能軋卒亂
天下林甫啓之也時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為妃養
兒其拜必先妃後帝曰蕃人先母後父帝命與楊
銛及三夫人約為兄弟由是有亂天下意令麾下
劉駱谷居京師伺隙林甫貴甚群臣無敢鈞禮惟
祿山入謁倨林甫與語揣其意迎剖其端祿山大
駭以為神每見雖盛寒必流汗祿山德林甫呼為
十郎晚益肥腹緩及膝奮兩肩若挽牽者乃能行
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風帝視祿山曰胡腹中何

有而大以其肥故答曰惟赤心耳每乘驛八朝半道必易馬號大夫撥馬臺不爾馬輒仆帝為起第京師大抵服御雖乘輿不能過

范祖禹曰明皇寵胡人以為戎至使出八宮禁而不疑褻慢神器亦極矣豈天奪其明將啓戎狄以亂唐邪何其惑之甚也

帝登勤政樓坐左置特榻詔祿山坐太子諫其寵甚必驕帝曰胡有異相我欲厭之時太平久人忘戰帝春秋高嬖豔鉗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綱紀大亂祿山計天下可取遂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睥睨久乃去皇太子及宰相屢言祿山反帝不信是時揚國忠裂隙已深祿山揣得其謀

乃馳八謁帝意遂安十三載來謁華清宮泣曰國忠必欲殺臣帝慰解詔還鎮帝以御服賜之祿山大驚自不安疾驅去明年十一月反范陽書聞帝方在華清宮中外失色明年正月僭稱雄武皇帝國號燕建元聖武帳下李猪兒幼事祿山雖華清賜浴亦許自隨既叛不能無恚懼至是目復盲俄又得疽疾尤卞躁左右給侍無罪輒死或箠掠呵辱猪兒尤數至德三載正月朔祿山朝群臣罷是夜猪兒八帳下以大刀斫其腹祿山盲捫刀不得振帳柱呼曰是家賊俄而腸潰即死年五十餘子慶緒襲偽位改元載和又改天和後為史思明斬之父子僭位凡三年滅

互註以范陽偏校八奏氣驕塞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狼子野心有逞相並張九齡傳以才過人故亂天下牛僧孺傳營州牧羊羯奴顏延之傳

史思明

史思明突厥種也與祿山共鄉里生先祿山一日故長相善祿山反留思明守范陽及安慶緒敗李光弼使人招之思明奉十三郡兵八萬籍歸于朝然外順命內竊通賊益募兵帝知之擢烏承恩為節度副使使希思明思明疑未有驗會承恩奏事還思明館之伏二人焉承恩夜半語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二人白思明乃執承恩探囊得書皆

當誅將士姓名又聞陳希烈等死懼曰希烈等大臣返殺之况我本從祿山反乎乾元二年正月僭稱大聖周王夏四月更國號大燕自稱應天皇帝上元二年思明遂西使朝義為先鋒朝義敗思明大怒召朝義并駱悅將誅而釋之悅等被讓即說朝義曰向兵敗與王死無日不如同計大事是夜悅以兵八思明知有亂踰垣出將乘馬走悅麾下周子俊射其臂墜左右反接縛之悅縊殺思明○朝義即位建元顯聖後為李懷仙斬其首傳長安父子僭位凡四年滅

贊曰祿山思明興夷奴餓俘假天子恩幸遂亂天下彼能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賊殺其父事

之好還天道固然然生民厄會必假手于人者
故二賊暴興而巫滅張謂譏劉裕近希曹馬遠
棄桓文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
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杜
牧謂相工稱隋文帝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
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一旦以男
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壯老嬰呢皆不得其
死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為楊氏之禍乃可為
善相人張杜確論至今多稱誦之如祿山思明
希劉裕揚堅而不至者是以著其論

朱泚

朱泚幽州人資壯偉腰腹十圍與弟滔並為李懷

仙部將朱希彩為節度使為下所殺衆詣泚推知
留後俄遷節度使三年求八朝留京師德宗立改
鎮鳳翔滔合田悅叛陰遣人與泚相聞馬燧獲其
書帝召泚還京師李希烈圍襄城涇原節度使姚
令言督兵過關下京兆尹王翊使吏供軍糧飯菜
看衆怒盡甲帝出奉天賊以泚昔在涇有恩謀逆
之泚知不偽乃擁徒向關下僭即皇帝位號大秦
自將犯奉天李懷光以兵敗之泚引去興元元年
泚以本封漢地更號漢會懷光按軍觀望遂與泚
連和李晟等兵變強復戰大敗之乃分道入泚等
出奔引殘軍西走失道問野人答曰朱太尉邪天
網恢恢走將安所至涇州朱惟孝夜射泚墜窖中

韓旻等共斬泚傳首以獻泚死年四十三

黃巢

黃巢曹州人世業益富于賞善擊劍騎射通書記
養亡命(乾符)二年王仙芝殘曹濮檄諸道言吏貪
賦重賞罰不平宰相恥之僖宗不知也巢募衆數
千以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衆遂數萬入嶺黃
刺史裴溘為賊求官約罷兵詔拜仙芝左神策軍
押衙巢恨賞不及已分其衆北掠齊魯八鄆陷沂
驅河南山南之民十餘萬掠淮南寇浙東踰江西
破虔吉饒信等州因刊山開道七百里直趨建州
僂路圍福州是時閩地諸州皆沒陷桂管進寇廣
州破潭州攻鄂州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衆至

二十萬攻臨安戍將董昌兵寡不敢戰伏數十騎
莽中伏弩射殺賊將下皆走昌進屯八百里見舍
媼曰有追至告以臨安兵屯八百里賊駭曰向數
十騎能困我况軍八百里乎乃還殘宣歙等十五
州廣明元年陷睦婺二州濟采石侵揚州悉衆度
淮犯申光穎宋徐兗等州欲薄東都是時天子冲
弱怖而流淚陷東都張承範以強弩三千防關辭
曰今賊衆六十萬恐不足守帝不許賊進取陝虢
十二月巢攻關齊克讓戰關外俄而巢至師大譁
川谷皆震巢乘黃金輿衛者皆繡袍華幘騎士數
十萬先後之陷京師八自春明門升太極殿僭即
位號大齊求袞冕不得繪弋紼為之取廣明字判

其文曰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當代唐乘與次興
元從諸道兵收京師巢竊出伏野覘城中弛備遣
賊數百掩邠涇軍復入京師怒民迎王師縱擊殺
八萬人血流於路可涉謂之洗城明年正月李克
用破于渭南巢賊數不利四月克用遣部將等擊
賊渭橋三戰賊三北克用身決戰呼聲動天巢夜
奔衆猶十五萬略鄧許孟洛東入徐兗數十州人
大饑賊俘以食日數千人乃解列百巨碓糜骨皮
於臼并啖之四年二月克用追巢引殘衆走克
用追敗之禽巢愛子克用軍晝夜馳糧盡不能得
巢乃還巢衆僅千人走保太山巢計感謂林言曰
若取吾首獻天子言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

之函首獻行在

贊曰廣明元年德巢姦盜京師自陳唐去丑口
而著黃明黃且代唐也嗚呼其言妖歟後巢死
秦宗權始張株亂徧天下朱溫卒攘神器有之
大氏皆巢黨也寧天託諸人告亡於下乎

秦宗權

秦宗權上蔡人為許牙將巢涉淮許軍亂宗權據
蔡以叛巢走出關宗權與連和遂圍陳州巢死宗
權張甚有吞噬四海意進破東都圍陝州寇淮肥
略江南亂岳鄂所至屠老孺焚屋廬城府窮為荆
巢自關中薄青齊南繚荆郢北恒衛滑千里無舍
煙兵出未始轉糧指鄉聚曰啖其人可飽吾衆僖



宗假朱全忠都統節以討賊宗權急進攻鄭州遂守河陽放兵浸汴悉軍十五萬列三十六屯逼汴全忠懼求救於兗鄆合擊大敗之宗權退守中州全忠還汴宗權問許無備引兵復收許宗權還為愛將申叢所囚折一足以待命宗權至汴全忠以檻車送京師與妻俱斬獨柳下

董昌

董昌杭州人始籍土團軍以功擢累石鏡鎮將進義勝軍節度當是時宗信天下貢輸不入獨昌賦外缺常參倍旬一遣以五百人為率人給一刀後期即誅朝廷賴其入故累拜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爵隴西郡王視詔書訖字償一緘古謂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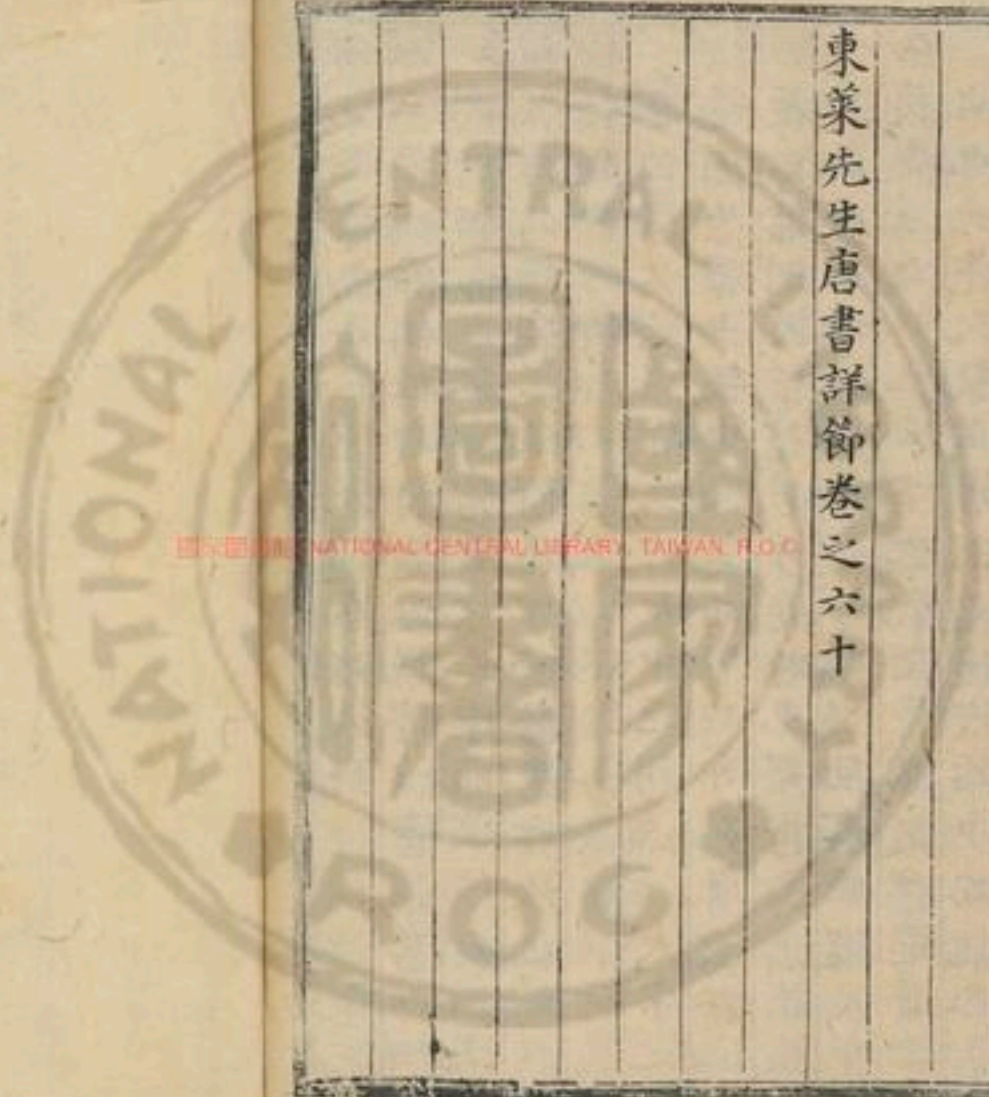
歸當制官而小人意足變自侈大託神以詭衆乾亨二年宗即偽位自稱聖人錢鏐以書讓昌曰鏐山開府領節度終身富貴不能守閉城作天子滅親族亦何賴願王改畜昌不聽鏐悉兵攻之為其將顧全武所斬

贊曰唐亡諸盜皆生於大中之朝謂宣宗太宗之

遺德餘澤去民也久矣而賢臣介死庸懦在位厚賦深刑天下愁苦方是時也天將去唐諸盜並出歷五姓兵未嘗少謂五至宋然後天下復安漢之亡也天下大亂至晉然後稍定晉之亡也天下大亂至唐然後復安治少而亂多者古今之勢盛王業業以求治可少忽哉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六十



六只... 經... 卷...

經... 卷...

鄒... 鄒...

鄒...

鄒...

鄒...

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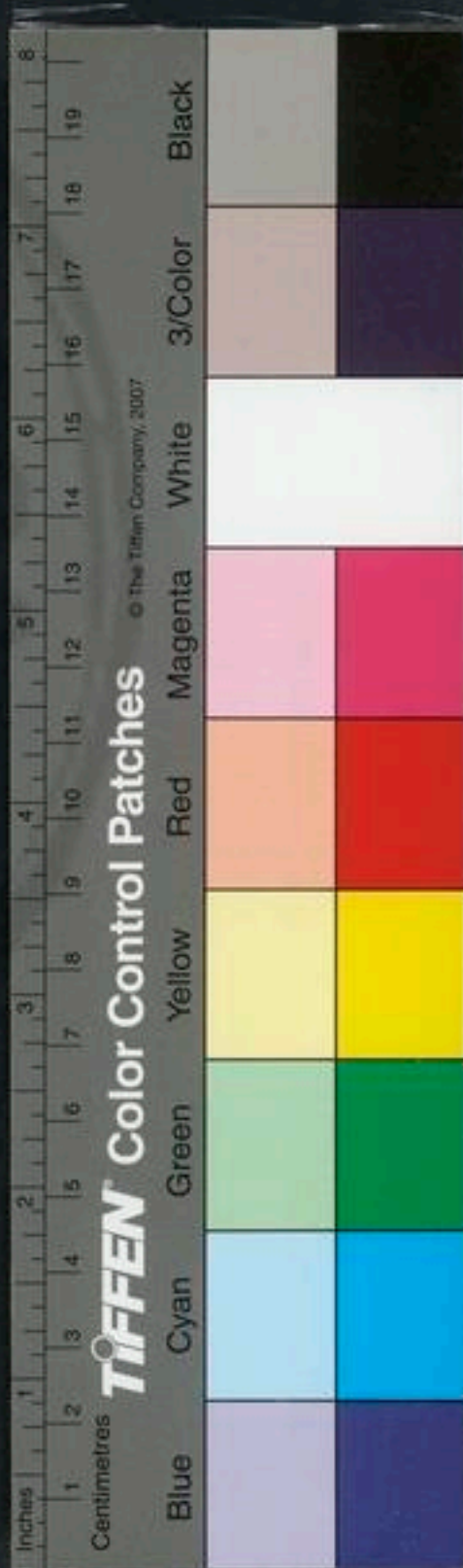
鄒... 鄒... 鄒... 鄒... 鄒...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BRITISH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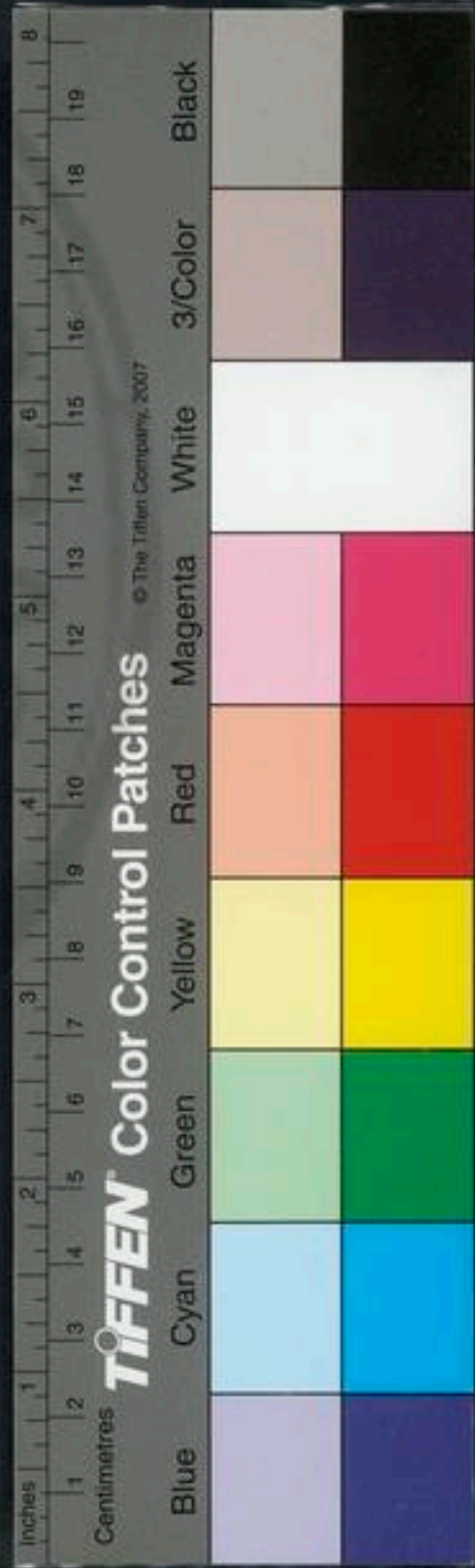


十七史

六十五

五代本紀	梁家人傳	秦王從榮	朱珣	史建瑄	巨翰
梁太祖	文惠后王氏	廢帝家人傳	龐師古	王建及	
末帝	元貞后張氏	重美	葛從周	元行欽	
唐莊宗	傅王友文	晉家人傳	寇彥卿	烏震	
明宗	唐王友孜	李氏	劉鄩		
愍帝	唐太祖家傳	馮氏	牛存節		
廢帝	正室劉氏	漢家人傳	楊師厚		
晉高祖	皇后劉氏	湘陰公贊	賀瓌		
少帝	克寧	周太祖家人傳	謝彥章		
漢高祖	存義	柴氏	唐臣傳		
隱帝	繼岌	世家人傳	郭崇韜		
周太祖	明宗家人傳	符氏	安重海		
世宗	洪妃王氏	梁臣傳	周德威		
恭帝	從璟	敬翔	符存審		

廿六十七



五代史記序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自生民已來一治一亂旋相消長未有去仁而興積仁而亡者甚哉五代不仁之極也其禍敗之復殄滅剝喪之威亦其效耳夫國之所以存者以有民民之所以生者以有君方是時上之人以慘烈自任刑殺相高兵革不休夷滅搆禍置君猶易吏變國若傳金生民膏血塗草野骸骼暴原隰君民相眦如髦鬻草木幾何其不胥為夷也逮皇天悔禍

真人出寧易暴以仁轉禍以德民咸保其首領收

陳無師錫

真



其族屬各正性命豈非天邪方夷夏相蹂連兵
亂結非無忠良豪傑之士竭謀殫智以緩民之
死乃堙沒而無聞矣否開極而泰道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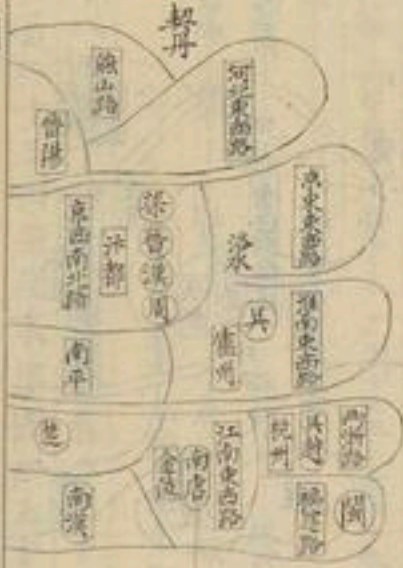
聖人作而萬物覩指揮中原兵不頓刃向之滔天
巨猾搖毒煽禍以害斯人者蹈鼎鑊斧鑕之不
暇豈非人邪天與人相為表裏和同於無間聖
人知天之所助人之所歸國之所恃以為固者
仁而已非特三代然也堯舜之盛漢唐之興秦
隋之暴魏晉之亡南北之亂莫不由此也五代
距今百有餘年故老遺俗往往垂絕無能道說
者史官秉筆之士或文采不足以耀無窮道學
不足以繼述作使五十有餘年間廢興存亡之

迹姦臣賊子之罪忠臣義士之節不傳於後世
來者無所考焉惟廬陵歐陽公慨然以此自任
蓋潛心累年而後成書其事跡實錄詳於舊記
而廢貶義例仰師春秋由遠固以來未之有也
至於論朋黨宦女忠孝兩全義子降服豈小補
哉豈小補哉

公脩五代史記廢貶善惡其法甚精發論必
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吾用春秋之法師
其意不襲其文具論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
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此
其志也書減萬史之半而事迹比舊史添數
倍議者以謂功不下司馬遷又謂筆力馳騁



五代分據



梁自篡唐都汴而河東汾晉間為李克用所據鳳翔岐邠則李茂貞保而有之故所統州治為最少唐既并梁取龜旣又收蜀旋復失之故所統州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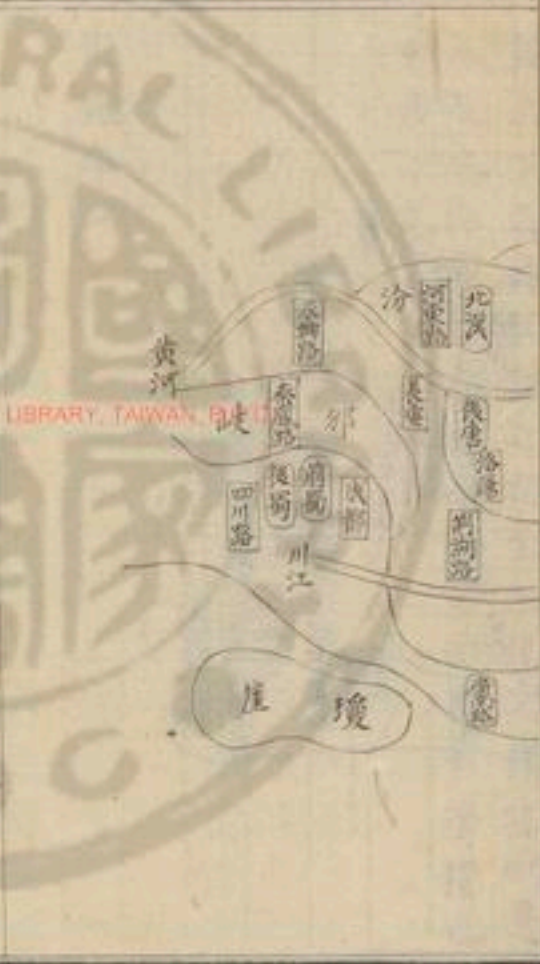
五代史記序

相上下而無駁雜之說至於紀例精密則遷不及也亦嘗自謂我作伶官傳豈不滑稽也歐陽公遺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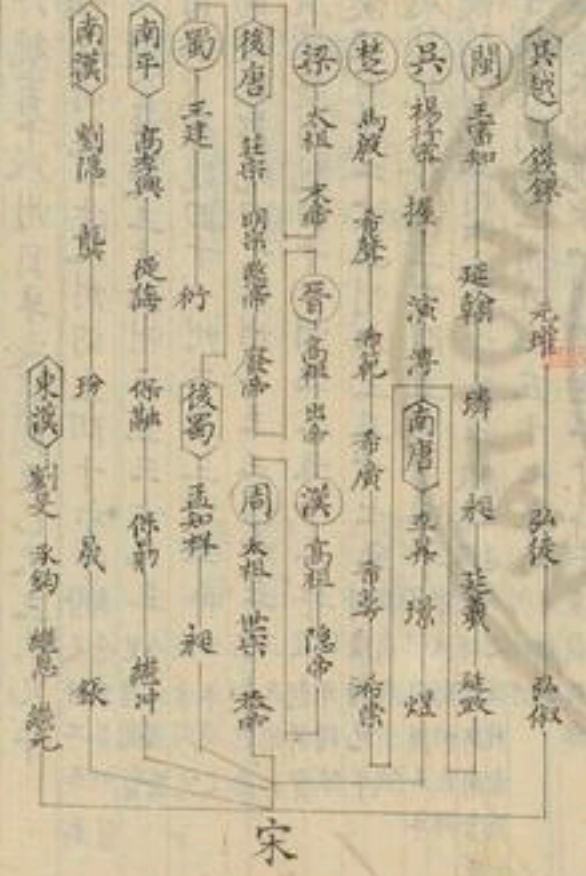


地理之圖

差多晉始背唐東搜契丹乃以十六州入賂而中華沒為虜地至漢之末劉崇復據汾并造周之代而世宗僅復三關今大約纂其圖于左方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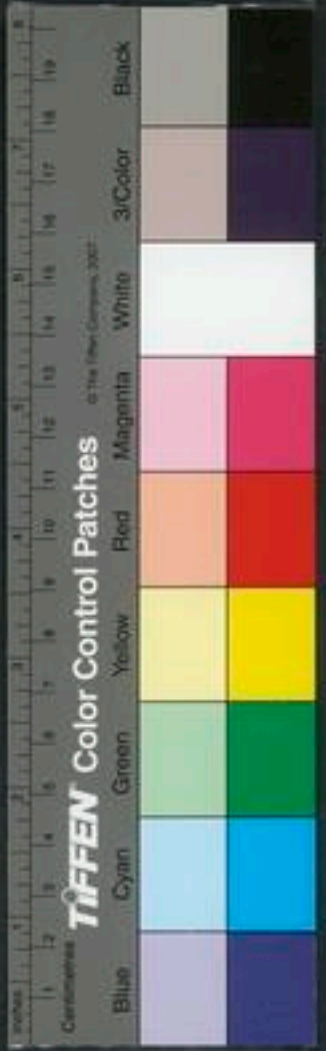


唐



宋

五代史 傳授圖
梁都汴統七十八州自丁卯建國至癸未二主十七年
後唐都洛統一百二十三州自癸未建國四主十三年





晉都汴統一百九州自丙申建國至丙午二主十一年
漢都汴統一百六州自丁未建國至庚戌二主四年
周都汴統百十八州自辛亥建國至己未三主九年
兵據廬州統二十八州四主四十六年晉天福二年為
南唐據金陵統三十五州三主三十九年皇朝開寶
前蜀據成都統四十八州二主三十五年後唐昭宗
後蜀據成都統四十六州二主三十六年皇朝乾德
南漢據廣州統四十七州五主五十五年皇朝開寶
楚據潭州統二十三州六主五十七年南唐元
吳越據杭州統十三州四主八十四年皇朝乾德
閩據福州統五州六主五十五年皇朝乾德
南平據荆南統三州五主五十七年皇朝乾德
東漢據太源統十一州四世二十八年皇朝開寶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目錄

卷之一

梁本紀

太祖

末帝

唐本紀

莊宗

明宗

愍帝

廢帝

晉本紀

高祖

出帝

漢本紀

高祖

隱帝

周本紀

五代史

本紀目錄

五

卷之二

太祖
恭帝

世宗

梁家人傳

文惠皇后王氏
元貞皇后張氏
博王友文
康王友孜

唐太祖家人傳

正室劉氏
皇后劉氏
克寧
存義

繼岌

唐明宗家人傳

淑妃王氏
從璟

秦王從榮

唐廢帝家人傳

重美

晉家人傳

高祖皇后李氏
出帝皇后馮氏

漢家人傳

相陰公贊

周太祖家人傳

皇后柴氏

周世宗家人傳

皇后符氏

卷之三



梁臣傳

敬翔

龐師古

寇彥卿

牛存節

賀瓌

唐臣傳

郭崇韜

周德威

史建瑄

元行欽

卷之四

朱珣

葛從周

劉邰

楊師厚

謝彥章

安重誨

符存審

王建及

烏震

唐臣傳

孔謙

李巖

劉延朗

豆盧革

趙鳳

張憲

劉贊

晉臣傳

桑維翰

吳密

景延廣

張延朗

朱弘昭

康義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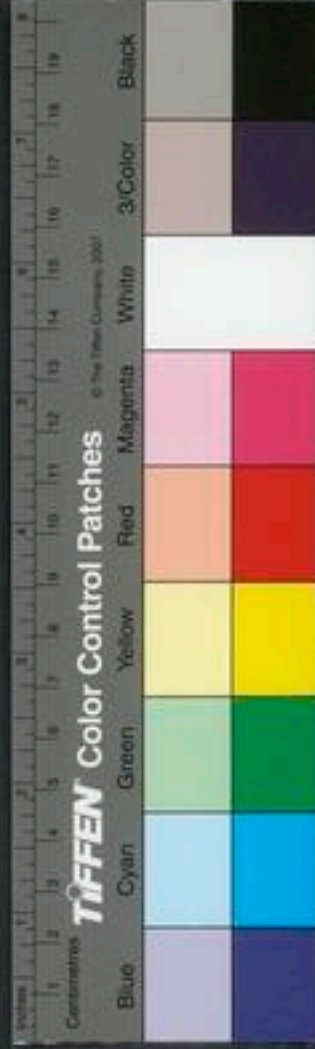
任圜

李襲吉

蕭希甫

馮贊

漢臣傳



卷之五

史弘肇

楊邠

王章

劉銖

李業

周臣傳

王朴

鄭仁誨

扈載

死節傳

王彥章

裴約

劉仁贍

死事傳

張源德

夏魯奇

姚洪

王思同

張敬達

翟進宗

沈斌

王清

史彥超

孫晟

一行傳

鄭遨

張薦明

石昂

程福贊

李自倫

唐六臣傳

張文蔚

楊涉

張策

趙光逢

薛貽矩

蘇循



義兒傳

李嗣昭

李存孝

伶官傳

周匝

敬新磨

景進

史彥瓊

郭門高

宦者傳

張承業

張居翰

馬紹宏

孟漢瓊

卷之六

雜傳

王鎔

羅紹威

王處直

劉守光

李茂貞

韓建

溫韜

王師範

李罕之

孟方立

趙犖

馮行襲

李振

裴迪

孔循

孫德昭

劉知俊

賀德倫

閻寶

康延孝

張全義

朱友謙

袁象先

朱漢賓

段凝

趙在禮



卷之七

雜傳

霍彥威

房知溫

王晏球

王守恩

康福

郭延魯

華溫琪

裴從簡

張筠

李周

劉處讓

張希榮

皇甫遇

王弘贊

劉審交

王周

高行周

安叔千

馮暉

皇甫暉

王進

劉詞

王環

范延光

安重榮

安從進

楊光遠

杜重威

李守貞

張彥澤

慕容彥超

卷之八

雜傳

馮道

李琪

李愚

盧導

劉昫

盧文紀

馬胤孫

劉徽



卷之九

十國世家

吳

馬縞

李暉

呂琦

史圭

張允

王仁裕

馬重績

崔悅

和穀

何澤

李崧

裴暉

王延

趙延義

楊行密

楊隆演

楊渥

楊溥

徐溫

南唐

李昇

李煜

李景

前蜀

王建

王衍

後蜀

孟知祥

孟昶

南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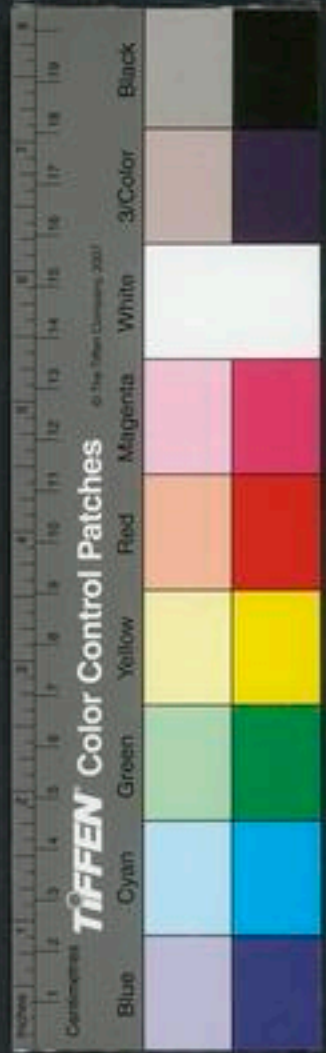
劉隱

劉玠

劉龔

劉晟

劉鋹



楚

馬殷

馬希範

馬希萼

馬希聲

馬希廣

卷之十

吳越

錢鏐

錢佐

錢元瓘

錢俶

閩

王審知

王鏐

王延羲

王延翰

王繼鵬

王延政

南平

高季興

高保融

高從誨

高保勗

東漢

劉旻

劉繼恩

劉承鈞

四夷附錄

阿保機

耶律
德光

兀欲

述律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目錄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目錄卷之一

建陽 慎獨齋 劉弘毅 刊行

後梁本紀本紀因舊以爲名本原其所以前起

而序次其事與時也即曲而備之
事詳原本其所自來故曲而備之
見其起之有漸有悲也即位以後
其事略居等任重乃可責者大法

太祖

太祖姓朱氏宋州碭山午溝里人也其父誠以五
經教授鄉里生三子曰全昱存溫誠卒三子貧不
能為生與其母傭食蕭縣唐僖宗乾符四年黃巢
起溫亡入賊中巢陷京師以溫為同州防禦使時
天子在蜀諸鎮會兵討賊溫歸河中因王重榮以
降天子賜溫名全忠拜汴州刺史○天復元年封

五代史後梁太祖紀



梁王自劉季述等誅宰相崔胤外與梁交欲假梁兵盡誅宦者矯制台之王以兵七萬至河中宦官韓全誨劫天子奔鳳翔王兵犯之○三年李茂貞殺全誨天子出幸梁軍殺宦官七百餘人○天祐元年王遣寇彥卿如京師請遷都洛陽并徙長安居人以東天子行至陝州六軍諸衛散亡天子左右皆梁人矣時李克用李茂貞趙匡胤王建揚行密皆欲舉兵討梁王遣蔣玄暉弒昭宗○二年王欲代唐使人諭諸鎮遣人告蔣玄暉與何太后私通殺玄暉弒太后

開平元年正月張文蔚率百官勸進○四月壬戌更名晁即位改元封唐王為濟陰王升汴州為開

封府建東都○李思安及晉人戰于潞州敗績

二年正月弒濟陰王弒臣子之大惡也書濟陰王從其書弒正梁罪名

三年正月如西都為西都都復燃燈以祈福風俗

相傳自天子至于庶人舉天復燃燈以祈福風俗

四年正月朔始用樂自唐未禮樂亡至此始用樂○二月泛九曲

池舟頤帝墮水舊史云

乾化元年正月王景仁及晉人戰于柏鄉敗績後是

晉州及魏州○九月朔御文明殿入閣命殿

二年六月友珪反帝崩年六十

論曰嗚呼天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為

偽也至于論次五代獨不偽梁而議者譏予失



春秋之旨以謂梁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春秋皆不絕其為君此予所以不偽梁者用春秋之法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為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為君矣書其為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得而掩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為惡者庶乎其息矣春秋於大惡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

末帝

而信乎後世與其為君而不得掩其惡以息人之為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予不偽梁之旨也

末帝太祖第三子友貞也為人美容貌沉厚寡言雅好儒士太祖即位封均王太祖遇弑友珪自立以王為東京留守趙巖至東都王私與謀遣朱象先等以禁兵討賊友珪死象先遣趙巖請王入洛陽王報曰夷門太祖所以興王業也北拒并汾東至淮海國家藩鎮多在東方命將出使利於便近是月即位于東都

貞明元年三月天雄軍亂賀德倫叛附于晉晉王



入魏州取德州

二年三月劉鄩及晉人戰于故元城敗績晉人取

衛州是冬河北諸州悉入于晉

三年十二月晉人取揚劉是年正月帝幸洛陽聞揚劉夫守即歸休與大

戰于胡柳汝漢晉大將則德威兩京共殺二十餘萬人

五年正月進軍于德勝自四年十二月晉人進軍

王奔德勝土山梁軍大敗晉拔濮陽梁人敗績遂於德勝口夾河置寨梁遣賀琛梁之敗績晉

六年四月朱友謙叛附于晉

龍德元年十月戴思遠及晉人戰于戚城敗績比攻魏州

二年正月戴思遠襲魏州取成安晉破契丹梁來

自是相州之西遂為梁有

三年四月唐人取鄆州晉始○五月王彥章取德

勝南城唐韋牟舟師斷德勝浮梁○冬十月王彥

章及唐人戰于中都敗績死之唐人取曹州盜竊

傳國寶奔于唐而帝崩帝名皇南麟進梁亡○唐不待滅梁而立

後唐本紀

莊宗

莊宗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

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唐德宗時有朱邪盡

忠居北庭之金滿州其子執宜歸唐其部落號勇

善騎射號沙陀軍執宜子曰赤心討龐勳以功拜

振武節度使賜姓名曰李國昌國昌子克用善騎

五代史後唐莊宗紀



射能仰中雙鳧因國昌拒命獲雲州後亡入韃靼
克用驍勇軍中號李鷄兕其一目眇及貴號獨眼
龍威名蓋代北在韃靼從羣豪射獵或掛針于木
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羣豪以為神黃巢陷京
師(中和)二年以步騎萬七千來赴敗巢將橫尸三
十里京師平克用功第一拜河東節度使○四年
黃巢敗走克用追至寬胸不及而還過汴朱全忠
饗之於上源驛夜以伏兵攻之會大雨滅火克用
隨電光還軍中訟其事于京師(僖宗)和(光啓)
元年朱玫討河中王重榮克用及以兵助重榮敗
玫于沙苑遂犯京師僖宗出居于興元○(大順)元
年朱全忠賂宰相張濬請伐克用戰于陰地濬軍

三戰三敗克用兵大掠晉絳至河中赤地千里○

二年攻王鎔于鎮州以十餘騎渡滹沱覘敵遇大

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襲之克用匿林中禱其馬

曰吾世有太原者馬不嘶馬偶不嘶以免○(乾寧)

二年(昭宗)使與李茂貞解仇封克用晉王○(天復)

元年全忠封梁攻下晉絳河中執王珂以歸晉失

三與國劉仁恭以燕叛晉乃為書幣聘梁以求和

梁以為晉弱大舉擊晉○二年梁軍乘勝圍太原

克用懼謀奔雲州又欲奔匈奴未決梁軍大疫解

去○四年梁遷唐都於洛陽改元天祐克用以謂

劫天子遷都者梁也天祐非唐號仍稱天復○六

年梁攻燕滄州劉仁恭來乞師克用欲不許存勗



諫曰此吾復振之時也今天下之勢歸梁者十七
八強如趙魏中山莫不聽命是自河以北無為梁
患所憚者惟我與仁恭耳若燕晉合勢非梁之福
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常困我而我急其
難可因德而懷之是一舉而兩得此不可失之機
也克用乃為燕出兵攻破潞州梁解圍去○七年
克用疾是歲梁滅唐五月卒

論曰嗚呼世久而失其傳者多矣豈獨史官之
繆哉李氏之先出於西突厥本號朱邪至其後
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拔野古為始
祖其自序云沙陀者北庭之磧也當唐太宗時
破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之人於此磧置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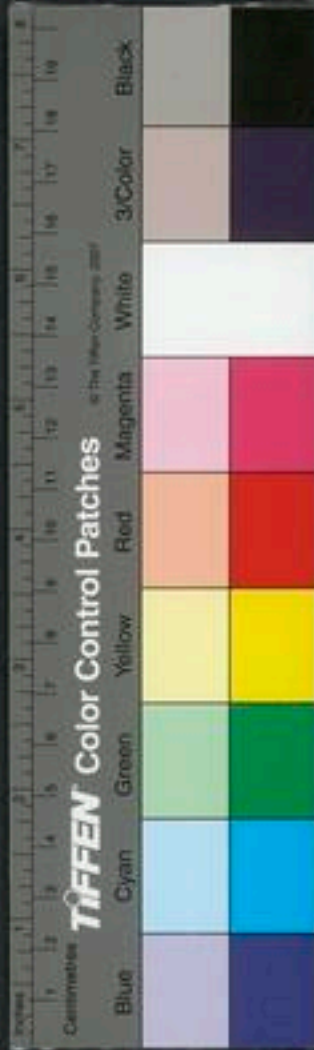
陀府而以始祖拔野古為都督其傳子孫數世
皆為沙陀都督然予考于傳記其說皆非也夷
狄無姓氏朱邪部族之號耳拔野古與朱邪同
時人非其始祖唐太宗破西突厥分諸部置十
三州以同羅為龜林都督府僕骨為金微都督
府拔野古為幽陵都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是
時西突厥有鐵勒延陀阿史那之類為最大其
別部有同羅僕骨拔野古等以十數蓋其小者
也又有處月處密諸部又有小者朱邪者處月
別部之號耳太宗二十二年已降拔野古明年
阿史那賀魯叛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
從賀魯戰于牢山為契苾何力所敗後百五六



十年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及子執宜見於中國而自號沙陀以朱邪為姓矣蓋沙陀者大磧也在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而夷狄無文字傳記朱邪又微不足錄故後世自失其傳至盡忠孫始賜姓李氏李氏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為貴種云存勗克用長子也初克用破孟方立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岡伶人奏百年歌至于衰老之際聲甚悲坐上悽愴時存勗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曰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此乎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于京師昭宗異其狀貌賜以鷓鴣卮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

貴無忘予家及長善騎射膽勇過人習春秋通大義尤喜音聲歌舞俳優之戲天祐五年即王位于太原叔父克寧殺李存質倖臣史敬鎔告克寧謀叛執而戮之梁夾城兵聞晉有大喪頗懈王乃出兵上黨行至三垂岡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會天霧晝暝兵行霧中攻夾城破之梁軍大敗凱旋告廟○十一年即梁乾化四年殺燕王劉守光用其父仁恭于鴈門割墓也○十二年魏軍亂賀德倫來附王入魏誅張彥以兵五百自衛號帳前銀槍軍○十八年正月魏州僧傳真獻唐受命寶一

同光元年四月帝即位國號唐以魏州為東京太原為西京十月滅梁





二年正月河南尹張全義及諸鎮進暖殿物○二月立劉氏為皇后以不正○七月如雷山賽天神

之夷狄○九月置水于城門禳焚惑禮以非

三年三月寒食望祭于西郊禮俗○五月皇太妃

薨廢朝五日太祖正室於莊宗為嫡母書太妃及輟朝見亂世禮壞而恩薄

四年二月趙在禮反于貝州李嗣源討之嗣源反

入于汴州郭從謙反四月帝崩年四十三帝崩為

之明宗嘗入洛葬其骨

明宗

明宗世本夷狄無姓氏父電為鴈門部將生子邈

信烈以騎射事太祖用李克太祖養為子賜名嗣源

以所將騎五百號橫衝都奮擊葛從周由是李橫

衝名重四方○同光元年梁唐相拒于河上李繼

韜叛降梁莊宗謂曰繼韜以上黨降梁而梁急攻

澤州吾出不意襲鄆州以斷梁右臂可乎嗣源曰

夾河之兵久矣苟非出奇則大計不決乃以步騎

五千涉濟至鄆州襲破之梁軍攻破德勝南柵莊

宗退保楊劉王彥章攻鄆州嗣源擊梁軍追至中

都擒彥章及張翰傑彥章雖敗而段凝悉將梁兵

屯河上莊宗未知所嚮諸將多言乘勝以取青齊

嗣源曰彥章之敗疑猶未知使聞而發救兵渡黎

陽數萬之衆舟楫非一日具也此去汴州不數百

里前無險阻方陣而行信宿可至汴州已破段凝

豈足顧哉郭崇韜亦勸之莊宗追嗣源以千騎至

汴攻封丘門王瓚開門降莊宗後見嗣源大喜手攬其衣以頭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

天成元年四年郭崇韜朱友謙以讒死嗣源名

位高亦見疑忌趙在禮反嗣源至魏軍變與在禮

合莊宗崩入洛即位易斬練以袞冕以遠辭其情

○七月安重誨殺馬延于御史臺門御史以於百

門惡甚矣○八月以象笏三十二賜百官之無笏者朝廷甚

○二年春正月更名亶○三月幸會節園羣臣買

宴君著買宴見君臣之失

三年御札求直言

四年五月朝羣臣賀朔見亂世舉非禮之不意者

長興元年八月張延朗為三司使三司使始於此

二年五月殺安重誨及妻張氏子崇質崇緒

四年十一月秦王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君

不待疾以兵求立帝崩年六十七

論曰嗚呼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三代之王有

天下者皆數百年其可道者數君而已况五代

邪予聞長老為予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為人純

質寬仁愛人於五代之君有足稱也嘗夜焚香

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

願天早生聖人自初即位減罷宮人伶官廢內

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壽殿火災有

司理之請加丹雘喟然嘆曰天以火戒我豈宜

五代史後唐明宗紀九



增以侈邪歲嘗旱而已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
宮中無掃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問馮道等
民間疾苦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
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吏有
賊輒寘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詔書褒廡吏孫
徽等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亦有意於治矣其
即位時春秋已高不通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
年於五代之君最為長世兵革粗息年屢豐登
生民賴以休息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屢以非
辜誅殺臣下至於從榮父子之間不能慮患為
防而變起倉卒陷以大惡帝亦由此飲恨而終
當是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曰為

國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
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
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賢士蔽匿深可畏
四民遺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
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識
者皆多澄言切中時病若從榮之變任圜安重
誨等之死可謂上下相徇而毀譽亂真之蔽矣
然澄之言豈止一時之病凡為國者可不戒
哉

愍帝

愍帝明宗第五子從厚也為人形質豐厚明宗以
類已特愛之○長興二年徙鎮天雄明宗病甚



遣召王于鄴明宗崩即帝位

應順元年正月改元用樂○二月潞王從珂反○三月安從進叛殺馮贇朱弘昭自殺從進傳二首于從珂帝如衛州

不書帝崩者當於廢帝紀書

廢帝

廢帝鎮州平山人也本姓王氏母魏氏少寡明宗過平山掠得之有子已十餘歲明宗養以為子名曰從珂及長驍勇善戰明宗愛之自晉兵戰梁子河上從珂嘗立戰功莊宗呼其字曰阿三不徒與我同年其敢戰亦類我○明宗立拜河中節度使封潞王時明宗春秋已高王於諸子次最長安重誨患之數請行軍法明宗不聽後重誨見殺乃為

鳳翔節度使愍帝即位朱弘昭馮贇用事徙王為北京留守王擁城反

清泰元年三月愍帝出居衛州王以太后令降天子為鄂王及即帝位弑之

三年三月石敬瑭反○十一月契丹立晉楊光遠

殺張敬達以軍叛降于契丹契丹及晉人至潞州帝崩年五十一

帝自焚死晉高祖命英其燼骨於徽陵城中

論曰嗚呼君臣之際可謂難矣蓋明者慮於未

崩而前知暗者告以將及而不懼故先事而言

則雖忠而不信事至而悔其可及乎重誨區區

獨見潞王之禍而謀之不臧至於殞身赤族其

隙自茲及愍帝之亡也穴於徽陵其土一壠路



人見者皆為之悲使明宗為有知其有媿於重
誨矣哀哉

後晉本紀

高祖

高祖其父臬拔鷄出於西夷自朱邪歸唐從晉王
征伐有功官至洛州刺史生敬瑭其姓石氏不知
其始也敬瑭沈厚寡言明宗妻以女永寧公主嘗
隸明宗帳下號左射軍莊宗為劉鄩所掩敬瑭馳
取之莊宗拊其背而壯之手唱以蘇啖蘇趙在
禮之亂明宗討之至魏而兵變明宗初欲自歸于
天子明已不反敬瑭曰豈有軍變於外上將獨無
事乎且猶豫者兵家大忌不如速行願得騎兵三

百先攻汴州夷門天下之要害也得之可以成事
明宗然之遂入汴莊宗自洛後至而兵潰明宗立
拜保義軍節度使○清泰元年復鎮太原來朝京
師潞王反愍帝出奔遇敬瑭于道敬瑭幽帝于衛
州

天福元年徙鎮天平敬瑭不受命謂其屬曰先帝
受吾太原使老焉今無故而遣是疑吾反也且太
原地險而粟多吾當內撤諸鎮外求援於契丹桑
維翰劉知遠等以為然乃上表論廢帝不當立請
立許王從益廢帝命張敬達討之敬瑭未援於契
丹耶律德光入鴈門與唐兵戰敬達大敗敬瑭見
德光約為父子十一月即位以幽涿薊檀順瀛漢



蔚翔雲應新媽儒武家州入于契丹○十二月御

札求直言二年五月

二年六月傳箭于符彥銳

三年二月諸鎮皆進物以助國茂民以獻其上君臣同欲賄路公行

○三月禁造銅器○七月以皇業錢作受命寶于天

○十一月除鑄錢令

四年七月復禁鑄錢

五年冬至始用二舞

七年六月帝崩年五十一

出帝敬儒高祖凡也高祖六子五皆早死而重

睿幼故重貴得立高祖為契丹所立謀以一子留

守太原契丹指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遂拜太原

尹天福三年冬封鄭王高祖崩帝即位使石德超

以御馬二撲祭于相州之西山夾狄

八年三月寒食望祭顯陵于南莊焚御衣紙錢焚

望祭之事○五月追封皇伯敬儒為宋王○六月

括借民粟穀藏粟者○十月立馮氏為皇后馮氏

母為叔

開運元年正月北征○三月籍民為武定軍率借

民財

三年十二月杜威李守貞張彥澤以軍叛降于契

丹彥澤犯京師殺桑維翰契丹滅晉

論曰嗚呼余書封子重貴為鄭王又書追封皇



伯敬儒為宋王者豈無意哉禮兄弟之子猶子也重貴書子可矣敬儒出帝父也書皇伯者何哉出帝立不以正而絕其所生也蓋出帝於高祖得為子而不得為後者高祖自有子也方高祖病抱其子重貴置於馮道懷中而托之出帝豈得立耶晉之大臣既違禮廢命而立之以出帝為高祖子則得立為敬儒子則不得立於是深諱其所生而絕之以欺天下為真高祖子也禮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使高祖無子出帝得為後而立以正則不待絕其所生以為欺也故余書敬儒為宋王者以見其立不以正而滅絕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

後漢本紀

高祖

高祖姓劉氏初名知遠其先沙陀部人後居太原嚴重寡言面紫色目多白睛與晉高祖俱事明宗為偏將潞王反愍帝出奔高祖自鎮州朝京師遇愍帝于衛州議事未決左右欲兵之知遠擁高祖入室盡殺愍帝左右高祖將舉兵知遠與桑維翰密為高祖謀畫贊成之高祖即位拜河東節度使北京留守知遠從高祖起太原有佐命功自出帝立與契丹絕盟用兵北方常疑知遠勳位已高幸

晉多故而有異志每優尊之

開運四年契丹犯京師出帝北遷王遣王峻奉表



契丹耶律德光呼為兒賜以木榻虜法貴之如中國
几杖峻還為王言契丹必不能有中國乃議建
國二月張彥威等上牋勸進帝即位稱天福十二
年○三月契丹遜開漢起太原畏而去○五月蕭翰遜歸于
契丹以李從益唐明宗子知南朝軍國事○六月殺李
從益及其母于京師甲子至自太原戊辰改國號
漢以漢高皇為高祖光武為世祖皆不祧

乾祐元年正月帝崩年五十四

隱帝

隱帝高祖第二子承祐也乾祐元年二月帝即位
三年十一月郭威反宋延渥反附于威郭允明反
帝崩蘇逢吉自殺漢亡

論曰

嗚呼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古今不以

為重也孔子未循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

昏主妄庸之史其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

一二數之其謂一為元亦未嘗有法蓋古人之

語爾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為春

秋大法遂以改元為重事自漢以後又名年以

建元而正偽紛雜稱號遂多不勝其紀五代亂

世其事無法而不合於理者多矣至年號乖錯

以惑後世則不可不**明初梁太祖**以乾化二年

遇弒明年末帝已誅友珪黜其鳳曆之號復稱

乾化三年尚為有說至漢高祖建國黜晉出帝

開運四年復稱天福十二年者蓋以愛增之私

五代史

後漢隱帝紀

十五



爾方出帝時漢高祖居太原嘗憤憤下視晉而
晉亦陽優禮之幸而未見其隙及契丹滅晉漢
未嘗有赴難之意出帝已北遷方陽以兵聲言
追之至土門而還及其即位改元而黜開運之
號則用心可知矣蓋其於出帝無復君臣之義
而幸禍以為利者其素志也可勝嘆哉夫所謂
有諸中必形於外其見於是乎

後周本紀

太祖

太祖姓郭氏諱威邢州堯山人也少孤依潞州人
常氏潞州李繼韜募勇敢士為軍卒威年十八應
募負氣好使酒以通書算補軍吏好讀閻外春秋

略知兵法漢高祖起兵太原即位拜威樞密副使
高祖疾以隱帝託威拜樞密使時李守貞趙思綰
王景崇相次反隱帝遣白文珂常思等討之無功
乃使西督諸軍威居軍中延見賓客廢衣博帶及
臨陣行營幅巾短服與士卒同將士皆歡樂威至
河中治攻具破羅城守貞死思綰景崇降隱帝勞
威以玉帶威辭以破賊皆將相之賢帝悉召楊邠
史弘肇蘇逢吉等皆賜之威又推功大臣請加爵
賞及宗室方鎮由是濫賞遍天下建祐三年拜鄴
都留守以樞密使之鎮蘇逢吉謂樞密使不可以
藩鎮兼領卒以樞密使行隱帝與李業等謀使郭
崇殺威使者至威召魏仁浦謀於卧內仁浦勸威

反倒用留守印為詔書詔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
將校憤然效用十一月威舉兵渡河隱帝乃誅威
家屬于京師郭允明弒隱帝于趙村威入京師縱
火大掠率百官朝太后請立齊為嗣高祖弟也十二
月威伐契丹至澶州旋王峻遣郭崇殺齊于宋
州太后制以威監國

廣順元年正月即位改元○劉崇自立于太原高祖

也○二月寒食望祭于蒲地佛寺

顯德元年正月帝崩年五十一

世宗

世宗諱榮本姓柴氏邢州人也幼從姑長太祖家
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為子器貌英奇善騎射通

書史黃老周兵起魏犯京師留榮守魏

顯德元年正月帝即位

二年二月御札求直言○五月大毀佛寺禁民親
無侍養而為僧尼及私度者○九月頒銅禁

五年三月克淮南十四州以江為界○七月頒均
田圖○十一月作通禮正樂

六年四月取乾寧軍取益津關以為霸州取瓦橋關以

州○五月取瀛州○六月帝崩年三十九

帝神武雄略一代英主留心政事摘伏辨姦駕
馭豪傑文武參用然稟性傷於太察用刑失於

太峻事行之後多自追悔而降年不永美志不
就悲夫舊史云



恭帝

恭帝世宗第四子宗訓也世宗北取三關遇疾還

京始封宗訓為梁王及崩嗣位

七年正月鎮定三州奏契丹與劉延鈞合勢入寇

太祖北征晚至陳橋驛軍變擁逼南歸恭帝自內

降削乃禪位時正月五日善史

論曰嗚呼五代本紀備矣備謂表亂之君臣之

際可勝道哉梁之友珪反其父唐戕克寧在宗殺

而殺存又其宗殺從璨明宗殺則父子骨肉之

恩幾何其不絕矣太妃薨而輟朝在宗同立劉

氏在宗同馮氏為皇后出帝初年則夫婦之倫幾何

其不乖而不至於禽獸矣寒食野祭而焚紙錢

出帝初年居喪改元而用樂歷帝初年殺馬延明宗大及

任圜二天成則禮樂刑政幾何其不壞矣至於賽

雷山二同光傳箭清泰二年而撲馬出帝初年則中國

幾何其不夷狄矣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

顯德二年在平淮右五年克津復三關益津關

存口開重復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方內延儒

學文章之士考制度脩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

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為人明達英果論

議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

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

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以利人為急



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况銅像豈
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
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
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皆習知之期以
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為志意豈小哉其伐
南唐問宰相李穀以計策後克淮南出穀疏使
學士陶穀為贊而盛以錦囊嘗置之坐側其英
武之材可謂雄傑及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豈
非所謂賢主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史家猶
譏其輕社稷之重而侏侏一勝於倉卒殊不知
其料彊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契丹得不可
失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
之所及也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一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二

後梁家人傳

梁之惡極矣自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遺毒流于天下豪傑並起孰不欲戡刃於胷然卒不能少挫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強矣及其敗也因一二女子之娛至於洞胷流腸剖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末未始不起於女色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者至唐晉以後親踈嫡庶亂矣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二

後梁家人傳

梁之惡極矣自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遺毒流于天下豪傑並起孰不欲戡刃於胷然卒不能少挫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強矣及其敗也因一二女子之娛至於洞胷流腸剖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末未始不起於女色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者至唐晉以後親踈嫡庶亂矣



文惠皇后王氏

梁太祖母后王氏生三子曰全昱曰存次太祖后少寡携三子傭食劉崇家太祖鎮宣武置酒大夫前舉觴為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先人也后曰汝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朱二存與汝俱從黃巢獨死蠻嶺其孤在午溝汝今富貴不念之乎太祖乃召存諸子歸太祖即位追尊文惠皇后

元貞皇后張氏

元貞皇后張氏太祖少以婦聘之生末帝封魏國夫人后賢明精悍動有禮法雖太祖剛暴亦嘗畏之太祖每以外事訪之后言多中太祖時時暴怒殺戮后嘗救護人賴以全太祖嘗出兵行至中途后意以為不然馳一介召之如期而至○太祖破朱瑾納其妻以歸后見瑾妻悽然泣下曰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為之感動乃送瑾妻為尼卒追謚元貞皇太后已死太祖始為淫荒卒以及禍

博王友文

友文太祖養子也

本姓

友珪太祖與送旅婦人野

合而生也辯詰多智友文多材藝太祖即位嫡嗣

未立心獨屬友文太祖自張后崩無繼室諸子在

鎮皆邀其婦入侍友文妻王氏有色尤寵之太祖

病久王氏與張氏

友珪

專房侍疾太祖謂王氏曰



汝之東都召友文來吾與之決時留守東宮乃以友珪為萊州刺史友珪懼見韓勅計事勅隨友珪夜三鼓斬關入寢中馮廷諤友珪親史以劍犯太祖洞其腹腸胃皆流友珪祕喪殺友文後象先以禁兵入宮友珪使廷諤刃其妻及已

康王友孜

友孜太祖子目重瞳嘗自負當為天子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夢人害已既寤聞榻上寶劍鎗然有聲乃索寢中得刺客殺之遂誅友孜由此遂踈弱宗室信任趙巖張漢傑以至亡

論曰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弑君友珪以子弑父一也與弑

即位踰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珪不得列于本紀何也且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是與其父也豈春秋之旨哉予應之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予奪其子而後彰然末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者國之臣子任其責予於友珪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後唐太祖家人傳

正室劉氏

太祖正室劉氏封秦國夫人明敏多智略習兵機嘗教侍妾騎射以佐太祖太祖追黃巢還過梁梁王邀置酒夜以兵攻之左右有先脫歸者以難告



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大將謀保軍以還
遲明太祖還軍欲舉兵擊梁夫人曰公本為國討
賊今梁事未暴而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
不若歛軍還鎮自訴于朝太祖從之○梁圍太原
晉兵屢敗李存信勸太祖亡入北邊收兵以圖再
舉夫人罵曰存信代北牧羊兒耳安足與計成敗
且公嘗笑王行瑜棄邠州走卒為人擒昔公亡在
鞭輶幾不能脫賴天下多故乃得南歸今屢敗之
兵散亡無幾一失其守誰肯從公北邊其可至乎
太祖悟乃止

皇后劉氏

莊宗皇后劉氏父劉叟表建豐得后納之晉宮太

后賜莊宗生子繼岌莊宗愛之遂專寵其父詣魏
宮上謁然劉氏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因大
怒命笞劉叟于宮門莊宗即位欲立劉氏未發郭
崇韜希旨言劉氏當立遂冊為皇后莊宗自滅梁
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政后用事於中好聚斂遣
人為商賈四方貢獻必分為二一以上天子一以
入中宮宮中貨賄山積唯寫佛書饋僧尼而莊
宗由此亦佞佛○同光三年秋大水兩河之民流
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六軍往往殍踣乃預借明
年夏秋租稅百姓愁苦莊宗與后荒于畋遊時大
雪軍士寒凍金鎗衛兵萬騎所至責民供給壞什
器徹廬舍焚之縣吏懼竄山谷明年三月客星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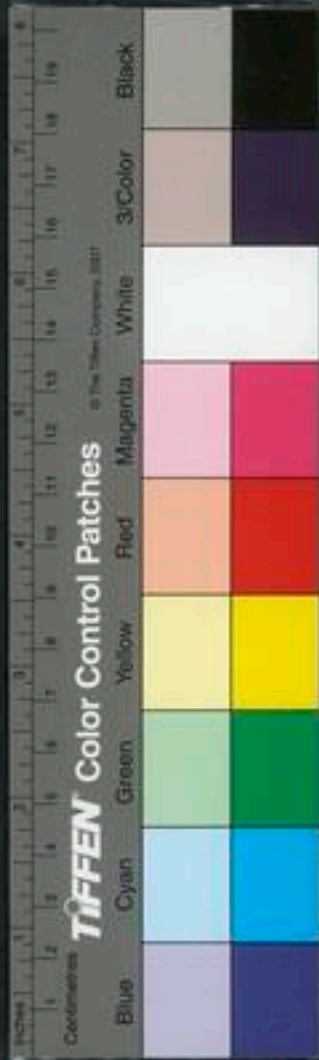
天庫有星流于天棓占星者言御前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宰相請出庫物給軍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亦有天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賚軍軍士詎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為莊宗幸汴軍士離散莊宗見從官執兵仗者勞曰適報魏王平蜀得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崩后與李存渥姦至太原削髮為尼(明宗)入賜死

○唐自朱邪得姓而為李氏得國而為晉得天下而為唐其始出於夷狄而終以亂亡故其世次不可詳見其可見者曰太祖四弟八子五孫三世而

絕

克寧 太祖弟

克寧居兄弟中最賢太祖病召莊宗屬張承業與克寧太祖崩(莊宗)即位告克寧曰兒年孤稚恐不足當大事叔父勲德俱高先王嘗任以政敢以軍府煩季父以待兒之有立克寧曰吾兄以兒屬我誰敢易之因北而再拜初(太祖)起雲翔得驍勇之士養為子而與英豪戰爭卒成霸業諸養子麾下皆有精兵恃功自恣常見優假及新王立或託疾不朝或見而不拜養子存顥存實告克寧曰兄亡弟及古之道也以叔拜姪理豈安乎人生富貴自當取之克寧曰吾家三世父慈子孝先王土宇苟



有所歸吾復何求克寧妻孟氏剛悍存顯等各遣
妻入說孟氏數迫克寧克寧仁而無斷惑於羣言
幸臣史敬鎔見太后告克寧與存顯謀執王及太
后以降梁莊宗召承業告曰季父所為如此然骨
肉不可自相魚肉吾當避賢路以紓禍於吾家承
業等因請誅之

存義

本祖子
莊宗

存義娶郭崇韜女時妖人楊干即用事自言有墨
子術能役使鬼神化丹砂水銀(莊宗)頗神之其妻
出入宮禁存義往往朋淫其家及崇韜被族莊宗
遣宦官陰察外議而宦官因欲盡誅崇韜親黨乃
誣存義過千郎家號泣為婦翁稱冤莊宗怒誅之

繼岌

莊宗
長子

繼岌(同光)三年封魏王伐蜀為行營都統郭崇韜
為招討使自出師至降王行凡七十五日兵不血
刃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繼岌雖為都統而軍政號
令一出崇韜及破蜀崇韜日決軍事將吏賓客趨
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牙門間然已而宗
弼率蜀人請崇韜鎮蜀(莊宗)遣宦官馬彥珪視崇
韜去就時兩川新定孟知祥未至崇韜遣任圜等
招集恐後生變故師未即還彥珪將行劉皇后為
教與繼岌使殺崇韜遂班師至興平聞明宗反至
渭南左右皆潰繼岌徘徊泣下謂李環曰吾道盡
途窮子當殺我環縊殺之

後唐明宗家人傳

淑妃王氏

明宗淑妃王氏餅家子也有羞色號花見羞少責
梁故將劉鄩為侍兒後明宗納之議立皇后而曹
氏當立曹氏謂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
我王氏曰后帝匹也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
氏為皇后王氏為淑妃明宗病妃專用事段安重
誨秦王從榮皆與馬石敬瑭兵犯京師妃與許王
從益後宮生子匿鞠院晉遣都汴以妃子母置宮
中封從益郟國公以奉唐祀契丹犯京師乃召從
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逃於微陵域中使者迫之
遂以從益權知南朝軍國事漢高祖擁兵而南從

益召高行周等為拒行周不至乃謀開城自守妃
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乃上書迎漢
高祖高祖聞其嘗召行周乃遣鄩從義入京師殺
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
寒食持一盃飯洒於明宗墳上聞者悲之

從璟明宗子

從璟從莊宗戰有功明宗軍變于魏莊宗謂曰爾
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為亂軍所
逼爾宜往宣朕意從璟至衛州為元行欽所執從
璟呼曰我父為亂軍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不至
魏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如汴將士多亡獨
從璟不去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復欲遣從璟通
五代史 唐從璟傳



問行欽以為不可遂殺之

論曰嗚呼無父烏生無君烏以為生世之言曰為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不相為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為其子者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顧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捨兵而歸我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射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君赦已則終喪而

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父子君臣之際詳矣使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從璟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哉

秦王從榮

明宗子

從榮為人輕雋而鷹視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浮薄之徒日進諛佞以驕其心明宗不能裁制嘗問曰甫軍政之餘習何事業對曰有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汝將家子文章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喜聞之其餘不足學也是歲封秦王受冊朝太廟明宗



召大臣議立太子事從榮入白曰臣聞奸人欲立
臣為太子臣實不願也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
諸公議立吾為太子是欲奪吾兵柄時判六軍
衛事幽
之東宮耳延光等患之乃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
帥有司言元帥或統諸道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
大元帥之名請自節度以下凡領兵職者皆具橐
鞬以軍禮庭參其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初見
亦如之其後許如客禮凡元帥府文符行天下皆
用帖升班在宰相上嘗命寮屬試作征淮檄陳已
平一天下之意將相大臣見從榮權位益隆而輕
脫如此皆知其禍莫敢言者明宗疾從榮入問起
居見帝已不知人乃謀兵入宮馮贛入見曰從榮

反已攻端門明宗問朱弘昭等對曰實有之明宗
命以兵守諸門從榮擁兵叩端門左掖門亦閉乃
走歸河南府兵潰皇城使安從益殺之明宗聞已
死悲咽幾墮於榻絕而蘇者再馮道率百寮入見
明宗曰吾家事若此君臣相傾泣下沾襟從榮死
六日而帝崩

後唐廢帝家人傳

重美廢帝子

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廢帝即位封雍王石敬瑭
反廢帝如河陽重美守京師居民出城以竄門者
禁止之重美曰國家多難不能與民為主而禁其
避禍可乎因縱民出晉兵將至劉后積薪將焚其
五代史



宮室重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勞民力
取怨身後耳后以為然廢帝自焚后及重美俱死
論曰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不正也夫禮者所以
別嫌而明微也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子子
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唐一號而
三姓周一號而二姓唐太祖莊宗為一家明宗
愍帝為一家廢帝為一家周太祖為一家世宗
為一家別其家而同其號者何哉唐從其號見
其盜而有也周從其號與之也而別其家者昭
穆親疎之不可亂也號可同家不可不別梁博
王友文之不別何哉著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
友文始存之所以戒也

後晉家人傳

高祖皇后李氏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女也出帝尊為皇太后馮
后用事太后數訓戒之出帝不從乃及于敗耶律
德光已降晉兵遣張彥澤先犯京師太后與帝欲
自焚嬖臣薛超止之范質為帝草降表又為太后
表陳謝德光入京師封帝負義侯遣于黃龍府舉
族徙帝而北太后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
陽佛寺無使我為虜地鬼也

出帝皇后馮氏

出帝皇后馮氏高祖為重胤娶封吳國夫人重胤
卒高祖崩出帝納為后契丹犯京師暴帝之惡曰
五代史



納叔母於中宮亂人倫之大典后隨帝北遷哀帝之辱數求毒藥以死而藥不可得

論曰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同宗之子為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偽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為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為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屬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大偽也聖人以人道莫大

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為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偽可以為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為人之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期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為也晉氏起



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為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為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後漢家人傳

周太祖敗漢兵而隱帝遇弒太祖入京師白太后高祖李后立漢嗣遣馮道迎高祖贊高祖道揣太祖意不在贊謂曰公此舉由衷乎太祖指天為誓道既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為謬語人今謬語矣贊至宋州太祖自澶州為兵擁還京師贊以幽死詳見馮道傳初贊自徐入也以鞏廷美楊溫守徐州及聞贊不得立乃閉城拒命廣順元年王彥超克徐州廷美等見殺

論曰嗚呼予既悲湘陰公贊之事

太祖監國漢太后下詔封

之又嘉鞏庭美楊溫之所為贊於漢世非嫡長特以周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當是時天下皆知贊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溫區區為贊守孤城以死何愧於死節之士哉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周嘗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皆言庭美等納款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疑狀亦不見皆不可知也予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不得列於死節之士惜哉

後周太祖家人傳

皇后柴氏

太祖一后三妃聖穆皇后柴氏邢州人與太祖同



里遂以歸焉太祖微時喜飲博任俠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狀貌奇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及太祖即位后已卒追冊為皇后

後周世宗家人傳

周太祖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為子是為世宗守禮居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第以元舅禮之

論曰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為天子而瞽叟殺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為世立言之說也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蓋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

嚴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何而可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蓋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為非孝者所以教人為善其意一也孰為重刑一人未必能使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絕人道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能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為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瞽叟守禮至於殺人則孝矣然有不得如其意則擇輕重而處之世宗知權明矣

皇后符氏



世宗皇后符氏父魏三彥卿后世王家出於將相之貴明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有術者善聽人聲守貞出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貞曰吾婦猶為天下母吾取天下何疑於是決反及守貞敗崇訓自殺家人后走匿以帷幔自殺及漢兵入其家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曰郭公與吾父有舊汝輩無犯我軍士見之不敢迫太祖聞而竒之世宗性持英銳聞后如此遂納為繼室(世宗即位冊為皇后)

(論曰)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父受其子亦或有所不得私焉當太祖舉兵于魏漢遣劉鉢誅其家族於京師酷毒備至於心矣

後太祖入立遣人責鉢鉢辭不屈太祖雖深恨之然以鉢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妻子之被殺者其言深自隱痛之而已不敢有非漢之辭焉蓋知其曲在已故存其辭以見周之有媿於心矣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二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三

後梁臣傳

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其仕不及于二代者以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者作雜傳夫入于雜誠君子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敬翔

翔字子振客大梁為人作殘刺傳之軍中所作皆俚俗語太祖愛之問曰子讀春秋所記何事翔曰諸侯爭戰之事太祖曰兵法可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與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三

後梁臣傳

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其仕不及于二代者以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者作雜傳夫入于雜誠君子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敬翔

翔字子振客大梁為人作殘刺傳之軍中所作皆俚俗語太祖愛之問曰子讀春秋所記何事翔曰諸侯爭戰之事太祖曰兵法可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與



蔡人戰汴翔為太祖謀畫多中太祖喜以得翔之
晚梁之篡弒翔謀為多○(太祖)即位以唐樞密院
故用宦者乃改為崇政院以翔為使遣金鑾殿大
學士○翔深沉有大略從太祖用兵三十餘年細
大之務必關之翔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
上得休息○友珪立以翔謀臣懼其圖已乃以李
振代翔為崇政使○(末帝)即位趙嚴用事梁盡失
河北與晉相拒楊劉翔曰故時河朔半在以先帝
之武御貔虎之臣猶不得志於晉今晉日益強梁
日益削陛下與計事者非其近習則親戚之私而
晉攻楊劉李亞子負薪渡水為士卒先陛下委蛇
守文以儒雅自喜遣賀瓌為將豈足當彼餘鋒乎

王彥章敗段凝握精兵顧望不來翔曰臣今為相
實朱氏老奴爾事陛下如即君今疑不來敵勢已
迫臣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及莊宗入汴李振
邀翔入見翔曰李振謬為丈夫矣何面目入梁建
國門乎乃自經卒

朱珣

珣為(太祖)創立軍制選將練兵甚有法梁敗黃巢
破秦宗權東并兗鄆常勇出諸將後因斬唐賓太
祖執殺之

龐師古

師古事(太祖)為將出兵必受方略與葛從周攻楊
行密于淮南營清口地勢卑或請就高為柵師古



以非太祖命不聽及淮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淮人決河上流水至矣師古以為搖動士卒斬之已而水至兵不能戰遂見殺

論曰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強於天下而吳人號為輕弱然師古再舉擊吳輒再敗以死其後太祖自將出光山攻壽春然亦敗也自高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揚爭孫揚揚行客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強遭至弱如此此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衆以弱而勝強者顧兵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會邪

葛從周

從周字通美少從黃巢敗降梁後太祖遣略地山東五日而下三州潞州邢州慈州皆斬殺其刺史○太祖遣攻劉守文于滄州以蔣暉監其軍暉語諸將以燕兵不可迎戰宜縱入城而後取之從周怒曰兵在上將豈監軍得言且暉之言乃常談爾勝敗之機在吾心暉豈知之乃逆仁恭戰于老鷓堤敗之太祖即位拜上將軍

寇彥卿

彥卿字俊臣開封人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鍾工騎射好書史善伺太祖意太祖曰敬翔劉捍寇彥卿皆天為我生之賜以所乘愛馬一丈馬太祖圍鳳翔彥卿為排陣使乘馬馳突陣前太祖曰



真神將也○太祖遣奉表昭宗迫請遣都彥卿悉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拆屋為棧浮渭而下道路號哭罵國賊崔徽朱溫使我至此昭宗顧瞻陵廟徇徨不忍去謂左右為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遣人告太祖以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太祖怒顧彥卿曰汝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即日迫上道太祖即位拜感化軍節度使

劉鄩

鄩密州人少事王師範師範敗降梁太祖以為元從都押衙是時太祖將吏皆功臣舊人鄩一旦以降將居其上及諸將見鄩皆用軍禮鄩居自如太

祖益奇之末帝時為開封尹莊宗入魏鄩以太原可襲乃結草為人執旗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至樂平遇雨不克進末帝以書責鄩鄩報曰晉兵銳未可擊請人給米千斛米盡則敵破矣末帝怒遣督其軍鄩召諸將坐之軍門人以河水一杯飲之諸將或飲或辭鄩曰一杯之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莊宗與諸將謀曰劉鄩學六韜喜以機變用兵本欲示弱以襲我今見迫必求速戰乃聲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潛兵其州鄩果報末帝曰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莊宗自貝州返趨擊之鄩忽見晉軍驚兵稍却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為兩



方陣夾之鄆為圓陣以禦晉人兵再合鄆大敗河
朔皆入于晉後段凝譖鄆醜之

牛存節

存節字賢正青州人事諸葛爽爽卒存節顧其徒
曰天下淘淘當得英雄事之乃歸梁○從康懷英
攻潞州以兵歸至天井關聞晉攻澤州存節曰吾
行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不欲救
之存節曰事急不赴豈曰勇士舉策而先士卒隨
之及入城晉人穴地道攻之存節選勇士亦穴地
應之晉解去○遣匡國節度使同州水賊無井始
劉知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朱友謙叛梁與岐
合圍持久欲以渴疲之存節禱而擇地鑿井八十
水甘可食友謙不能下及梁晉相踞於河上存節
病瘠治軍督士未嘗言病病革歸卒

楊師厚

師厚潁州人從晉奔梁梁攻王師範師厚戰臨朐
擒偏將八十人為天雄節度使梁太祖與晉戰河
北乃為招討使悉領梁之勁兵矜俗難制復置銀
搶劾節軍友珪欲圖之召師厚計事其吏勸勿行
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雖往無如我何乃
以勁兵二萬朝京師末帝謀討友珪問於趙巖巖
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揚公得一言諭禁軍吾事立
辦未帝使布腹心師厚遣其將見表象先計事卒
殺友珪未帝封師厚鄴王詔書不名事無臣細皆



詔之已而卒末帝為之受賀於宮中

賀瓌

瓌字光遠濶州人事朱宣為指揮使梁太祖攻朱
瑾于兗州瓌救之趨待賓館以六壬占之得斬關
名以爲吉乃選兵夜馳百里期至待賓以逆瓌擊
敗之降其卒三千是日大風揚沙蔽天太祖曰天
怒我殺人少耶即盡殺降卒而繫瓌瓌感太祖不
殺誓以身自効○晉取劉鄩瓌與謝彥章有隙伏
甲殺之莊宗曰將帥不和梁亡無日矣乃以輕兵
襲濶州瓌躡之戰于胡柳陂晉軍亂斬其將周德
威既又大敗晉取濶州夾河為柵瓌以舟兵攻南
柵不能得還以疾卒

謝彥章

彥章幼事葛從周從周授之兵法以千錢置大盤
中為行陣偏伍之狀示以出入進退之節事梁太
祖為騎將賀瓌善用步卒而彥章與温裕善將騎
兵温裕所將不過三千彥章多而益辨彥章為將
好禮儒士雖居軍中嘗儒服或臨敵禦衆肅然有
將帥之威左右馳驟疾若風雨晉人望其行陣整
齊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名重敵中賀瓌誣以
反殺之

後唐臣傳

郭崇韜

崇韜代人明敏以材幹見稱莊宗為晉王孟知祥



為中門使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可代
公者知祥乃薦崇韜為之○莊宗即位拜樞密使
梁王彥章破德勝唐軍東保揚劉彥章圍之莊宗
引短兵出戰為彥章伏兵所射大敗時唐已得鄆
州崇韜曰彥章圍我其志在取鄆州臣願得兵數
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彥章必
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莊宗乃遣崇韜與毛璋
將數千人渡河築壘於博州六日壘成彥章果引
兵急攻之時大暑彥章兵熱死攻壘不克還趨揚
劉莊宗擊敗之○唐自失德勝梁兵日掠澶相取
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入于梁契丹數犯
幽涿又聞康延孝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莊宗

以問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
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為界與梁約罷兵庶為
後圖莊宗問崇韜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
戰爭生民苦轉餉十餘年矣今大號已建自河以
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今得一鄆而棄之雖欲指
河為界誰為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
賈征輸必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退保
揚劉道路轉徙耗亡太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
竭民而歛不支數月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
延孝來自梁奔唐盡得梁之虛實此天亡之時也願陛
下分兵守魏固揚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
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



問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况成筭已決區區常談豈足信也莊宗即日下令軍中夜渡楊劉徙鄆州入襲汴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拜侍中莊宗即位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內臣而并辭鎮陽優詔不允崇韜辭不已遂罷其命同光三年夏莊宗患宮中暑濕欲得高樓避暑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感暑被甲乘馬不以為勞今居深宮陰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切

諫由是讒間愈入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為總管當行而崇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為自安計乃曰魏王繼岌國之儲副而功未立且親王為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必為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無以易卿也乃以繼岌為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為招討使軍政皆決崇韜唐軍入蜀所至即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向延嗣勞軍從襲等共搆之延嗣還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矯詔魏王殺之

安重誨

重誨應州人少事明宗為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



國以為中門使及兵變于魏所與謀議大計皆重
誨決之明宗即位以為兵部尚書累加侍中兼中
書令事無大小皆以參決其勢傾動天下雖其盡
忠勞心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福自出旁無賢
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累所生至於臣主俱
傷幾滅其族斯具可哀者也重誨嘗出過御史臺
門殿直馬廷諷觸其前導重誨怒即臺門斬廷而
後奏宰相任圜判三司以其職事與重誨爭不能
得圜怒辭疾退居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
詔殺圜而後白誣圜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
也其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
重誨然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

曰偽也答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
却之明宗陰取之他日按鷹于西郊戒左右無使
重誨知○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狡却而不
白○馬牧軍使田令方牧馬瘠多斃坐劾當死重
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貴畜而賤
人令方因減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也○重誨以
天下為己任欲內為社稷之計外制諸侯之強然
輕信韓玘之譖而絕錢鏐之臣徒陷彥溫至死而
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嚴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
而董璋叛四方騷動師旅並興如投膏止火此獨
見之慮禍累所生也○錢鏐據兩浙自梁及莊宗
常重其禮明宗即位鏐寫書重誨其禮慢重誨遣



韓玫使鏗及玫還諧昭遇坐死乃下制削鏗官爵
錢氏遂絕於唐○潞王從珂為河中節度使重誨
以非李氏子欲陰圖之從珂閱馬黃龍莊其牙內
指揮使楊彥溫以叛從珂曰彥溫非叛也得樞密
院宣請公趨歸朝廷耳從珂上變明宗疑其事重
誨固請用兵明宗遣藥彥稠討之誠曰為我生致
彥溫吾將自訊其事彥稠希重誨旨斬彥溫以滅
口從珂罷鎮居清化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
失守宜得罪明宗曰吾為小校此兒為我擔石灰
拾馬糞以相活今為天子獨不能庇之邪○董璋
等反遣石敬瑭討之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每費一
石而致一斗關西民苦輸送聚為盜賊重誨請行

過鳳翔朱弘昭言重誨怨望不可令至孟漢瓊自
行營還亦言西人聞重誨至震駭之狀重誨被召
還拜河中節度使明宗遣程光業至河中視其去
就又以李從璋代之光業至從璋聞其第因擊死
之重誨歎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
論曰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
李振為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
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被
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士記事若今學
士大夫間以文字相往來謂因崇政使聞得旨
之簡帖理俗猶謂之記事也則復宣而出之梁之崇政院乃唐樞密之職蓋
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官者為之至梁戒其禍始



專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
專行事於外也至崇禎重誨為之始復唐樞密
之名然權侔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
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
自此失其職也

周德威

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勇而多智能望塵知敵
數當梁晉之際周陽五少字之勇聞天下梁圍晉
太原令軍中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陳章者
號陳野叉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求陽五欲生致
之德威出挑戰擒之莊宗新立晉之重兵悉屬德
威于外莊宗召之即還軍太原晉人乃安○梁遣

王景仁等擊趙鎔鎔乞師于晉晉遣德威屯趙州
景仁所將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
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曰此汴宋傭販兒徒
飾其外耳不足懼也退告莊宗曰梁兵銳未可與
爭少退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利速戰不
乘勢擊之使敵知吾眾寡則無所施矣德威曰不
然趙人能城守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
原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不如退軍鄆邑誘敵出營
擾之已而獲梁遊兵問景仁何為曰治舟數百將
為浮梁莊宗曰果如所料乃退鄆南兩軍皆陣梁
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德
威曰梁軍遠來不暇齎糧縱其能及亦不暇食不

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退而擊之勝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德威擊劉守光破幽州與梁劉鄩相持爭趨臨清積泉以故因鄩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将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三萬人從莊宗于河上進軍趨汴或報梁軍至莊宗問之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至梁之國家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難與力爭且吾軍先至糧饟具而營柵完是以遂待勞之師王宜按軍無動臣以

騎軍擾之使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而乘之可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為乎遽督軍而出梁軍犯晉輜重德威軍亂父子皆戰死

符存審

存審字德詳陳州人歸晉為義兒賜姓李從戰胡柳陂晉軍晨敗存審力戰暮復敗梁軍于土山遂取德勝築河南北為兩城晉人謂之夾寨○梁朱友謙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存審救之諸將速戰存審以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以取勝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闔鷄存審曰可以一戰乃進擊鄩敗之為將有機略大小百餘戰未嘗敗



與周德威齊名

史建瑋子匡翰

建瑋鴈門人少事軍中為裨校自晉與梁相距建瑋為晉兵先鋒梁兵數為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建瑋子匡翰尚晉高祖女歷義成軍節度使史氏世為將而匡翰好讀書喜春秋左傳從事關激充嗜酒嘗醉罵匡翰曰近聞張彥澤齎張式未見史匡翰斬關天下談者未有偶爾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人服其量

王建及

建及許州人從莊宗戰皆先登陷陣晉軍德勝為南北城于河上梁將賀瓌攻南城以竹竿維戰艦

于河晉兵不得渡南城危莊宗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梁戰艦者至於吐火禁呪莫不皆有建及重鎧執稍即以大甕積薪自上流縱火焚戰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芥其竹竿梁兵走晉軍得渡救南城瓌圍解

元行欽

行欽幽州人為劉守光裨將與明宗相拒凡八戰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行欽降明宗撫其背而飲以酒曰壯士也因養為子賜姓名曰李紹榮莊宗好戰而輕敵梁兵圍之行欽馳騎斷其二矛梁兵解去莊宗還營持行欽泣曰富貴與卿共之趙在禮反莊宗命行欽攻



鄴無功明宗軍變與在禮合行欽退屯衛州以明宗反聞莊宗遣從環行至衛州行欽繫之從環還莊宗復遣行欽以為不可因殺之詳見從傳及明宗入汴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曰卿等從我久富貴急難無不同也今茲危感卿等各陳利害何如行欽泣與諸將解髻斷髮誓以死報郭從謙反莊宗崩行欽奔至平陸為野人所執折兩足檻送京師明宗罵曰我兒何負於爾行欽瞑目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洛陽市

論曰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在主亡與亡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于魏諸將未知去就而行欽獨以反聞

又殺其子從環至於斷髮自誓其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死以求生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烏足貴哉

烏震

震冀州人也少事趙王鎔鎔為張文禮所弑震從符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妻子十餘人招震震不顧文禮皆斷手鼻縱至習軍軍中不忍正視震憤激勵身先士卒攻破鎮州

論曰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言之若烏震者可謂忠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已



之為不為為之雖利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
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衆人所皆可為而任
不專已又其為與不為國之利害不係者如是
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為利猶曰不孝况因而利
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
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哉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三



十七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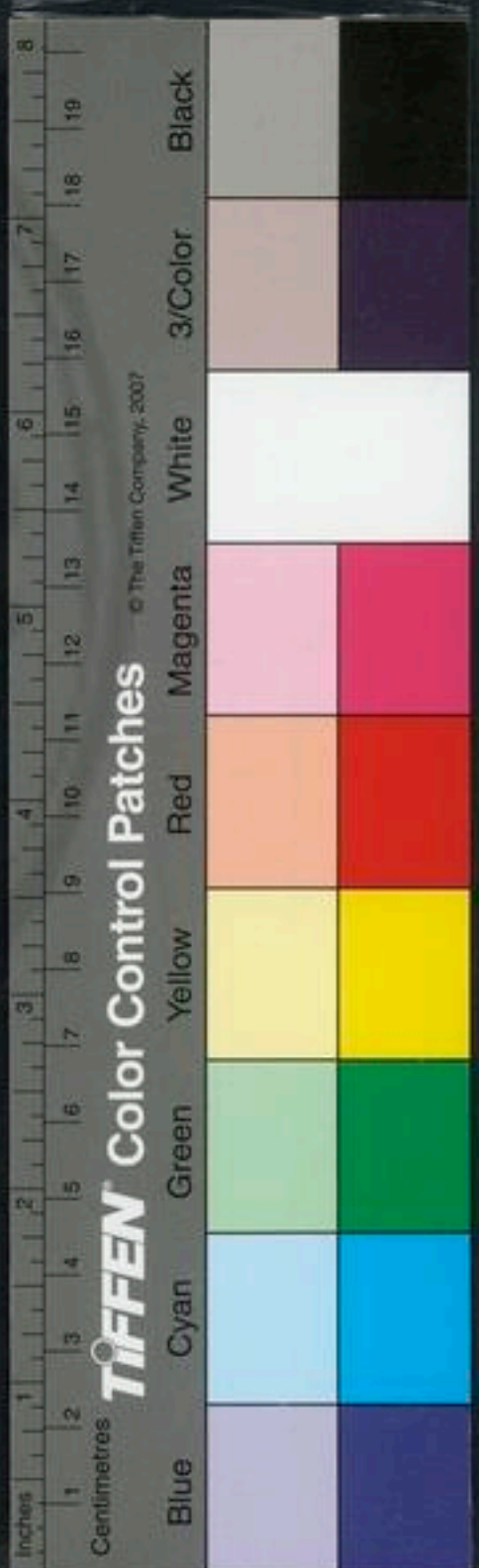
六十六

唐臣傳	晉臣傳	死節傳	一行傳	李嗣昭	王師範	朱友謙
孔謙	桑維翰	王彥章	鄭遠	李存孝	李定之	袁象先
張延朗	景延廣	裴約	張薦明	伶官傳	孟方立	朱漢賓
李嚴	吳密	劉仁贍	石昂	宦者傳	趙壁	段凝
朱弘昭	漢臣傳	死事傳	程福贊	張永業	馮行襲	趙在禮
劉延朗	史弘肇	張源德	李白倫	張居翰	李振	霍彥威
康義誠	楊邠	夏魯奇	唐六臣傳	雜傳	裴迪	房知溫
豆盧革	王章	姚洪	張文蔚	王鎔	孔循	
任圜	劉銖	王思周	楊涉	羅紹威	孫德昭	
趙鳳	李業	張敬達	張敬	王處直	劉知俊	
李勣	周臣傳	沈斌	趙光逢	劉守光	賀德倫	
張憲	王朴	王清	薛貽矩	李茂貞	闕寶	
蕭希甫	鄭仁誨	史彥超	蘇循	韓建	康延孝	
劉贇	扈載	孫晟	義兒傳	溫韜	張全義	

唐臣傳 晉臣傳 死節傳 一行傳

李嗣昭 王師範 朱友謙

廿六十七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四

後唐臣傳

孔謙

謙魏州人為莊宗度支使工書篆頗知金穀聚斂之事晉與梁相拒河上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闕乏所以成莊宗之業者謙力為多然民不勝其苦莊宗初建大號後以謙為租庸使直以聚斂為事莊宗除百姓田租放場務課利欠負者謙違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聞觀察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刺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



沿偽梁之弊不可為法願還舊制詔從其請而謙
不奉詔又請減百官俸錢省罷節度觀察判官推
官負數以至郵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
商旅征筭遣大程官放猪羊柴炭占庇人戶更制
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廨錢天下怨苦之(明宗)立
暴謙罪斬之罷租庸使額

張延朗

延朗汴州人(明宗)即位為三司使長興元年唐制戶部
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
其後用兵以國計為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已
後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隨時調歛兵
罷則止梁興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鹽鐵戶部度

支之官明宗誅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
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使中書
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
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
宣徽使下三司置使自此始延朗號為有心計以
三司為已任而天下錢穀無所建明(晉高祖)有異
志三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晉兵起(廢)
(帝)欲親征延朗籍諸道民為丁及括其馬丁馬未
至晉兵入京師斬延朗

李巖

巖幽州人為人明敏多藝能習騎射(同光)三年使
蜀為王行陳唐功德之盛音辭清亮行樞密使宋



光嗣召嚴置酒問中國事嚴曰天子建大號于鄴
宮自鄆趨汴定天下不旬日而梁之降兵猶三十
萬東漸于海西極甘涼北懾幽陵南踰閩嶺莫不
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彊鳳翔李公恃先朝
之舊皆遣子八侍荆湖吳越修貢賦效珍奇願比
列郡天子方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
得不一蜀人聞嚴應對奇之嚴還具言可取之狀
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
嚴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八草
物嚴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大怒於
是決議伐蜀以嚴三川招撫使馳騎入益州衍見
嚴以妻母為託即以蜀降其後孟知祥屈強於蜀

安重誨思有以制知祥者嚴求為西川兵馬都監
知祥惡其來蜀人亦惡即斬之

宋弘昭 馮贊附

弘昭太原人少事明宗與安重誨有隙為鳳翔節
度使石敬瑭伐蜀久無功明宗遣重誨督軍至鳳
翔弘昭迎謁甚恭使妻妾侍飲食重誨酒酣具言
蒙天子厚恩而讒間之端弘昭即奏言怨望陰遣
人告敬瑭使拒重誨重誨由此得罪死○明宗病
秦王從榮禍有端唐諸大臣皆欲避禍樞密使范
延光趙延壽罷以弘昭及馮贊代之時孟漢瓊王
淑妃用事弘昭及贊並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此
四人及殺秦王而立愍帝而以漢瓊知後事

附帝



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召敬瑭
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三人皆唐大臣以
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
道從珂遂反愍帝召弘昭計事弘昭投井死安從
進殺贊于家

劉延朗

延朗宋州人廢帝起鳳翔與共事者韓昭胤李專
美宋雷度房厲延朗謀之○有張濛事太白山
神神即觀其言吉凶無一不中濛使問於神神傳
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没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
戊己上帝將反兵少之食濛又傳神語曰王當有
天下可無憂於是決反使專美作檄書問罪於朝

而延朗調率城中民財以給軍帝即位受冊歲次
甲午四月庚午帝曰張濛神言豈不驗哉帝既立
以雷度將兵專美薛文遇主謀議昭胤厲延朗掌
機密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帝既立高祖來朝
既歸鎮帝將罷高祖摠管徙鄆州延朗等言不可
司天趙延義亦言天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帝召
薛文遇謀之文遇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國
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敬瑭徙亦反不徙亦反不如
先事圖之帝乃令文遇手書除日夜半下學士院
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瑭
以反聞延朗等請帝親征行至懷州契丹立敬瑭
為天子帝遂自焚○初延朗掌機密專任事諸將

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為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
及無賂者得惡州晉兵八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
其家嘆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
為追兵所殺

論曰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濛神言
驗矣然焉知其不為禍也廢帝之起所與蒞議
者此五六人故其逆順之理雖有智者為之謀
未必能不敗况如此五六人哉

康義誠

義誠字信臣代北人從明宗討趙至魏而軍變乃
勸明宗南駕明宗即位遷擇聖指揮使又遷侍衛
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秦王從榮舉兵明宗召義

誠使自處量而義誠不出兵義誠始蒞秦兵馬軍

指揮使未弘實以兵擊敗從榮愍帝即位興元張

虔劍兵叛降從珂諸鎮兵皆潰愍帝謂未弘昭等

曰朕事兄未有失節諸公以大計見迫不能獨違

謂討從事一至此義誠曰西師驚潰主將怯耳今

京師兵多臣請盡軍以西扼關而守愍帝以為然

親給將士人絹二十匹錢五千軍士負物曰到鳳

翔更請一分朱弘實見軍士無鬪志而起義誠二

心謂義誠曰今西師小劔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

不如以是兵從西師義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反矣

愍帝不能決遂斬弘實以義誠為招討使悉將禁

軍以西遂降從珂從珂斬之



論曰嗚呼五代為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惟侍衛親軍之號令猶因之然原其始起微矣當唐之末方鎮兵多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至明宗時更始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天子自為將則都指揮使乃卒伍之都長耳自漢周以來其職益

重漢有侍衛司獄凡朝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是時史弘肇為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使並執國政語曰涓涓不絕流為江河熒熒不滅炎炎奈何然是時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軍不過京師之兵而已今方鎮名存而實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廷大將之職而舉天下內外之兵皆侍衛司矣則為都指揮使者其權豈不益重哉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分屬南北兩司矣

豆盧革

革為世名族莊宗即位拜平章事素無學問除拜



官更多失其序革乃薦韋說為相以能知前朝事
故引以佐已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呂自高時莊
宗內畏劉后外感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亦無
學術革說唯諾崇韜而已唐梁之際仕宦遭亂而
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為姦至有私驚告勅亂易
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姪甥者時唐新滅梁紀綱
未立識者謂宜革以漸而崇韜疾惡果於必行選
人吳延皓改亡叔告身行事事發延皓及選吏尹
玖坐死刑吏部銓崔沂等皆貶以偽濫駁放而斃
陪羈掾號哭道路者不可勝數革自為相遭天下
多故而方服丹砂鍊氣以求長生二人各以其子
為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為非遽改他官革以說子

為弘文館學士說以革子為集賢院學士莊宗崩
諫官希安重誨皆上疏誣之革坐請俸私入說賣
官與選人竄為百姓賜自盡

任園

園京兆人明敏善談辯○李嗣昭節度辟園觀察
支使梁園潞州晉王薨晉兵救潞者解去園勸嗣
昭堅守莊宗破梁聞園為嗣昭畫守計甚嘉之從
戰胡柳敗梁兵園有功莊宗勞曰儒士亦破體邪
仁者之勇也張文禮弒王鎔嗣昭討之戰歿園代
將號令嚴肅文禮子處球聞城堅守園以禍福諭
鎮人鎮人信之處球登城呼曰城中兵食俱盡而
久抗王師若泥首自歸懼無以塞責幸公見哀指



其生路園曰以子先人固難容貸然罰不及嗣子
可從輕其如拒守經年傷吾大將一朝困竭方布
欺誠以此計之子亦難免然坐而待斃曷若伏而
俟命處球潯曰公言是也乃遣人乞降人皆稱園
言不欺○後為北京州留守為政有惠愛郭崇韜
領成德軍節度使改園為行軍司馬因以鎮州事
託之而園多違異由是有隙○明宗立同平章事
兼判三司園選辟才俊抑絕僥倖公私給足天下
便之韋說豆盧革罷議擇相園意屬李琪而鄭珏
孔循謂重誨曰宰相端方有器度者為之太常卿
崔協可也他日明宗問而重誨以協對園爭曰重
誨未諳朝廷人物為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識

文字而虛有表號為沒字碑相位有幾豈容更益
笑端明宗曰韋甫名家子可置此位或未可則相
馮書記馮議未決孔循拂衣去罵曰天下事一則
任園二則任園園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
百人而讒夫沮害其能若捨琪而相協如棄蘇合
之丸而取蜣螂之轉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然園
與重誨交惡自協始○故時使臣出四方皆自戶
部給券重誨奏請自出園以故事爭之辨於帝前
聲色俱厲明宗罷朝官人奏曰妾在長安見宰相
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不悅而使臣給
券卒自內出園不自安因請致仕退居磁州重誨
誣與朱守殷謀矯制殺之



趙鳳

鳳雋州人少以儒學知名劉守光黜燕人為兵鳳懼因髡為僧(莊宗)以為危鑿學士莊宗及劉后幸張全義茅酒酣拜全義為父鳳狂言不可又上書言郝繼孫為全義養子雖犯法死不宜有別籍之財言皆不用(明宗)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為之初端明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下而結銜又在官下鳳遷禮部侍郎因諷任園升學士於官上又詔班在翰林學士上園為重誨所殺誣以謀反鳳號哭曰任園天下義士豈有謀反而公殺之○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重誨

使明宗易服下坐召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為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召玄豹鳳曰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遂不召○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因斧斫之時宮中施物因此皆止○安重誨為邊彥溫等告變明宗斬彥溫鳳奏事因及之明宗曰此閣事朕已處置之鳳曰臣所聞者繫國利害陛下不可為閣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歷艱危致陛

下為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搖明宗改容曰卿言是也後重誣得罪獨鳳言其盡忠○為安國軍節度使所得俸祿悉分將校臨疾自筮投箸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

李襲吉

襲吉洛陽人為晉王掌書記博學多知唐故事晉與梁通和使襲吉為書諭梁辭甚辨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辭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傳虎以翼也顧敬翔曰善為我答之

張憲

憲字允中晉陽人為入沉靜寡欲少好學能鼓琴莊宗素知其文辭即位為祖庸使精於吏事莊宗建號東都以鞠場為即位壇憲言即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鄠南魏繁陽壇至今不毀及莊宗毀壇為場憲歎曰不祥之兆也○郭崇韜伐蜀薦憲為相宦官伶人沮之乃為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莊宗遇弒明宗入京師永王存霸奔太原左右曰今魏軍南嚮主上存亡未可知宜拘存霸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有懷二心以幸變茅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遠教憲奉表明宗勸進憲拒之已而符彥超兵

殺存霸憲出奔見殺

論曰嗚呼予於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焉
鞏廷美楊溫之死予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
為之痛惜也憲之志誠可謂忠矣當其不顧其
家絕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
甚明至其欲與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反棄太
原而出奔然猶不知其心果欲何為也予之於
憲欲成其美志要在憲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
故不得列于死節也

蕭希甫

希甫宋州人機辯多矯激少舉進士為素蒙先節
度巡官希甫不樂變姓名之鎮州為王鎔參軍尤

不樂又亡之易州削髮為僧○**莊宗**滅梁遣宣慰
青齊希甫始知母死而妻改嫁乃發衾服居魏州
人有引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
明宗召為諫議大夫復置匭函以希甫為使希甫
建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
凡略人之妻女占人之田宅姦賊之吏刑獄之冤
何可勝記匭函一出投訴必多至於功臣貴戚有
不得繩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昧爽已前大
辟已上皆赦除之然後出匭函示衆豆盧革韋說
為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說皆貶死○**明**
宗有事於南郊羣臣習儀於殿廷宰相馮道趙鳳
河南尹秦王樞密使安重誨侯班于月華門外希

甫與兩省班先入道等坐廊下不起既出希甫召
堂頭直省朝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樞密見兩省官
何得不起因大詬詈是夜託疾還第

劉贊

贊魏州人始就學父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父自
肉食而以蔬食食贊於牀下謂曰肉食君之祿也
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
贊益力學舉進士○**明宗**時遷御史中丞刑部侍
郎守官以法權豪不可干以私○時秦王握兵而
驕言事者請置師傅以輔道之贊為王傅從容諷
諫率以正道及秦王敗即白衣駕驢以俟人有告
贊奪官而已贊曰豈有天子冢嗣見殺而寶僚奪

官乎已而長流嵐州

後晉臣傳

桑維翰

維翰字國僑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自竒
曰人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
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
舉進士者維翰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
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他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
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維翰贊成之
因使為書求援於契丹往見耶律德光陳利害卒
以滅唐興**晉**維翰之力○**高祖**即位為翰林學士
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出鎮相州○**出帝**即位景延

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樞密使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寢理初李瀚為翰林學士多酒過天福五年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為樞密使復奏置學士而用親舊為之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李彥韜馮玉用事共譏之罷為開封尹契丹屯中渡破藥城杜重威等大軍滿絕維翰曰事急矣見馮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調鷹於苑中不見維翰退而嘆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終敗於

延廣自兵興契丹書檄未嘗不以兩人為言張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為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使人縊之

景延廣

延廣陝州人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高祖即位遷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契丹怒以責延廣延廣謂契丹使者喬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他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瑩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因請載



於紙延廣敕吏載以授瑩瑩衣領中歸語契丹
時天下旱蝗民餓死歲十數萬而君臣窮極奢侈
以相誇尚○契丹八寇延廣從出帝北征為御營
使相拒澶魏之間三將被圍數重石公霸符老帝
敕出之延廣方握親兵恃功驕恣諸將由其節度
帝不能制也自延廣一言而契丹與晉交惡凡號
令征伐一出延廣及契丹去延廣為河南尹居洛
陽鬱鬱不得志見晉日削乃為長夜之飲契丹犯
京師遣騎取延廣延廣馳騎見德光德光責曰南
北失權皆因爾也喬瑩出衣領所藏書乃以十事
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八籌遂叱鎖之
將送之北夜分引手扼吭死

論曰嗚呼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
也始以契丹而興終為契丹所滅方其以逆抗
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
之命持片舌之強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
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維翰之力為多及少主
新立釁結兵連敗約起爭釁自延廣然則晉氏
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
其受禍也同蓋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
見其禍未見其福可不戒哉

吳縝

縝鄆州人少舉明經晉高祖以雲州入于契丹縝
主州事而守城不下及出帝與契丹絕盟河北諸



州皆警以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轉餉乃積芻粟數十萬以王令溫為永清軍節度使其牙將郃珂驕狠令溫奪其職及入朝乃贊其子自隨晉大臣以巖前守雲州遣代令溫守貝州珂因見巖願自效巖信之(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寇圍貝州巖命珂守南門珂引契丹入左右報反珂巖即授井死

後漢臣傳

史弘肇

弘肇字化元鄭州人為人駝勇走及奔馬梁末調民七戶出一兵選弘肇為禁兵(高祖)起義之初弘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後高祖疾與楊郃蘇逢吉同受顧命(隱帝)時李守貞王景崇趙思綰及弘肇

出兵警察罪無大小皆死太白晝見民有仰觀及抵罪者吏白弘肇弘肇示以三指吏即腰斬之又為斷舌決口斷筋折足之刑(周太祖)出鎮弘肇議帶樞密行蘇逢吉楊郃以為不可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及李業郭允明後贊聶文進等用事不喜執政以弘肇威震人主因其八朝擒弘肇楊郃王章斬之

楊郃

郃出於小吏不喜文士時蘇逢吉與蘇禹珪在中書以私賄除吏郃為相事無大小必先示郃郃以為可乃八白而深革逢吉所為凡門蔭出身諸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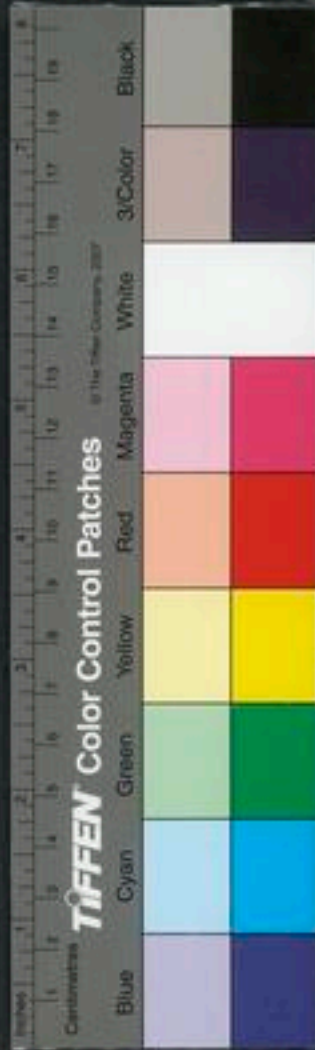
補吏者一切罷之雖長於吏事而不知大體謂為國家者帑廩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秉大政而務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天下行旅皆給過所旬日之間人情大擾邠與王章論事帝前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邠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戰慄李太后弟業求為宣徽使帝與太后問邠邠不可帝將立耿夫人為后邠又不可夫人死以后禮葬之邠又不可遂見殺

王章

章魏州人高祖即位拜三司使漢方新造承契丹之後京師空乏而關西三叛作周太祖用兵西方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絕然征利剥下往時民租一石輸二升為雀鼠耗章乃增一石輸二斗為省耗縑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減其出者陌三州縣民訴田者必覆之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困尤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箕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百官俸廩取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擡估民有犯鹽礬酒麴無多少皆抵死吏緣為姦民莫堪命遂見殺

劉銖

銖為人慘酷好殺高祖以為勇斷特信之徙鎮平盧時江淮不通吳越使者泛海至中國濱海諸州皆置傳易務與民貿易民負失期者務吏擅置獄納賂民頗為苦銖禁之銖用法刻深民有過者問



其年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請增民租畝出錢三十以為公用民不堪之銖嘗切齒於史弘肇楊邠已而弘肇等死銖謂李業曰諸君可謂僕讎兒矣權知開封府周太祖犯京師銖誅太祖與王峻等家屬太祖入京師責銖銖曰為漢誅叛臣豈知其他太祖欲歸人心乃貸其家屬止殺銖與李業身首於市

李業

業高祖皇后弟也(隱帝)即位用事無忌憚時天下旱蝗河決大風拔木宮中數見怪帝召司天趙延義禳除之法延義曰臣職天象日時察其變動考順逆吉凶而已禳除非臣所知帝方與業等狎昵多為慶語相誚戲放紙鸞於宮中乃以詔殺郭威威遂舉兵反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四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五

後周臣傳

王朴

王朴字文伯少舉進士依漢楊邠邠為大臣與將
相交惡朴知其必亂乃東歸周世宗即位獻平邊
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燕并觀所以
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
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
于偕大不制而至于濫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燕
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
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
材息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五

後周臣傳

王朴

王朴字文伯少舉進士依漢楊邠邠為大臣與將
相交惡朴知其必亂乃東歸周世宗即位獻平邊
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燕并觀所以
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
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
于偕大不制而至于濫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燕
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
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
材息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



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強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為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為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挽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挽之備東則挽西備西則挽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乘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挽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

亦不難而平之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氓蜀可飛書而召之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息信誘必項以強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為邊患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世宗銳意征伐已挽羣議親敗劉晏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平邊策朴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脩文德以為先惟陶穀竇儀與朴言用兵之策世宗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為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遷樞密使時外事征伐內

修法度朴為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以歲軌離交朔望周歲步日月五星為欽天曆詔朴考正雅樂朴以十二律管五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為律准以九尺之弦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為均樂成而和凡所為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守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今京師之制多其規為所作樂至今用之不變至言諸國興滅云淮南可先取并寇最後亡宋興平定四方皆如朴言顯德六年卒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者數四

鄭仁誨

仁誨字日新晉陽人初事唐將陳紹先紹先醉怒拔劍欲殺之仁誨植立不動紹先擲劍于地曰汝有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周太祖與語甚懽每事有疑即從質問世宗攻河東仁誨留守東都病卒世宗將臨喪有司言歲不利世宗乃先以桃符臨之仁誨自微時為太祖謀畫及居大位未嘗有所聞而太祖世宗親重之然能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為士大夫所稱

扈載

載字仲熙燕人初舉進士高第常次歷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迹為運源賦又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以文名一時王朴重其才薦於宰相李



殺久而朴問曰扈載不為舍人何也殺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為學士居歲中病卒議者以殺能知人而朴能薦士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禮重文士載與張昭竇儼陶穀徐台符俱被進用論議雖不及昭儼而不為殺之諛也

論曰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弈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碁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為之易置其處則勝矣

勝者所用敗者之碁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可謂能矣不過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彊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國之君能置賢智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况於五代士之遇不過者可勝歎哉

死節傳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吾得全節之士
三人焉作死節傳

王彥章

彥章字子明邳州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
步持一鐵鎗而馳突奮疾如飛軍中號王鐵鎗梁
晉爭天下為勅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
次聞雞小兒耳何足懼哉晉破澶州虜其妻子歸
太原遣使招彥章彥章斬其使以自絕自梁失魏
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為先鋒時晉已盡有河
北以鐵鑼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而
末帝昏亂趙岩等用事宿將被譏彥章雖為招討

副使而謀不見用夏晉取邳州敬翔以繩納靴中
八見末帝引繩自經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乃召
為招討使段凝為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曰三
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馳兩日至滑州陰遣人具
州於揚村命甲士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
下彥章引精兵沿河趨德勝舟兵舉鑼燒斷之以
巨斧斬浮橋而彥章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破蓋
三日矣莊宗徹北城為柵下揚劉與彥章俱浮于
河各行一岸每舟柵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
至揚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彥章攻之不
克還擊揚劉戰敗乃罷歸勒還茅唐兵攻兗州召
彥章使守東路以兵少戰敗被擒彥章武人不知

書常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使人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我豈苟活遂見殺

裴約

約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約為裨將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梁約召州人泣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欲報梁仇今郎君違背君親吾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莊宗聞繼韜叛有憂色及聞約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邪遣符存審救約未至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

劉仁贍

仁贍字守惠事南唐周師征淮李穀攻壽春李景以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使鎮壽州(世宗)圍之數重攻之百端自正月至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破舟竹龍世宗攻皆飄南岸為景兵所焚明年景兵敗奉表稱臣割地輸貢而仁贍獨堅守不下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命斬之病甚其副使孫羽詐為仁贍書以城降是日卒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尅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論曰)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



時者不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其死哉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褒節者乎今周世宗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所為也當世宗時王環為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於為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厚薄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偽國之臣可勝嘆哉

死事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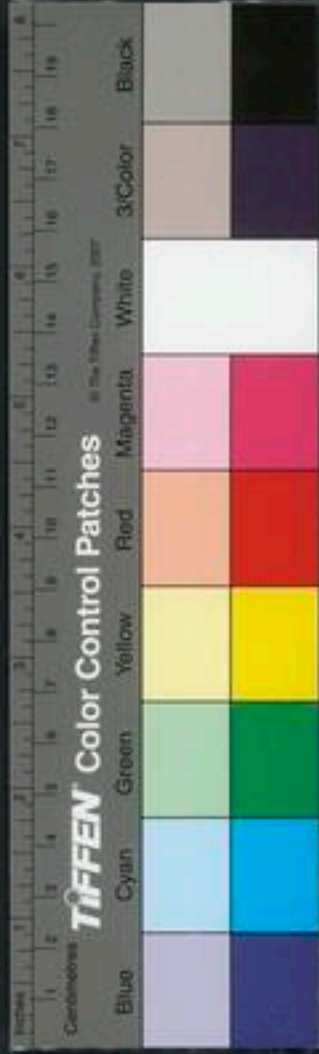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

固鮮矣於此之時貴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為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為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為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為生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為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况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而戰沒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旨哉

者五人馬彥超附朱守旂傳宋令詢
手選張彥卿鄭昭業見於本紀而已

張源德

源德從李罕之叛晉降梁末帝分魏相為兩鎮遣



劉鄩將兵屯魏以虞變源德為鄩守貝州時晉下全燕而鎮定皆附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圖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

夏魯奇

魯奇莊宗賜姓名曰李紹奇其後賜姓其故初事梁為軍校後奔晉遷河陽節度使為政有惠愛從鎮忠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詣京師乞留從鎮武信董璋反攻遂州魯奇開城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中食盡自刎死其後賜姓其故

姚洪

洪本梁小校嘗事董璋後事唐長興中戍閬州董璋反以書招之洪投書厠中後被執璋曰爾為健兒我遇汝厚何負我邪洪曰老賊爾昔為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嚙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為節度使何苦反邪吾能為國死不從人奴生璋怒剖其肉洪至死大罵

王思同

思同為人敢勇善騎射喜為詩禮文士從鎮雄武吐蕃數為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明宗始知其材昭王反鳳翔遣伶奴安卜卜以五絃謁思同以通其歡思同執送京師



會諸鎮圍鳳翔破東西關及楊思權引軍降潞王
思同未知猶督戰諸鎮兵潰思同走潼關從珂追
執思同責之思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生恐終死
不能見先帝於地下從珂媿其言殺之

思同歸走

天子與元
與欽走異

張敬遠 翟進宗符

敬遠事唐為大同軍節度使(廢帝)殺石敬瑭有異
志乃以敬遠為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敬瑭反即
以敬遠為太原四面招討使兵圍太原敬遠為長
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罽為城柵將戍縣有大
風雨暴至以壞之敬瑭求救於契丹契丹兵圍敬
遠長百餘里闕五十里副使楊光遠勸敬遠降晉

敬遠自以不忍背唐光遠促之不已即斬敬遠降
晉翟進宗為淄州刺史楊光遠反以不屈見殺

沈斌

斌為邠州刺史契丹犯塞過邠州趙延壽招斌斌
罵曰公父子謀計陷于腥膻忍以犬羊之粟殘賊
父母之邦斌能為國死爾不能效公所為也已而
城陷斌自盡其家屬沒虜

王清

清初事唐後事晉為秦國都虞候(開運)二年從杜
重威戰陽城清以力戰為步軍之最是冬重威軍
中渡橋南虜軍其北以相拒虜以精騎出晉軍後
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矣今去鎮州五里

請以步兵二千為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進以八鎮州可以守也重威遣與宋彥筠俱前清與虜戰敗之奪其橋重威有二志不肯進筠亦退走清曰吾獨死於此矣因力戰死

史彥超

彥超周太祖拜感德軍節度使周兵圍漢太原契丹救漢世宗遣符彥鄜拒之以彥超為先鋒戰忻口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以復合者數四遂致于陣時世宗敗漢高平乘勝而進圍城之役諸將議不一故久無成功聞彥超死遽班師世宗惜彥超而憤無成功憂忿不食者數日

孫晟

晟長於詩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以為妖以杖驅出之乃儒服謁唐莊宗為著作佐郎復為安重誨所惡乃奔兵李昇愛之與馮延巳并為昇相晟輕延巳為人常曰金梳玉盃而盛狗屎可乎晟事昇二十餘年官至司空每食不設几案使眾妓各執一器環立侍號肉瑩盤世宗征淮李景遣王崇質副晟奉表世宗留之晟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負永陵一坏土也世宗待之甚厚召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収下獄臨死神色怡然南望拜曰臣惟以死報國乃就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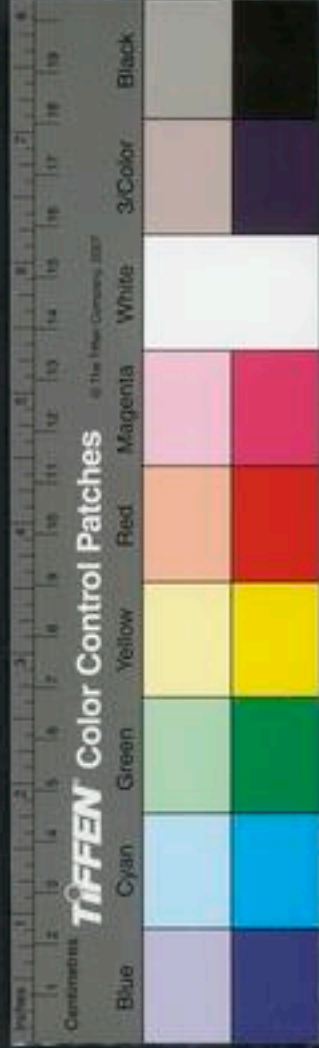
一行傳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
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
其祿而立其朝者無復廉恥之色吾以謂自古忠
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雖
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
然未嘗無人焉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
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于中而不見于外
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
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
謂必有負材能備節義而沉淪于下泯沒而無聞
者求之傳記而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四五
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為中道然與

其食人之祿倪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效身而
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
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
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
士也吾得一人曰程福濟五代之亂人倫大壞天
理幾滅有能以孝弟自脩於一鄉而風行天下者
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

鄭遨

遨字雲叟滑州人敏於文辭舉進士不中見天下
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俱隱其妻不從
遨乃入少室山為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還家輒投
之火遨與李振善事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顧振



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省之遨聞華山有五粒
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
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以為三高士
遨種田隱之賣藥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
化石為金(唐明宗)以左拾遺(晉高祖)以諫議大夫
召之皆不起賜號逍遙先生然好飲酒奕碁為詩
章落人間多寫以緘素相贈為寶或寫其形于屋
壁迹雖遠而名愈彰與石門荷蓑之徒異矣

張薦明

薦明少以儒學遊河朔後為道士(高祖)召問道家
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妙萬物而為言得其極者
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下也高祖大其言延入
內殿講道德經薦明聞宮中奏鼓曰陛下聞鼓乎
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
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
善其言賜號通玄先生

石昂

昂家有書數千卷士多就昂學問符習召為臨淄
令習八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事至
府上謁贊者以彥朗諱石更其姓曰石昂昂責彥
朗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石也彥朗怒
拂衣去昂解官還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
果為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為戒昂父平生不喜
佛說父死昂於柩前誦尚書曰此先人所欲聞也

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污吾先人晉高祖詔天下求
孝悌之士召見以為宗正丞出帝即位晉政日壞
帛數上疏極諫不聽稱疾歸

程福贊

福贊少為軍卒以戰功為都指揮使出帝北征奉
國軍士縱火焚營欲以為亂福贊救火滅之亂者
不發以契丹至天子在軍不宜動搖人聽因匿其
事李殷誣其與亂同謀出帝下福贊獄人皆以為
寃福贊終不自辯以見殺

李自倫

自倫六世同居敕以所居飛鳧鄉為孝義鄉旌表
門閭

後唐

六臣傳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
豈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
張廷範為太常卿宰相裴樞以唐常以清流為之
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大怒柳璨希梁王旨因
殺樞等於白馬驛縉紳之士與唐不與梁者皆誣
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朝廷為之一空哀帝遜
梁遣張文蔚為冊禮使蘇循為副楊涉為押傳國
寶使張策為副薛貽矩為押金寶使趙光逢為副
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冊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
太常鹵簿朝梁于金祥殿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

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
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
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
庸懦傾險趨利賣國之徒不然安能蒙耻忍辱於
梁庭如此哉

張文蔚

文蔚字幼華初以文行知名昭宗時拜中書門下
平章事柳璨殺裴樞等七人蔓引朝士輒加誅殺
縉紳相視以目皆不自保文蔚力講解之朝士多
賴以全活後梁太祖仍以為相

楊涉

涉遭唐之亂拜相之日與家人相對泣下顧其子

凝式曰吾不能脫此網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

張策

策少聰悟父同居洛陽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
元年春二月策年十三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
公薨改元建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
黃初元年無二月也同大驚異之策好浮圖之說
乃落髮為僧黃巢犯長安策返初服韓建遣策聘
于太祖太祖喜曰張夫子至矣因薦于朝

趙光逢

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
玉界尺以世亂杜門絕人事柳璨起吏部侍郎末
帝即位起為司空卒贈太傅

薛貽矩

貽矩字熙用河東人仕唐為兵部侍郎後遷御史大夫(天祐)二年太祖自長蘆還軍(哀帝)遣勞軍乃以臣禮見太祖及還趣哀帝遜位

蘇循

循巧佞無慮恥太祖急於禪代獨循倡言梁王功德後晉王欲即帝位未有贊成其議循乃入謁蹈舞呼萬歲

(論曰)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未嘗不流潑也嘗漢

之亡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以亡及唐之亡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夫

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
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
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主之耳不聞有善
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
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假儼然
誰與之而治安之計我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
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
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
是也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

義兒傳

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
肉異類合為父子間乎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
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
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際以利合而相資邪唐自
號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魏武之士
往往養以為兒號義兒軍至有天下多用以成功
業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養子多矣可記者九人
其一為明宗

李嗣昭

嗣昭本姓韓膽勇過人自鎮定絕晉而附梁晉外
失大國之援內亡諸州仍歲之間孤城被圍者再
此時嗣昭力戰之功為多天祐三年與周德威攻
梁潞州後攻張文禮於鎮州為賊射中腦卒子繼
胤立乃降梁及莊宗滅梁隨母朝京師莊宗斬之



李存孝

存孝本姓安名敬思援臂善射身被重鎧縶弓坐
稍手舞鐵槌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
下如飛初存孝取潞州功為多太祖以康君立為
潞州留浚存孝負其功不食者數日徙邢州留浚
乃附梁通趙趙助晉擊之縛至太原車裂以徇

伶官傳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
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世言晉
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
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背晉以歸梁
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

而莊宗受而諭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
矢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以前驅及凱旋而
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八于太
廟還矢先王而告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
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
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
於擔天斲髮泣下沾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
本其成敗而皆自於人歟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
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
能與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夫
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
也作伶官傳

莊宗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小字亞子人或謂之亞次自目曰李天下自為王至天子俳優雜戲于廷伶人由此用事劉后與諸姬爭寵耻其世家而諱其事莊宗為其父劉叟衣服自負簪囊藥笈使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其卧内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岌而逐之宮中以為笑樂其戰於胡柳巖伶周匝為梁所得其後誠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喜匝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者陳俊離德源之力願乞二州報此兩人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封賞未及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因格_音其命踰年卒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莊

宗獵于中牟踐民田縣令切諫莊宗怒將殺之伶人敬新磨擒縣令責之曰汝為縣令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天子之馳騁莊宗大笑縣令得免莊宗與羣優戲于庭四顧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羣伶大駭新磨曰李天下一人而已復誰呼邪莊宗喜賜與甚厚新磨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嚙人莊宗怒將射之新磨急呼曰臣與陛下為一體殺之不祥陛下開國改元同光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_{同即銅也}莊宗釋之新磨无善俳而不聞佗過惡其敗政亂國者有景進史彥瓊

郭門高三人進奏中用事軍機國政皆與參決採
鄴美女以充後宮殺存義未友謙皆進為之也皇
甫暉劫趙在禮任亂在禮得入鄴而叛者彥瓊啓
之也郭從謙名高勳軍士為亂亂軍射帝傷踣傳
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試於門高焚
以樂器可不戒哉

宦者傳

嗚呼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
患及而猶安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
以不戒

張承業

承業唐僖宗宦者也為河東監軍晉王病以莊宗

屬之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畜
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功
為多承業主藏錢而莊宗指錢積曰和哥錢積錢可與錢一積承業曰臣老敕使非為子孫計惜
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天祐十八年莊宗將即
帝位承業曰梁唐之仇賊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能
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
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
士誰敢與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願見大王之成
功然後退身田里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歎曰此本
朝敕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
承業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肩輿歸

太原不食卒

張居翰

居翰為唐范陽監軍魏王破蜀王衍行至秦川明宗軍凌于魏莊宗東征慮衍有變詔魏王殺之居翰視詔書言誅衍一行乃指去行字改作一家蜀降者千餘人獲免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難以訛謬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議論可謂傑然者歟殆非宦者之言也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已信然後懼以禍福以把持之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於喜怒禍患伏於惟闈嚮所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而圖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為謀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昭宗信狎宦者有東宮之幽既出與崔胤畱之胤召梁兵至而宦者挾天子走岐而唐亡矣



莊宗立詔求唐宦者宦者遂復用事馬紹宏頗見信用然誣殺大臣黷貨賂專威福以取怨天下莊宗親明宗有異志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乃以情告明宗明宗反自紹宏始也明宗立詔天下悉捕宦者殺之及病宦者孟漢瓊用事陷秦王於大惡而明宗以此飲恨而終後愍帝奔于衛漢瓊西迎廢帝于路廢帝惡而殺之

論曰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之禍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佞君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為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故并述其禍敗者著于篇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六

雜傳

王鎔

鎔其先回鶻遺種曰沒諾干為鎮州王武俊騎將

錄以為子遂冒姓王氏三世為鎮州騎將沒諾干

活子四世為成德軍節度使延壽元建景崇子鎔

承祖父百年之業士馬強而蓄積富自晉兵出山

東破孟遷取邢洛磁三州乃大舉擊趙李匡威救

之晉軍解去匡威劫鎔代位為鎔所殺鎔既失燕

援遂與晉和後梁下晉邢洛磁三州得鎔與李嗣

昭書道梁事太祖自將傳城下鎔懼判官周式曰

此難與力爭可以理奪式見梁太祖曰梁欲取一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六

雜傳

王鎔

鎔其先回鶻遺種曰沒諾干為鎮州王武俊騎將

錄以為子遂冒姓王氏三世為鎮州騎將沒諾干

活子四世為成德軍節度使延壽元建景崇子鎔

承祖父百年之業士馬強而蓄積富自晉兵出山

東破孟遷取邢洛磁三州乃大舉擊趙李匡威救

之晉軍解去匡威劫鎔代位為鎔所殺鎔既失燕

援遂與晉和後梁下晉邢洛磁三州得鎔與李嗣

昭書道梁事太祖自將傳城下鎔懼判官周式曰

此難與力爭可以理奪式見梁太祖曰梁欲取一



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於天下也且霸者責人
以義而不私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
焚之今梁兵舉無名而假嗣昭為辭且王氏五世
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待嗣昭乎太祖喜與
鎔和以子昭祚為質太祖以女妻之封鎔趙王後
又戴於晉而梁以王景仁為招討使晉敗景仁於
柘郛梁遂夫鎮定而莊宗蓋強北破幽燕南并魏
博鎔常以兵從然為人仁而不武未嘗敢為兵先
又好左道鍊卅藥求長生任其政於宦者石希蒙
宦者李弘規遣親事軍將蘇漢衡殺希蒙鎔怒使
張文禮俟弘規漢衡親軍懼文禮乃誘之為亂斬
鎔

文禮為
鎔子

羅紹威

紹威工書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延四方之士通
習吏事為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軍所立天祐
二年牙校李公儉作亂紹威誅之乃告梁乞兵盡
誅牙軍牙軍死魏兵悉叛紹威勢孤饋給梁兵以
此重困太祖即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為
五鳳樓朝元前殿太祖曰蕭何守關中為漢起未
央宮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為此若神化然功過蕭
何遠矣劉守光因其父仁恭紹威馳書勸守光降
梁太祖曰吾常攻燕不能下今紹威折簡乃勝用
兵十萬紹威以魏久不用兵願伐木安揚洪門為
船自河入洛歲漕穀百萬石以供京師舟未成而

卒子周翰襲仕為揚師厚所逐

王處直

處直為義武軍節度使封太原王後歸晉晉北破
燕南取魏博與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
從有李應之妖妄人也闌得小兒劉雲即乃與處
直為子更名都甚愛之（莊宗）討張文禮處直以鎮
亡定不獨存乃招契丹（八塞）以牽晉兵定人皆言
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及阿保機入寇
都因執處直囚之都為義武軍節度使莊宗待之
甚厚及（明宗）立都反明宗討之都與家屬自焚死

劉守光

守光父仁恭能穴地為道以攻城軍中號劉窟頭

為李匡威將匡威為弟匡僖所逐仁恭擁兵攻幽
州行至居庸關戰敗奔晉及晉破匡僖乃以仁恭
為幽州留後光化元年取滄景德三州請命于唐
（昭宗）未即從仁恭怒曰為我語天子旌節吾自有
但妻長安本色爾何屢求不得邪（昭宗）以守文（恭）
子為橫海節度使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號三
十萬擊魏屠貝州羅紹威求救於梁梁遣李思安
救魏大敗守文自魏至長河橫屍數百里仁恭復
附晉（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境內凡男子
年十五已上七十已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得
二十萬人屯瓦橋求救於晉晉攻潞州梁軍解去
仁恭幸世多故築宮大安山窮極奢侈選燕美女

充其中又與道士鍊丹冀不死令燕人用瑾土為
錢悉歛銅錢鑿山而蔽之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
蒸之仁恭怒遂守光守光自稱盧龍節度使執仁
恭幽之乃為鐵籠鐵剛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
以火守光身衣赭黃謂將吏曰我衣此而南面帝
天下乎梁攻趙王鎔求救於守光孫鶴以為救趙
之兵先至者霸守光以兩虎方關可待之吾當為
卞莊子也遂不出兵晉果救趙大敗梁兵於栢鄉
守光聞晉空國入梁乃治兵戒嚴遣人以語動鎮
定曰燕有精兵三十萬率二鎮以從晉誰當主此
盟者晉人患之謀曰昔夫差爭黃池之會而越入
吳項羽貪伐齊之利而漢敗楚今吾越千里以伐

人而強燕在其後此腹心之患也乃班師守光以
為諸鎮畏其強乃諷諸鎮推尊已於是晉王率天
德宋瑋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昭義武王處直成
德王鎔以墨制冊尊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守光曰
此儀注何不郊天改元有司曰此天子之禮也尚
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怒曰我為尚父誰當帝者
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我以二千
里之燕獨不能帝一方乎乃械梁晉使者下獄自
號大燕皇帝梁乾化元年八月改元應天明年晉遣周德
威會鎮定之兵以攻燕守光被圍經年晉王臨軍
問將如何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為也晉
軍破城執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于太廟仁恭至



薦門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李茂貞

茂貞本姓宋名文通唐賜以姓名拜鳳翔節度使擅發兵破興元殺楊復恭父子昭宗徙茂貞山南節度使茂貞不奉詔上表曰但慮軍情忽變戎馬難羈徒令向朕生靈因荷受弊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以表辭不遜不能忍宰相杜讓能以茂貞地大兵強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他日雖欲誅晁錯以謝諸侯恐不能也昭宗怒曰吾不能孱孱坐受凌弱乃以覃王為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不可相與聚承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輿走亡其堂印覃

王戰敗茂貞犯京師昭宗殺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兵茂貞請殺讓能遂賜死河中王重盈卒諸子珂珙爭立李克用請立珂茂貞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昭宗不許茂貞率三鎮兵犯京師謀廢昭宗晉王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璣晉兵至河中請擊茂貞昭宗以晉遠茂貞近因欲庇之以為德乃詔罷歸克用歎曰唐不誅茂貞憂未已也昭宗還募安聖捧宸軍萬餘人茂貞謂唐將討已遂犯京師昭宗出居華州加拜茂貞尚書令封岐王崔胤欲借梁兵誅宦者韓全誨等倚茂貞為外援天復元年梁軍至同州全誨劫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茂貞屢敗城中薪食盡米斗直錢



七千至燒人屎糞苑而食人肉斤錢百狗肉斤錢
五百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屑豆麥供御自
浚宮諸王十六宅凍餒死者日三四茂貞窮迫謀
以天子與梁為解昭宗曰朕與六宮一日食粥一
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乎茂貞斬韓全誨等傳
首梁軍梁圍解遂劫東遷而唐亡茂貞亦困茂貞
居岐以地狹賦薄下令推油禁城門無內松炬有
誚之曰請并禁月明茂貞有地二十州其被梁圍
興元秦鳳階成入于蜀邠寧鄜坊入于梁末年所
有七州而已同光二年卒子從暉有田千頃竹千
畝在鳳翔懼侵民利未嘗省理鳳翔人愛之

韓建

建初不知書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
因通音韻聲偶暇則課學書史時諸鎮皆武夫獨
建撫輯兵民荆南成汭冒姓郭亦善輯荆楚當時
號北韓南郭乾寧三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
奔太原建請幸華州遂欲制之請罷諸王將兵去
殿後諸軍昭宗登齊雲樓望京作菩薩蠻詞三章
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
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興從臣悲歌泣下建圖
行宮請誅李筠三都衛將為商者悉散殿後及三都衛兵幽
王於十六宅以兵圍之諸王登屋叫呼遂見殺又
欲廢昭宗立德王裕其父叔豐請建曰汝陳許間
一田夫爾遭時之亂蒙天子厚恩至此欲以兩州

百里之地行太事覆族之禍吾不忍見不如先死
李茂貞梁太祖欲發兵迎天子建恐乃止昭宗東
遷建從至洛昭宗舉酒屬太祖與建建躡太祖足
太祖陽醉去出曰天子與宮人眼語幕下有兵仗
聲恐公不免(梁)時出鎮許州軍亂見殺

溫韜

韜為義勝軍節度使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境內者
悉掘之取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惟乾陵風雨不
可發來朝(莊宗)莊宗待之郭崇韜曰此劫陵賊罪
不可赦(明宗)入洛賜死

(論曰)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已來率多聰明英
偉之主雖有高談善說之士極陳其禍福有不

能開其惑豈非富貴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篤而
未然之禍難述於無形不足以動其心歟周太
祖鑿韜之禍其將終也為書遺世宗使以瓦棺
紙衣而斂將葬開棺示人既葬刻石以告後世
毋作下宮毋置守陵妾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衮
冕通天冠絳紗袍各二其一于京師其一于澶
州又葬其劔甲各一其一于洛中其一于大名
者莫原其旨也

王師範

師範唐青州節度使好儒學聚書萬卷為政有威
愛(梁太祖)圖(昭宗)於胤翔韓全誨等召諸鎮兵擊
之師範遣張居厚聘梁因欲劫殺太祖不克(太祖)



遣未友寧攻之友寧戰死後師範降太祖欲誅之
未有以發友寧妻泣曰陛下化家為國諸子皆得
封而妾夫死譬人猶在朝廷太祖遣人族滅之使
者掘坑師範設席為具與宗族飲酒謂使者曰死
所不免然懼少長失序下愧於先人酒半令少長
以次就戮於坑所

李罕之

罕之陳州人為入驍勇力兼數人少讀書不成去
為僧以無賴所往皆不容乃乞食酸棗市中人皆
不與罕之擲器于地裂其衣依黃巢為盜後歸諸
葛奕奕死與張全義分據河陽以附梁既而與全
義有隙乃歸太原日以兵鈔懷孟間啖人為食居

民屯聚摩雲山罕之攻殺之立柙其上時人號曰
李摩雲時晉徇地山東倚罕之為扞蔽罕之自以
功多於晉私謂蓋寓曰吾脫身河陽賴晉容我今
老矣若與一小鎮使休兵歸老幸也寓告克用克
用曰吾於罕之豈惜一鎮然鷹鳥之性飽則颺矣
後叛晉歸梁卒

孟方立

方立邢州人少為軍卒以勇力選為隊將後為昭
義軍節度使昭義所節制澤潞邢洛磁五州而治
潞州方立以潞州山川險而人俗勁悍自劉稹以
來嘗逐其帥且已邢人也因徙軍于邢州而潞人
怨之因以澤潞歸晉晉李克脩為澤潞節度使方

立以邢洛礪三州自為昭義軍晉數遣李存孝等
出兵窺山東三州之人俘掠殆盡赤地數千里無
復耕桑者累年方立以孤城自守求救于梁梁方
東事宛鄆不能救也乃乞兵于王鎔攻晉其將石
元佐善兵而多智為晉將安金俊所得金俊厚遇
之間以攻邢之策元佐曰方立善守而邢城堅若
攻之必不得志宜攻其礪州方立來救可以敗也
金俊以為然方立果來救為金俊所敗馳入邢州
城中食盡乃飲斃卒

趙彜

牙羽附

彜其先青州人幼與羣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
如將帥諸大兒皆聽其節度父見之驚曰大吾門

者此兒也及壯善弓劍為人勇果重氣義黃巢起
陳州豪傑以彜為刺史及巢陷長安彜語將吏曰
巢不為長安市人所誅必驅衆東走吾州適當其
衝乃治城池為守備遷民六十里內者皆入城中
選其子弟配以兵甲巢敗果東走悉衆圍彜置春
磨糜人之肉為食彜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
爾曹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巢柵城北三里為
八仙營聚糧餉欲以久弊之陳舊有巨弩數百皆
壞因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巢不敢
近梁救之解圍去太祖入陳州彜陰識太祖必成
大事乃為自託之計以其子巖尚太祖女唐昭宗
以陳州為忠武軍拜彜節度使彜卒牙羽代立乃

求鄧艾故迹決翟王岐溉民田兄弟居陳二十餘年陳人賴之後卒于家陳人為之罷市

論曰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為至論也夫為善而受福焉得禍為惡而受禍焉得福惟君子之罹非禍者未必不為福小人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始孽以先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祿利自謂知所託矣安知其歿卒與梁俱滅也孽之求福於梁蓋老氏之所謂福也非君子之祈求也可不戒哉

馮行襲

行襲字正臣均州人為我昭軍節度使州嚴酷少恩而所至輒天幸境早有蝗則飛鳥食之歲凶田中鹵鹵自生

李振

振字興緒唐拜台州刺史盜起不果行以策干梁太祖奏事長安舍梁邸宦官劉季述謀廢昭宗以告振振曰百歲奴事三歲主而敢爾邪今梁王方仗大義尊天子君等無為此不祥也振還告太祖曰豎刀伊戾之亂所以為霸者資也今天子危辱此王仗義立功之時太祖悟遣振詣京師見崔胤謀出昭宗昭宗返正太祖執振手曰卿謀得之王師範以青州降梁遣振往代師範趨懼振曰漢張



補與曹公為敵然不歸素紹而歸曹公者知其志
大不以讐殺人也今梁王方成大事豈以故怨害
忠臣乎師範乃歸梁昭宗遷洛振往來京師朝臣
皆側目振視之若無人有小怨必加譴謫故振一
至京朝廷必有貶降時人目為鴟梟太祖之弒昭
宗遣與宋友恭李彥成太祖養子為子冒姓宋氏叔綜謀之昭宗
崩太祖問振所以待友恭等振曰晉司馬氏殺魏
君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殺友恭
振嘗舉進士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賜
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此輩自言清流可授之河
使為濁流也太祖即位遷戶部尚書友珪時代敬
翔為宋政院使莊宗滅梁振謁郭崇韜崇韜曰人

言振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乃常人爾已而伏誅

裴迪

迪字昇之河東人為入明敏善治財賦精於簿書
太祖用兵四方留迪以調兵賦太祖自岐還將吏
皆賜迎饗叶贊功臣太祖曰叶贊之功惟裴公有
之他人不足當也

孔循

循少孤姓冒姓朱又冒姓趙與弒昭宗何后殺柳
璨將奪暉張廷範仕梁至租庸使莊宗時知汴州
明宗自魏兵反而南莊宗東出汜水循持兩端迎
明宗於北門迎莊宗於西門戒曰先至者入之明
宗先至遂納之即位為樞密使留守東都民有犯



趙者循諫其家明宗知其寃詔天下除趙禁許民
得造趙明宗欲以皇子娶安重誨女重誨問循循
曰公為機密之臣不宜與皇子婚而循陰使人白
明宗求女妻皇子重誨惡其為人出循為忠武軍
節度使卒

孫德昭

德昭常劉季述廢昭宗宰相崔胤陰求義士而德
昭與孫承誨董從實應胤裂衣襟為書及斬季述
昭宗反正賜姓李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與承誨
等皆拜節度圖形凌煙閣號三使相恩寵無比

劉知俊

知俊字希賢徐州人姿貌雄傑勇出諸將仕梁為
大彭郡王時王重師以無罪見殺知俊遂叛臣於
李茂貞右右忌之乃奔蜀王建以為武信軍節度
攻茂貞取秦鳳階成四州建忌之知俊色黑而生
歲在丑里巷為謠曰黑牛出園梭繩斷建乃殺之

賀德倫

德倫遷平盧節度使末帝以魏兵難制分相澧衛
為昭德軍以魏博貝為天雄軍德倫為節度使分
魏牙兵之半八昭德軍將張彥謀於衆執德倫迫
之降晉莊宗入魏斬彥後監軍張承業殺德倫

閻寶

寶字瓊美鄆州人自梁降晉為招討使梁晉戰胡
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滌寶曰夫決勝料



勢決戰料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莊宗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

康延孝

延孝代北人為梁先鋒指揮使見(末帝)任用羣小乃奔于唐具言末帝懦弱趙巖張漢傑用事忠臣勇士皆見疎斥(莊宗)又問梁計如何曰臣聞其謀期以仲冬大舉遣董璋以陝號澤潞之衆出石會以攻太原霍彥威以闕西汝洛之兵掠邢洛以趨鎮定王彥章以京師禁衛擊鄆州段凝以河上之軍當陛下莊宗懼曰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衆分則無餘待其既分以鐵騎五千自鄆趨汴出其

不意擣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其後董璋等不出兵而梁悉屬段凝于河上京師無備莊宗自鄆入汴凡八日而滅梁以功賜姓名曰李紹琛三年征蜀為先鋒排陣斬斫使降興州與王衍戰三泉行敗走斷吉栢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綿州行復斷綿江浮橋迎孝謂李嚴曰吾遠軍千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兼行破膽之時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若修繕橋梁數日使行閉關為備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茅宗弼以蜀降時董璋位在延孝下見重於郭崇韜崇韜有軍事獨召璋議延孝怒責璋曰吾有平蜀



之功公等僕邀相從反俛首郭公之門吾為都將
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崇韜解璋軍職表為東川
節度使延孝愈怒曰吾冒白刃犯險阻以定兩川
璋有何功而得旌節及崇韜死延孝以朱友謙無
罪見殺遂擁衆反入蜀任闖追之與孟知祥夾攻
之戰敗被擒檻至鳳翔殺之

張全義

全義少以田家子役于縣縣令困辱之後事諸葛
爽爽死與李罕之合據河陽罕之性貪暴以冠鈔
為事全義勤儉督民耕植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
能給罕之出兵攻晉絳全義襲取河陽晉助罕之
圍全義全義乞兵于梁梁敗罕之於泚水後為河

南尹披荆棘勸耕殖躬載酒食勞民畎畝之間築
南北二城以居之數年人物全盛全義初名言唐
昭宗賜名全義及事梁太祖賜名宗爽梁與晉戰
河北兵數敗全義蒐卒伍鎧馬月獻之以補其缺
太祖兵敗還洛避暑全義妻女迫淫之其子繼祚
欲刺刃太祖全義止之事梁累拜中書令封魏王
莊宗八汴全義自洛來朝厚賂劉皇后以自托莊
宗至洛幸其第命皇后拜為父莊宗欲掘梁太祖
墓斲棺戮屍全義以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
天下也莊宗以為然雖去墓闕而已全義監軍得
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因託全義復求之監
軍恣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

泉一石我全義嘗在巢賊中以為讓已奏答殺監軍天下寃之其聽訟以先訴者為直民頌苦之後勸莊宗遣明宗討趙在禮明宗反全義以憂卒

朱友謙

友謙初名簡後梁太祖更名友謙叛梁附晉莊宗賜姓名曰李繼麟時伶人用事求賂于友謙友謙不能給景進告友謙反因族其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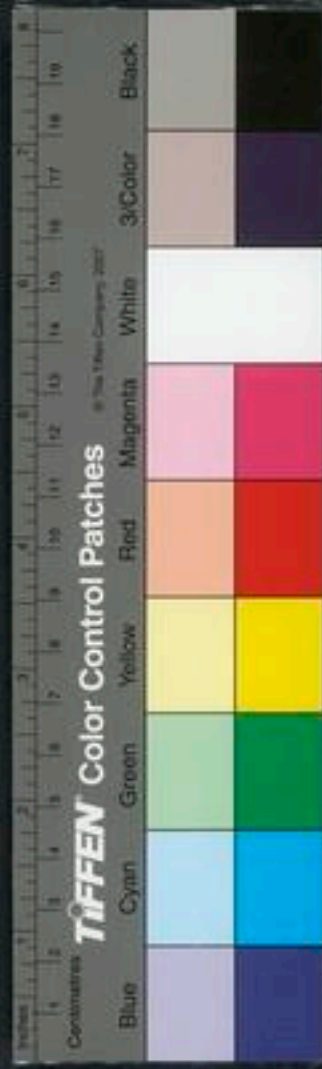
袁象先

象先太祖妹之子為馬步軍指揮使引禁軍八宮攻友珪友珪死出鎮宣武在宋州十餘年誅斂其民積貨千萬莊宗滅梁象先輦資數十萬賂唐將相伶官宦者及劉皇后莊宗賜姓名為李紹安改

宣武軍為歸德軍曰歸德之名為卿設也象先積財產數千萬邸舍四千間其卒也不以分諸子而悉與正辭廢帝時獻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晉高祖立復獻五萬緡求為真刺史積錢盈室室中常有聲如牛人以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物之有聲求其同類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笑之

朱漢賓

漢賓有膽力梁攻交鄆邳州朱瑾募驍勇黥雙鴈于頰號鴈子都太祖選勇士數百人號落鴈都以漢賓為指揮使人以為朱落鴈及莊宗滅梁漢賓為右龍虎統軍莊宗出遊幸其第漢賓妻有色因侍左右莊宗留至夜而去自此有寵為將無戰功



而臨政能守法好施惠人頗愛之

既凝

凝妹為梁太祖美人故親信之末帝昏亂凝依附趙巖為姦王彥章為招討使三日用奇計破唐德勝南城而巖與彥章功狀悉歸功於凝凝納金巖等代彥章為招討使已而梁亡凝率精兵五萬降唐奏趙巖張漢傑侮弄權柄殘害主靈請族之因景進納賂對皇后以求恩寵莊宗賜姓名曰李紹欽以為秦寧軍節度使明宗即位賜死

趙在禮

在禮脅于皇甫暉反自貝州攻魏及明宗軍變與在禮合明宗即位自魏徙鎮橫海歷鎮秦寧天平所至邸店羅列積貲巨萬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相謂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既復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號拔釘錢

霍彥威

彥威仕梁為行營招討使與晉相持河上敗降晉莊宗賜姓名曰李紹真明宗討趙在禮軍變彥威勸明宗擁兵與在禮合以兵南向明宗入洛陽首率羣臣勸進內外機事皆決彥威及即位徙鎮平盧朱守殷反誅彥威遣使者馳騎獻兩箭為賀明宗賜兩箭以報之夷狄之法起兵令衆以傳箭為號令然非下得施於上也明宗本出夷狄而彥威武人君臣皆不知禮動多此類



房知溫

知溫字伯玉兗州人為隨軍指揮使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英明宗自魏反兵南向知溫首馳赴之天
成元年拜泰寧軍節度使屯于盧臺明宗遣烏震
往代知溫其劾節軍將龍旺等攻震殺之魏州自
羅紹威誅衙軍楊師厚為節度復置銀槍劾節軍
及後劫賀德倫降晉劫趙在禮入魏皆此軍也明
宗遣劾節九指揮北戍盧臺既遣震代知溫知溫
不樂盧臺戍軍夾水東西為兩寨震與知溫會東
寨方傳劾節軍亂殺震知溫即渡河入西寨以騎
軍盡殺亂者明宗詔悉誅其家屬于魏州凡九指
揮三千餘家數萬口驅至漳水上殺之漳水為之

變色魏之驕兵於是而盡歷鎮天平平盧廢帝立
封東平王太常上言策拜王公皇帝臨軒遣策其
在外者正衙命使而鹵簿鼓吹輅車法物不出都
城考之故事無明文今北平王德鈞東平王知溫
受封遣策請下兵部太常太僕給鹵簿鼓吹輅車
法物赴本道禮畢還宥司知溫在鎮厚歛其民積
貲銀萬及卒子彥儒獻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疋
金百兩銀千兩茶千五百斤絳十萬兩拜沂州刺
史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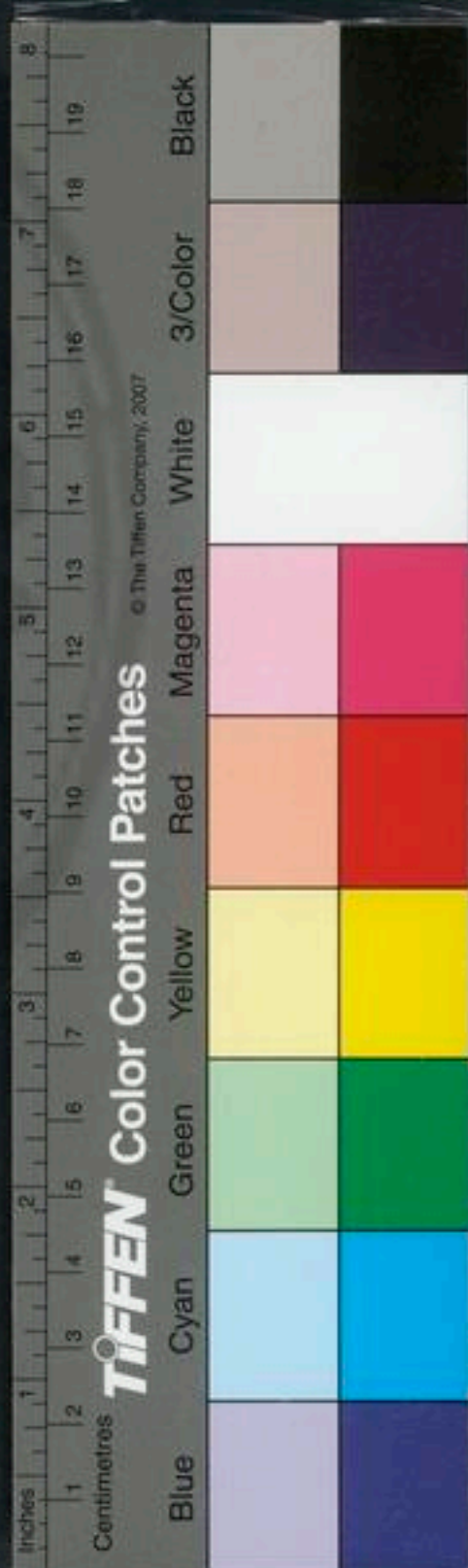


十七史

六十七

劉審交	王弘贇	皇甫思	張希崇	劉處讓	李周	張筠	裴從簡	華溫琪	郭延魯	康福	王守恩	王晏球	五代雜傳
張彥澤	李守貞	杜重威	楊光遠	安從進	安重榮	范延光	王環	劉詞	王進	皇甫暉	馮暉	安叔千	王昆
呂琦	和凝	李暉	崔祐	馬禕	劉徽	馬胤孫	盧文紀	劉昫	盧導	李愚	李琪	馮道	慕容彥超
楊隆演	楊行密	楊渥	吳十國世家	趙延義	馬重績	王延	王仁裕	張允	張皞	李崧	李崧	史圭	何澤
劉隱	南漢	孟昶	後蜀	王行	王建	前蜀	李景	李昇	南唐	徐溫	楊溥	徐溫	楊溥
錢俶	錢佐	錢元瓘	吳越	馬希聲	馬希範	馬殷	劉鋹	劉晟	楚	劉鋹	劉玢	劉玢	劉龔
劉旻	東漢	高保勗	高從誨	高季興	高季興	王延政	王繼鵬	王審知	閩	劉承鈞	劉繼恩	劉繼恩	劉承鈞

廿六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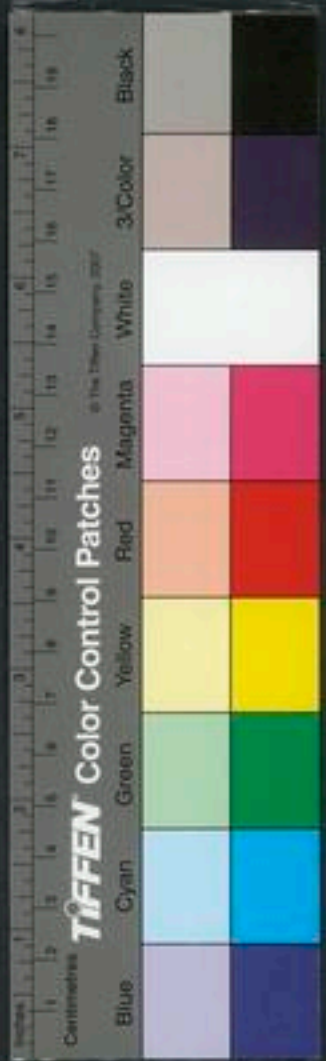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七

雜傳

王晏球

晏球字瑩之洛陽人梁太祖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帳下號廳子都晏球為廳子都指揮使後降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明宗立定州王都反晏球為招討使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晏球敗之橫尸棄甲六十餘里契丹又遣楊隱以七千騎益都晏球擊殺之為趙德鈞擒送京師中國之威大震而契丹衰伏自晏球始為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其擊禿餒既因敗以為功先梁王都都將諸將皆欲乘勝取之晏球返不動卒以持久弊之



王守恩

守恩相漢為西京留守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軍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即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為留守守恩罷去後（隱帝）殺史弘肇等召羣臣慰諭之守恩曰陛下始睡覺矣聞者皆縮頸

（論曰）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為治而法制網紀亦以維持之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然後亂從之亂與壞相乘至蕩然無復網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此勢之自然也五代之際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與漢未有間隙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於心而其所以為如此者何哉蓋習為常事故特發於喜怒願指之間而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怪者豈非朝廷法制網紀壞亂相乘其果也遠既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康福

福事晉王為偏將莊宗曰吾家以羊馬為生福狀類胡人乃令牧馬逾年馬大蕃滋安重誨惡之以靈武深入夷境乃拜福涼州刺史至青岡峽遇雪因襲吐蕃殺之獲玉璞緩錦羊馬甚衆威聲大振



蕃夷畏服福世本夷狄貴沙陀嘗有疾卧閣中寮佐入問疾見錦衾相戲曰錦衾爛方福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為奚聞者笑之

郭延魯

延魯父饒為沁州刺史為政有惠愛延魯以善槩為將還復州刺史歎曰吾先君為沁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敢忘先君之志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秩蒲州人遮道攀躑當時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以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任武夫恃功縱下為害而延魯父子特以善政聞

論曰嗚呼五代之民何以堪之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剝斂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使買宴贖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子孫幸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賂為事矣於此之時循廉之吏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

華溫琪

溫琪從黃巢敗顧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出之又經于秦林桑枝折田夫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後募為兵任梁唐累為節度使

萇從簡

從簡世本屠羊善用槩莊宗用兵攻城從簡多為



擄頭莊宗與梁對陣梁軍有執大旗出八陣間者
莊宗曰彼猛士誰能取之從簡馳入梁軍奪旗而
還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鑿之左右視者不勝
其毒從簡言笑自若為人剛暴難制明宗戒曰富
貴可惜汝不能守也先帝能貸爾吾恐不能也○
從簡好食人肉所至潛捕民間小兒以食許州富
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之
卒踰垣隱木間見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吾公
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告使以帶
獻遂踰垣去

張筠

筠初代康懷英為永平節度使掠其家貲又於唐

故宮掘地得金玉貲鉅萬出帝時居洛陽擁其貲
以酒色聲妓自娛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

論曰嗚呼五代反者多矣吾於明宗獨難其辭
莊宗遇弒繼岌以元子握重兵死于外而不得
立此大事而前史不書其所以然夫繼岌之存
立於張錢無所利害錢何為拒之不使之東乎

錢符之守京北經岌張非繼岌能及因明宗
起錢乃斷成陽浮橋非繼岌能及因明宗

有所使而為之乎然明宗於符彥超深以為德
而待錢無所厚此又可疑也不然好亂之臣望
風而響應乎使錢不斷浮橋而繼岌得以兵東
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岌之死由錢之拒其所
繫者豈小哉



李周
周字通理邢州人父矩遭亂不仕嘗謂周曰邯鄲用武之地今世道未平汝當從軍孫以與吾門盧嶽徙家太原群盜充斥道路周送之嶽曰子方願隆準肩踈徹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晉必有天下宜留事晉以圖富貴後為節度使歷四鎮

劉處讓

處讓字德謙滄州人唐制樞密使以宦者為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官而權重將相高祖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與諸宦者心不平之楊光遠之討范廷光也以晉重兵在已掌握其所求請高祖裁抑之處讓言於光遠此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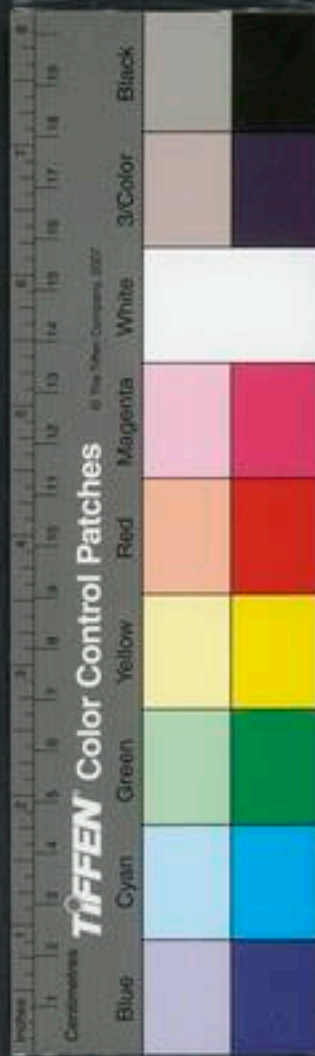
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光遠大怒訴維翰等高祖罷維翰以處讓為樞密使及丁母憂遂不復拜樞密使以印付中書廢其職

張希崇

希崇字德峯幽州人明宗時為靈武節度使開屯田教耕種軍足食而省轉饋頗知星曆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表其當之明年卒

皇甫遇

遇常山人為人有勇力虬髯善射歷四鎮節度使契丹入寇杜重威為都招討使遇為都指揮使屯于中渡重威陰送款于契丹伏兵幕中召諸將生



告以降虜遇等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遇等俛首以次書名即麾兵解甲降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平棘絕吭死

論曰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為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得為死事梁之篡唐用翔之謀為多由子佐其父而弑其祖可乎其不戮於斧鉞為幸免矣方晉兵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其欲我使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於坐中雖不免見害猶為得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矣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君子之於人或推以恕或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則

難得難得故可貴焉然其所可恕與所可貴豈不難哉

王弘贇

弘贇唐明宗時為衛州刺史潞王反愍帝夜以百騎奔衛州東七八里遇晉高祖將朝京師愍帝下馬慟哭曰潞王反康義誠叛長公主教我送爾于路高祖曰弘贇宿將多知事請就圖之即見弘贇曰主上危迫吾戚屬也何以圖全弘贇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與諸物從乎曰無也弘贇歎曰所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而將相大臣無一人從者則人心去就可知也雖欲興復得乎即



從高祖上謁於驛舍高祖以弘贄語白愍帝弓箭
庫使沙守榮奔弘進謂高祖曰主上明宗愛子公
愛婿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反問大臣國寶所在
公亦助賊反邪乃抽佩刀刺高祖高祖親將陳暉
扞之守榮戰死弘進自刎高祖因殺帝從兵獨留
帝于驛弘贄奉帝居州解弘贄子齋為殿直廢帝
立遣齋鳩愍帝

劉審交

審交字求蓋幽州人時晉高祖分戶部度支蓋鐵
為三使歲餘三司蓋煩弊乃復合為一拜審交三
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蓋租審交曰租有
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閑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
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
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為範為民更鑄

王周

周魏州人歷涇州節度使張彥澤為政苛虐民多
流亡周更為寬恕去苛獎二十餘事歷遷四鎮皆
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脩刺史
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其橋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
過鎮州呼周出降周曰受晉厚恩不能死戰而以
城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後迫降之

安叔千

叔千字胤宗拜昭武軍節度使歷四鎮狀額堂堂
而不通文字所為鄙陋人謂之沒字碑契丹犯京



師晉百官並見耶律德光德光勞曰是安受字否
汝在邢州已通誠款吾當與汝一喫飯處拜鎮國
軍節度使

馮暉

暉魏州人天福中拜義成軍節度使鎮靈武靈武
自唐明宗已後市馬糶粟招米命族給賜軍士歲
用度支錢六千萬自關以西轉輸供給民不堪役
氐羗剽掠道路暉始至則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
息侵奪然後廣屯田以省轉餉民不加賦管内大
治拓拔彥超大宛來謁暉留之為起第於城中賜
予豐厚而諸部爭以羊馬為市易暮年有馬五千
匹撫綏邊部凡十餘年恩信大著

皇甫暉

暉魏人唐莊宗失政暉與其徒劫其都將楊仁晟
曰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盡有河北
兵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
已定而天子不念魏軍久戍之勞令將士思歸不
可遇時辛戌既公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
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晟曰今英主在上天下
一家精甲銳兵不下數十萬公何出此不祥之言
軍士知不可強遂斬之推一小校不從又斬之乃
詣裨將趙在禮在禮從之乃焚貝州入魏暉擁甲
士數百騎大掠城中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國暉曰
吾當破國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萬暉曰殺



萬家足矣又盡殺之及明宗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禍自暉始(明宗)即位暉自軍卒擢陳州刺史在禮已秉旄節罷鎮來朝暉曰與公俱起甘陵卒成大事由我發也公今富貴能恤我乎不然禍起坐中在禮出器幣數千與之而飲以酒暉飲自若不謝而去

王進

進幽州人為人勇悍走及奔馬(漢高祖)鎮河東每有急遣進至京師往返不過五六日遷都指揮使從(周太祖)起魏遷彰德節度使

論曰嗚呼予述舊史至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歎曰甚矣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

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敵陣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何其甚歎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倖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於此歎當此之時為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其輕如此况其下乎易否秦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



劉詞
詞字好謙唐莊宗與梁戰夾河以功還團練使徙
房州為政不苛人頗便之詞暇日常被甲枕戈而
卧謂人曰我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忘之且人情
易習若一墮其筋力有事何以報國

王環

環為蜀鳳州節度使開元之亂秦鳳入于蜀周世宗攻之
為環所敗世宗曰吾欲一天下以為家而聲教不
及秦鳳兵出無功吾有慙焉乃決意攻之及秦成
階相繼降獨環堅守百餘日然後克之世宗見環
歎曰三州已降環獨堅守吾數以書招之而環不
答至力屈就擒雖不能死亦忠其所事也用之可

勸事君者乃拜右驍衛將軍

范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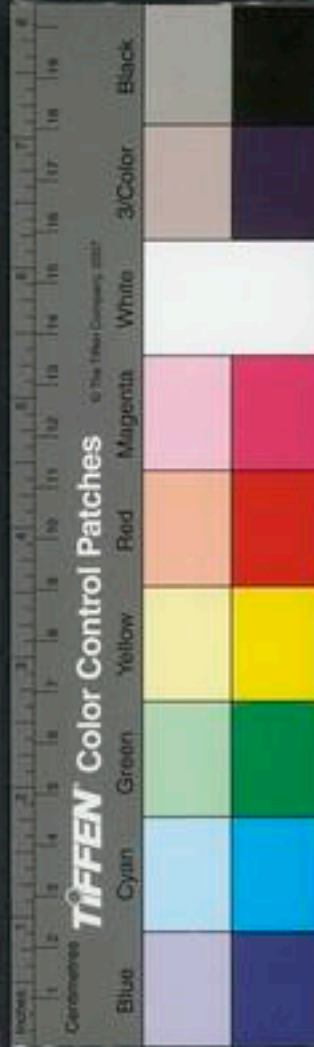
延光字子環相州人為宣徽使明宗幸汴朱守殷
反延光曰守殷反跡始見若緩之使得計則成堅
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
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明宗乃以為然遂乃以
騎兵五百人日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
下遲明明宗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守殷
死汴州平安重誨死與趙延壽並為樞密使明宗
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髀
歎曰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
與梁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不能一



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曰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五千匹馬十五萬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吾所愧也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異議巖竄山谷寄匿軍營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火待之已而明宗疾間京師乃定時秦王握兵驕宋王若在外議者屬意潞王延光延壽求罷而朱弘昭馮贇為樞密使已而秦王見誅明宗崩潞王殺愍帝唐室大亂末帝詔延光為樞密使謝平劉延皓為天雄軍節度使延光夢大蛇自臍入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術士張生生贊曰蛇龍類也入腹中王者之兆也由是頗蓄異志晉天福二年延光反于魏高祖以

楊光遠為招討使延光降封東平郡王致仕居京師後挈帑歸河陽楊光遠利其貲脅使投水死詔歸葬相州已葬墓輒崩破其棺櫛頭顱皆碎初秘瓊殺董溫其取其貲鉅萬延光又殺瓊取之而終以貲為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當延光反以李彥珣為步軍都監使守城光遠遣人之邢州取彥珣母至城下示彥珣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射殺之及延光降高祖拜彥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彥珣殺母當誅高祖以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坐贓誅

論曰嗚呼人性之謹於習也故聖人於仁義深矣其為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



目趨之至於久而安而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為善習見惡則安於為惡自唐之衰干戈飢饉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於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息愛日以薄其習久而遂以大壞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惡於不孝然彥珣彎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珣不自知為大惡而高祖恬不為恠則晉出帝之絕其父宜其舉世不知為非也

安重榮

重榮朔州人善騎射晉高祖起太原使張頴陰招重榮其母兄

以為不可重榮曰吾當卜之乃

立一箭百步射之曰吾為公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射之曰吾為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叛入太原高祖即位拜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有夫婦訟其子不孝重榮拔劍授其父使殺之其父泣不忍其婦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後殺之重榮起於軍卒暴至富貴見晉高祖自藩侯得國常謂人曰天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為之時高祖與契丹約為父子重榮以謂誣中國以尊夷狄困已敝之民而充無厭之欲此晉萬世耻也契丹使者過鎮州重榮慢罵或執殺之是時吐渾八塞招集亡命課民種稗食馬萬匹重榮以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為



魚佩之(天福六年契丹搜刺過鎮重榮執之上表
言契丹可取高祖報曰前世與虜和親皆為天下
詐今吾以天下臣之爾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毋
自辱焉重榮謂晉無如我何乃反其母又為不可
重榮曰為母卜之指堂下幡竿龍口仰謝之曰吾
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饒陽令劉巖
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鳳也畜之又使人為太鐵
鞭以獻誑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鞭即君
遂舉兵杜重威擒之漆其首送契丹

安從進

從進初從(莊宗)於兵間後出鎮山南(晉高祖)取天
下不順常慙藩鎮多務為姑息藩臣慕高祖所為

謂舉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自范運光
反鄴從進已畜異志恃江為險招集亡命與安重
榮結為表裏及重榮反高祖幸鄴和凝曰臣聞兵
法先人者奪人願為空名宣勅十數通授鄭生鄭時
王重賢留中京師有惡則命將以往從進聞高祖北遂反
鄭王以空名敕授李建崇討之從進敗自焚死

楊光遠

光遠字德明為(莊宗)騎將戰契丹於新州折一臂
明宗時為媯瀛冀易四州刺史以治稱晉高祖起
太原(末帝)以光遠佐張敬達招討為契丹所敗乃
殺敬達降邪律德光見之斬曰爾輩大是惡漢兒
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以敗契丹食又乃降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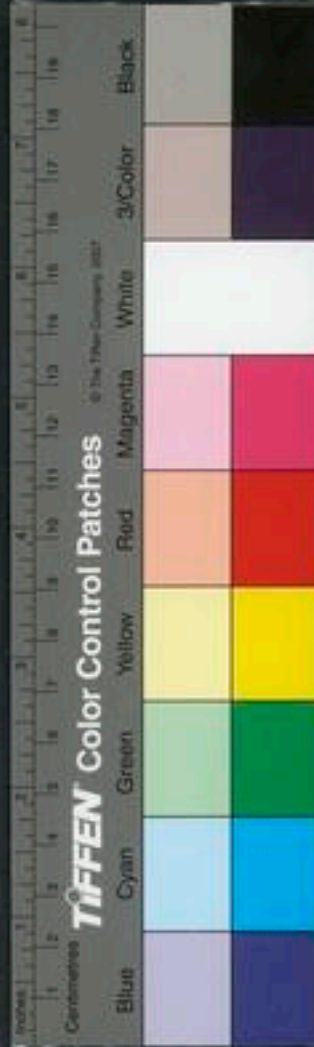


遠慙伏(晉高祖)以為宣武節度使光遠進見佯為
悒悒之色高祖使人問之對曰臣於富貴無不足
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常為愧爾以殺張敬
高祖以為忠頗親信之○天福五年鎮平盧封東
平王(出帝)即位拜太師時晉馬火括天下馬佐軍
景運廣取光遠前所借馬三百匹光遠怒謀為亂
出帝賜玉帶御馬以慰安之光遠乃召契丹八寇
周儒亦叛降契丹儒傳州實儀曰今不以重兵大
將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
河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沿河下
儒果引契丹濟河守貞擊敗之遂與光遠隔絕出
帝遣守貞東討光遠嬰城固守自夏至冬其子承

勳勸出降光遠曰我在代北嘗以紙錢祭天地投
之輒没人言我當作天子承勳刼幽之遣人奉表
待罪守貞乃遣殺之(漢高祖)立贈尚書令命張正
撰其碑銘碑石既立天大雷電擊折之光遠病禿
而妻跛足人為語曰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跛脚皇
后邪然召夷狄為天下首禍卒滅晉氏瘡痍中國
者三十餘年皆光遠為之也

杜重威

重威朔州人其妻石氏晉高祖女弟命典禁兵安
重榮反重威逆戰于宗城重榮為偃月陣重威擊
之不動欲少却以伺之王重胤曰兩兵方交退者
先敗乃分兵為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



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大敗契丹八寇重
威以北面行營招討使乃陰遣人詣契丹請降契
丹許以中國與之為帝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
乃令軍士陣于柵外軍士猶喜躍以為決戰及告
以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動原野契丹犯京師重
威以晉兵屯陳橋士卒飢餓市人詭之漢高祖定
京師拜重威太尉懼不受命高祖攻之食盡出降
將及崩乃誅其父子於市

李守貞

守貞河陽人出帝即位領義成節度使楊光遠反
守貞破之當杜重威為北面招討使守貞為都監
契丹寇鎮定守貞軍中渡遂與重威降契丹後漢

高祖崩重威死守貞自以漢新造易圖乃與趙思
綰王景崇反隱帝乃遣郭威率禁兵攻之諸將請
先擊思綰景崇危殆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為主
守貞敗則他可傳聲破矣威過馮道問策道曰君
知博乎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不善博所敗
者勢也今合諸將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
知威大悟謀以久困之乃率諸將分為二柵柵其
城三面而闕其南發丁夫築城以連三柵守貞出
爭之兵常失而食盡乃攻破之初守貞召僧摠倫
問以濟否僧始以方術相守摠倫以王當有天下
分野方災俟殺人垂盡則事濟矣守貞會將吏飲
指畫虎圖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一發中之守貞



益自負及城破與妻子自焚死漢斬其首集南市

張彥澤

彥澤為人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善射為騎將高祖時為鎮軍節度使笞辱其子上章請殺之其掌書記張式不為作章乃出奔彥澤得式剖心決口斮手足而斬之王周奏彥澤所為不法者二十六條式父鐸詣闕呼冤皆不省自契丹與晉戰河北彥澤數立戰功後與杜重威李守貞叛降契丹耶律德光犯關遣彥澤以二千騎先入京師遷帝於開封府以兵監之及德光至京師聞彥澤劫掠怒鎖之百官及都人爭訴其惡乃殺之

論曰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暇蓋必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開虜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彥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嫉怨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於爭已戮之屍齧其肉剔其髓而食之捨裂蹈踐斯須而盡自古未有也當是時舉晉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三人之勝敗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慕容彥超



彥超漢高祖同產弟也冒姓閻氏黑色胡髯號閻
崑崙杜重威反高祖命高行周討之彥超為副行
周用兵持重彥超欲速進戰數凌辱行周行周見
宰相以屎塞口自訐高祖召彥超責之周兵犯京
師侯益謂隱帝曰北兵之來其家屬皆在京師宜
閉門以挫其銳遣其妻子登陴以招北兵可使解
甲彥超曰此懦夫之計也乃大言曰北兵何能為
當於陣上喝使歸營及隱帝遇弒周太祖立乃謀
反判官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自伯禽以來未
有能霸者然以禮義守之而長世者多矣今公英
武一代之豪傑也若量力而動可保富貴李河中
安襄陽杜令公近歲之龜鑑也彥超怒未有以害

之乃令杜監括閻弘魯家貨犒軍度曰公命之死
生繫財之多少願無隱也及斲掘無所得彥超下
弘魯度獄斬之彥超好聚斂在鎮置庫實錢有奸
民為偽銀質者主吏覺之已而得質偽銀者寘之
深室用鐵為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圍也剋
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錠當悉賜汝軍士私相謂
曰此鐵胎爾何用來明年太祖親征彥超夫妻投
井死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七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八

雜傳

傳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况為大臣而無所不取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七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八

雜傳

傳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况為大臣而無所不取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



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
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
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
則知世固嘗有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為
號州司戶叅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
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主
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
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
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
以一手并行吾身即引斧自斲其臂路人見者環
聚而嗟之或為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

其事于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
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聞李氏
之風宜少知愧哉

馮道

道字可道瀛州人事劉守光為叅軍守光敗事宦
者張承業為巡官薦為晉王掌書記莊宗即位道
為翰林學士能刻苦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
居軍中為一茅菴不設牀席卧一束藁所得俸祿
與僕廝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之美
女者以遺道道寘別室訪其主還之其解學士居
父喪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贖鄉里而退耕于野躬
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



潛為之耕人來謁謝道不以為德服除召為翰林
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亂明宗兵犯京師孔循
勸道少待道曰吾奉詔豈可自留乃疾趨至京師
明宗雅知道所為曰此真吾宰相也拜端明殿學
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
中國無事道戒明宗曰臣為河東掌書記時奉使
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
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几蹈危者慮深而獲全
居安者患生於所忽人情之常也明宗曰天下雖
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聶夷
中田家詩其言近易曉明宗錄其詩常自誦水運
軍將於臨河縣得玉柶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柶明

宗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
形之寶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明宗
嘉之道相明宗十餘年乃相愍帝廢帝即位拜司
空晉滅唐道事晉加司徒封魯國公相出帝加太
尉封燕國公契丹滅晉又事契丹朝邢律德光於
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問何以來朝對曰無城
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誚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
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為太傅漢高祖立
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事周太祖拜太
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為大臣
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以舊德自處然當
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老德光問道曰天下



百姓如何救得道為俳語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
惟皇帝救得人皆以為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
賴道一言之善也周兵反北京師隱帝崩太祖謂
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拜道道
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知漢未可代遂陽立相
陰公贇為漢嗣遣道迎之贇未至太祖北至澶州
擁兵而反議者謂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
以晉漢之亡責道也然道視喪君亡國未嘗屑意
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
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
所得階勲官爵以為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為子
為弟為人臣為司長為夫為父有子有孫時開一

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
樂何樂如之蓋自述如此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
世宗即位劉旻攻上黨世宗自將擊之道切諫不
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
征道曰陛下未可化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
眾若遇我師如山壁郤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
宗卒敗旻于高平至取淮南定三關威武之振自
高平始道卒年七十三謚封瀛王時人稱與孔子
同壽其喜為之稱譽如此

李琪

琪燉煌人少舉進士博學宏辭事梁為翰林學士
梁兵征伐四方詔書皆琪所為下筆輒得太祖意



莊宗滅梁欲相琪梁舊臣嫉之乃為太常卿同光三年大水詔百寮上封事琪上書數千言漫然無足取莊宗重之以為國計使莊宗崩明宗八霍彥威孔循等請改國號絕土德琪議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三世今興兵赴難而易統彌使先帝便為路人則莞然梓宮何所依往明宗乃發喪成服而後即位自唐喪亂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閣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十正衙傳聞即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即位乃詔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琪以非唐故事請罷起居而復朔望入閣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羣臣也不可罷而朔望

八閣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群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八閣然衙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群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八閣有仗其後習見以八閣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八閣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群臣五日一八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八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八閣



琪皆不能正也琪又建言八閤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退欲言者無由自陳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時安重誨專權用事即臺門斬馬延琪為御史中丞不敢彈糾又懼諫官論列乃託任圜白重誨而後糾猶依違不敢正言及豆盧革罷相任圜欲相而孔循沮之遷右僕射明宗討王都破定州還洛琪率百官奉迎奏章言敗契丹之凶黨破真定之逆城坐誤以定州為真定罰俸一月琪少以文章知名既貴乃刻牙版為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坐側為人少持重不知進退數為當時所沮

李愚

愚字子晦好學為古文舉進士宏詞魏王繼岌伐蜀辟愚為都統判官蜀道阻險議者謂宜緩師待變而進愚曰王行荒怠乘其倉卒其利在速不可緩也任圜罷拜愚為相不治茅宅借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者視之見其敗氈蔽席四壁蕭然命以供帳物賜之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而愚為相欲依古以創理乃請頒唐六典示百司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作鄉飲禮時以為迂濶廢帝常目宰相曰此粥飲僧爾以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

盧遵



導字熙化舉進士(明宗)時遷中書舍人潞王兵犯京師愍帝奔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將迎潞王請導草牋勸進導曰今天子蒙塵于外遽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節以忠義見責其將何辭以對且上與潞王皆太后子也不如率百官詣宮門取太后進止語未終報潞王至安從進催百官班迎百官紛然而去潞王止于正陽門外道又促導草牋導對如初李愚曰吾輩罪人盧舍人言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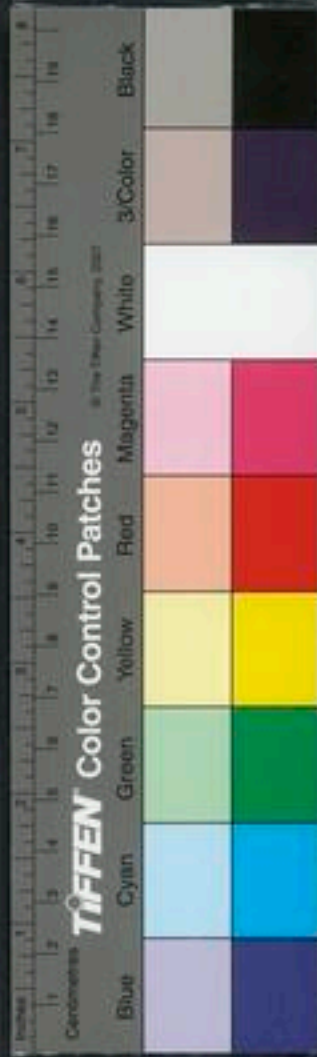
劉昫

昫美風儀(明宗)愛其風韻遷端明殿學士拜相當時為榮(廢帝)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蠹敝乃句計文簿覈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往

時吏幸積年之負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賄及昫蠲除民間歡然為德而三司吏沮怨先是馮道與昫為姻家而同為相道罷李愚代之愚惡道為人凡事有失必誚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為也遂相詆詬時三司諸吏提印聚立月華門聞宣麻罷昫相皆歡呼相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

盧文紀

文紀字子持舉進士(明宗)時為御史中丞初上事百官臺參吏曰諸道進奏至客次通名勞以茶酒而不相見相傳為故事文紀曰吾雖德薄敢隳舊制因遣吏諭之進奏官奮臂喧然不得已入見文紀據狀端笏臺吏通名贊拜既出怒訴于朝明宗



問趙鳳進奏吏化外何官鳳曰州縣發遣知後之
流明宗曰乃吏卒爾杖而遣之○廢帝立欲擇宰
相悉書清望官內琉璃餅中夜焚香呪天以筋挾
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晉高祖起太原廢帝北
征顧文紀曰自卿為相詢于輿議皆云可致太平
今日至此卿宜如何文紀皇恐謝罪

馮胤孫

胤孫字慶先舉進士廢帝入立拜平章事不通世
務時馮道罷節度使拜司空司空自唐已來無特
拜者有司不知故事或曰司空三公宰相職也當
叅與大政盧文紀以司空之職祭祀掃除而已

劉嶽

嶽字昭輔敏於文辭舉進士明宗時為吏部侍郎
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
其品高者賜之貧者不能輸錢但得勅牒而無告
身中書但錄其制辭編為敕甲嶽建言以制辭或
任材能或廢功行或伸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
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
一切賜之百官皆賜告身自嶽始宰相馮道本田
家狀願質野道入朝任贊與嶽在其後道行數反
顧贊以問嶽嶽曰遺下兔園冊爾蓋即校儒教
者道聞之怒後遷太常卿初鄭餘慶採唐士庶吉
函書疏之或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明
宗見其有起復冥昏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弟



而敦風俗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徽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刪定之徽與太常博士段顯田敏增損其書而事出鄙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其後亡失愈不可究婚禮親迎有女坐婿鞍合髻之說尤為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久也訛謬可笑

論曰嗚呼甚矣人之好為禮也在上者不以禮示之使人不知其本而傳其習俗之失者尚拳拳行之五代干戈之亂不暇於禮久矣明宗出於夷狄勵能有意使民知禮而徽等無所發明但因其書增損而已後世士庶吉凶皆取徽書

為法而十又轉失其三四也可勝嘆哉

馬編

編舉明經宏詞莊宗時判太常卿明宗八立繼唐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編言漢光武立四廟于南陽請如故事立廟以申孝享劉徽備書儀其所損益皆決於編凡喪服皆以開元為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于令令有五服自編始也

崔稅

稅字子文深州人舉進士甲科初為學士嘗草制為宰相桑維翰所改稅以唐故事當罷職乃引經據爭之稅專於文學不能治事維翰乃命知貢舉素有醜行為時所惡稅既受命往見維翰維翰專



貴而語簡謂梳曰孔英來矣梳不論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為言乃考英及茅物議非之遷太常卿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梳與竇貞固等草定之其年天福八年冬至會朝崇元殿廷設官縣二舞在止登歌在上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梳金帛然制作簡繆繼以龜茲却覓裳法曲參亂雅音明年正旦復奏于廷而登歌發聲悲離煩慙如薤露虞殯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悲憤其年高祖崩開運二年陶穀奏廢二舞明年契丹滅晉耶律德光入京師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鹵簿鼓吹都人聞

者為之流涕

李擇

擇京兆人工文辭天成中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為貢舉格命擇為之時擇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擇笑曰年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爾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為在格聞者多其知體

和凝

凝字成績郾人幼聰敏形神秀發梁賀瓌辟為從事瓌與唐戰敗走獨凝隨之瓌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已而一



騎追瓌幾及擬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乃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後必富貴爾謹事之因妻以女(天成)中拜翰林學士知貢舉時進士浮薄喜為誼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凝徹棘開門而士肅然所取皆一時之秀天福五年拜平章事請為宣敕命將以敗安從進進見從漢高祖時封魯國公疑為文章以多為富自鏤板以行世識者非之然性樂善好稱後進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為重疑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舉選范質為第五後質位至宰相封魯國皆與疑同當時榮之

呂琦

琦字輝山明宗時為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廢帝時拜端明殿學士時晉高祖鎮河東有二志廢帝患之琦言太原之患必引契丹為助不如先事制之以因言方今之勢不如與契丹通和歲給金帛妻之以女使強藩大鎮外無引援可弭其亂心崧以琦語語三司使張延朗欣然曰苟紓國患歲費縣官十數萬緡責吾取足可也因共建其事廢帝以語薛文遇文遇誦戎昱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婦人之詩以誚琦等廢帝怒琦曰臣等為國計非與契丹求利於中國也帝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朕一女尚幼棄之夷狄金帛所以養士扞國輸以資虜可乎議遂寢後晉起太原果引契丹為助以亡唐



何澤

澤廣州人為洛陽令莊宗好獵數踐民田澤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之莊宗為止獵明宗時數上書言事及幸鄴人情不便澤伏閣切諫明宗嘉之然外直言而內邪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叩額北望呼曰明主明主聞者哂之五代之際民苦於兵徃徃因親疾割股或既喪而割乳廬墓以規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蠲符而課州縣出紙號為蠲紙澤上書言其敝明宗詔廢戶部蠲紙

史圭

圭為直學士故事直學士職雖清而承領文書參掌庶務與判官無異安重誨不知書倚圭以備顧問

問始白許圭升殿侍立樞密直學士升殿自圭始

李崧

崧深州人明宗時為端明殿學士契丹入鴈門明宗選將以捍太原崧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石敬瑭不可也高祖德之遣謝崧曰為浮屠者必合其尖欲使崧終始成已事也高祖立拜平章事數稱杜重威之材又信趙延壽之詐晉遂以亡耶律德光犯京師謂人曰吾破南朝得崧一人而已漢高祖素不悅崧又為怨者譖及八京師以崧第賜蘇逢吉因誅之

張允

允當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允為較赦論引管子



吳漢事以自古有水旱則降德音而有過開狴牢
而出囚冀感天心以求災也若有罪者見捨無罪
者卿寃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高祖覽之大喜

裴皞

皞字司東河東人裴氏自晉魏以來為名族居燕
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仕後
唐為禮部侍郎陳朝廷闕失多斥權臣宰相馬胤
孫桑維翰皆皞禮部所放進士後胤孫知舉放榜
引進士詣皞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維翰
過皞皞不迎送人問之皞曰我見桑公於中書庶
寮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

王仁裕

仁裕字德葦天水人晚音律晉高祖初定雅樂宴
群臣於永福殿奏黃鍾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
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鬪昇龍
門外聲聞于內人以為神喜為詩少嘗夢人剖其
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篆籀由是
文思益進乃集平生作詩萬餘首號西江集仁裕
與和凝以文章知名嘗知貢舉仁裕門生王溥凝
門生范質皆至相

王延

延字世美鄭州人拜中書舍人知貢舉吏部尚書
盧文紀與故相崔協有隙時協子頎舉進士文紀
謂曰貢舉選士當求實效無以虛名昔有越人善



泗生子方擘其母浮之水上人恠問之則曰其父善泗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曰盧公之言為崔協恨其父遂及其子明年選碩甲科人稱其公

馬重績

重績字洞微少學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曆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兵圍之勢危急命重績策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離明乾西北也離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而南及契丹助晉擊唐遂有天下天福三年上書曆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宣萬邦之命宣明氣朔正而星度不驗崇玄五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玄之五星三曆參合創為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

為上元雨水正月中氣為氣首詔班行之號調元曆行之數歲輒差又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一百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為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為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

趙延義

延義字子英父溫珪事蜀王建為司天監每為建占吉凶小不中輒加詰責及卒戒子孫曰數術吾世業然仕亂國而得罪幾死數矣子孫以他道仕進者不必為也周太祖兵入京師召延義問漢祚短促者天數耶延義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



澤而漢法深酷刑罰枉濫天下稱冤此所以亡時
太祖以兵圍蕪逢吉劉銖茅聞延義言因貸之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八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九

十國世家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黠髡盜販袞冕竊視
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陋荆
蹙楚開蠻服剝削弗堪吳越其尤宰牲視人嶺蠻
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
曰清風興群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作天下
同

吳據廬州統二十八州

楊行密

行密字化源廬州人有力能手舉百斤唐乾符中
起兵為亂據廬州後敗孫儒收兵數千衣以皂衣



澤而漢法深酷刑罰枉濫天下稱冤此所以亡時
太祖以兵圍蕪逢吉劉銖茅聞延義言因貸之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八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九

十國世家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黠髡盜販袞冕竊視
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陋荆
蹙楚開蠻服剝削弗堪吳越其尤宰牲視人嶺蠻
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
曰清風興群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作天下
同

吳據廬州統二十八州

楊行密

行密字化源廬州人有力能手舉百斤唐乾符中
起兵為亂據廬州後敗孫儒收兵數千衣以皂衣



蒙甲號黑雲都其兵皆江淮人輕弱及朱瑾來奔
得瑾勁騎而兵益振天復二年封吳王初田頔及
安仁義朱延壽人行密夫人之從行密起微賤及江淮甫
定三人猛悍難制頔欲除之頔因行密諸將求賂
遂反仁義聞之亦反行密遣李神福擊頔頔敗死
遣王茂章朱志誠圍仁義吳之軍中推朱瑾善槩
志誠善射仁義嘗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槩
之一瑾之槩十不當仁義弓之一茂章穴地道而
入執仁義斬之頔之將叛行密陽為目疾謂夫人
曰吾業成而喪目吾兒不足任事得延壽付之無
恨矣夫人曰延壽至行密殺之

楊渥

渥行密長子也行密病出渥宣州乃卒時天復三年渥
輦宣州庫物歸留兵三千以陳璠范遇將之既立
惡徐溫典牙兵召璠等自衛而溫與張顥有立渥
之功乃斬璠遣盜入寢殺渥

楊隆演

隆演行密第二子也初溫顥之殺渥約分其地以
臣梁及渥死顥欲背約自立召諸將議之溫客嚴
可求曰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為之
速不若輔幼主漸以歲時然後可也因出渥世史
氏教言隆演當立顥由此與溫有隙諷隆演出溫
潤州可求曰今捨衙兵而出外郡禍將至矣可求
日從顥與諸將造溫陽責溫曰古人不志一飯之



恩况公揚氏三世之將令幼嗣新立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温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顛覺可求附温使客刺之不中可求詣温謀殺顛以罪歸之温由是專政隆演備位而已温出留其子知訓秉政知訓以隆演幼懦凌侮為朱瑾所殺温請隆演即天子位改元武義年温為大丞相温之徒鎮金陵也以知誥守潤州嚴可求曰二即君非徐氏子而推賢下士人望頗歸若不去之恐為後患温不用其言及知誥秉政可求懼詣温謀迫隆演僭號隆演以權在徐氏建國非其意怏怏疾卒

楊溥

溥行密第四子也徐氏立之改元順義及徐温等勸溥為皇帝改元乾貞年改元太和徐知誥出鎮金陵七年改元天祚三年十月禪位于李昇後卒昇遷其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久而男女自為匹偶吳人哀憐之顯德三年世宗征淮南詔撫楊氏子孫昇聞之遣人盡殺其族

徐温

温字敦美海州人少販鹽為盜行密起合肥隸行密帳下行密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温未嘗有戰功及行密欲殺朱延壽温用



其容嚴可求教行密陽為目疾事成遂預立渥之
功温客尤見信者惟駱知祥嚴可求可求善籌畫
知祥長於財利温以軍旅問可求國用問知祥吳
人謂之嚴駱

論曰嗚呼盜亦有道信哉行密之書稱行密為
人寬仁雅信能得士心其將蔡儔叛於廬州悉
毀行密墳墓及儔敗諸將請毀其墓以報之行
密歎曰儔以此為惡吾豈復為耶嘗使從者張
洪負劍而侍洪拔劍擊行密不中洪死復用洪
所善陳紹負劍不疑又嘗罵其將劉信信忿奔
孫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信醉而去醒必復來
明日果來行密起於盜賊其下皆驍武雄暴而

樂為之用者以此故二世四主垂五十年及渥
已下政存徐温於此之時天下大亂中國之禍
篡弒相尋而徐氏父子區區詐力裴回三主不
敢輕取之豈其恩威亦在在人者歟

南唐 據金陵統三十五州

李昇

昇字正倫初揚行密養為子諸子不能容乃乞徐
温冒姓徐氏名知誥温子知訓為朱瑾所殺温居
金陵未及聞昇居潤州即以兵渡江定亂遂得政
乃寬刑法推恩信引宋齊丘駱知祥王令謀等為
謀客及受吳禪復姓李氏改名昇自言唐憲宗子
建王恪之後天祐二年改元昇元郊祀昊天州縣



言民孝悌五代同居者七家皆表門閭復徭役其
尤盛者江州陳氏宗族七口每食設廣席長幼
以次至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
之不食錢氏自吳時素為敵國昇見天下亂久常
厭用兵及將篡國先與錢氏約和通好不絕昇容
馮延巳好論兵大言嘗誚昇曰田舍翁安能成大
事而昇志在守吳舊地無復經營之略然吳人賴
以休息七年卒

李景

景昇長子也嗣位改元保大八年天福破虔妖賊張
遇賢小麻走初有神降羅縣與人言禍福輒中遇賢
禱之神曰遇賢是羅漢可留事我時南海劉龔死

嶺南盜起問神當為主者神言遇賢遂共推為帥
號中天八國王過嶺取虔州據白雲洞景遣邊鎬
攻降之景以馮延巳常夢錫為翰林學士馮延魯
為中書舍人陳覺為樞密使魏岑查文徽為副使
夢錫專掌密命而延巳等以邪佞用事吳人謂之
五鬼夢錫屢言五人不可用景不納初宋齊丘為
昇謀篡楊氏最有力及事成乃陽八九華山昇招
之乃出未幾罷相景立復召之而陳覺魏岑為齊
丘引用齊丘亦罷相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封
青陽公問王氏兄弟連兵累年景遣查文徽攻之
克建汀泉漳四州分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置劍州
遷王延政之族于金陵景欲罷兵而查文徽等欲



盡取之及李仁達州送款吳越吳越以兵應仁
達覺等不相應而馮延魯與吳越戰敗景流覺斬
州延魯舒州江文蔚劾奏馮延魯已魏卒亂政景怒
貶文蔚八年福州詐言吳越戍兵亂殺李仁達請
建節度查文徽應之進至西門被擒九年景遣邊
鎬攻楚破潭州盡遷馮氏之族于金陵分洪州高
安清江萬載上高四縣置筠州十三年周師南征
取滁州景懼奉書陳凡事之禮又奉表稱臣割壽
濠泗楚光海六州求罷兵世宗皆不報又表盡獻
江北地世宗許之宋齊丘陳覺以割地無益遣齊
王景達與陳覺邊鎬許文績率兵趣壽春周師在
揚滁和者皆却諸將請要其險隘擊之宋齊丘曰

擊之怨深不如縱之以為德十五年世宗復南征
宋元降周許文績邊鎬被執景達還金陵劉仁贍
死孫羽以壽州降周十月世宗復南征步騎數萬
水陸齊進軍士作檀耒之歌聲聞數十里交泰元
年丁巳攻楚州取海泰揚州景遣陳覺奉表請
傳國與世子初周師南征無水戰之具而已屢敗
景兵獲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命王環將以下
淮長淮之舟皆為周兵所得又造齊雲船數百艘
開老鵲河通至大江景初自恃水戰以周兵非敵
及覺奉使見舟師列于江次甚盛以為自天而下
乃請還國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時揚
泰滁和壽濠泗楚光海等州已為周得景遂獻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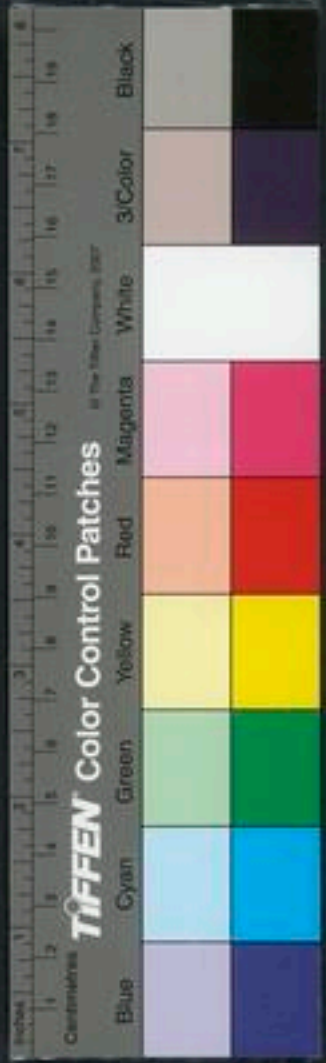


舒蘄黃盡江為畧景去帝號奉周正朔時顯德五年也世宗遣鍾謨馮延魯歸國延魯為東都留守當延魯用事常夢錫每排斥之景既割地以周為大朝夢錫笑曰君等嘗欲致君如堯舜今日自為小朝邪謨還言覺姦詐景怒流覺饒州殺之宋齊立坐覺賜死景困於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韓熙載又鑄鐵錢以一當二景謀遷都洪州唐錫贊之乃升洪州為南昌建南都遷之明建隆二年而州迫隘景怒錫發疾卒

李煜

煜字重光景第六子豐額駢齒一目重瞳子景遷

南都立煜監國景卒煜嗣位于金陵乾德二年始用鐵錢商賈多以一鐵錢易一銅錢出境官不可禁煜因下令以一當十煜嘗以韓熙載忠直欲用為相而卒熙載北海將家子也與李穀相善明宗時熙載奔吳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曰江左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為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及周征淮命穀為將以取淮南而熙載不能有所為也開寶四年遣弟從善朝京師遂留不遣七年詔煜赴闕煜稱疾遣徐鉉奉表求緩師八年王師克金陵九年煜俘至京師封違命侯初太祖南征煜遣徐鉉朝京師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及八



女驢攻
廬印

見大臣先八言鉉博學有材辯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非尔所知明日鉉朝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太祖徐台之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無以對嗚呼大哉何其言之簡也蓋王者之興天下必歸於一統其可來者來之不可者伐之僭為假竊期於掃蕩一平而後已予讀周世宗征淮南詔怪其區區擔披前事務較曲直以為辭何其小也然世宗之英武有足喜者宣為其辭之過歟自昔天福二年至開禧八年間此二十九

前蜀 攝政都統四十八州

王建

建字光圖許州人隆眉廣額狀貌偉然少屠牛盜驢販私鹽里人謂之賊王八後為軍卒遷隊將迎德宗于蜀為田令孜養子文德元年帝昭度為西川節度分印蜀黎雅為永平軍拜建節度使建殺昭度親吏昭度恐留符節與建而東建即以兵扼劍門兩川由是阻絕天復三年唐封建蜀王七年梁滅唐因其有臣人鳳凰黃龍白雀白鹿甘露之瑞乃即帝位改元武成梁開平二年以元懿為太子三年改元永平元梁乾化歐陽柔得唐傳國璽以獻三年殺元懿立次子宗衍為太子五年改元通正梁貞明二年改元天漢貞明二年改元光天貞明四年六月建卒年七十二

五代史 王建傳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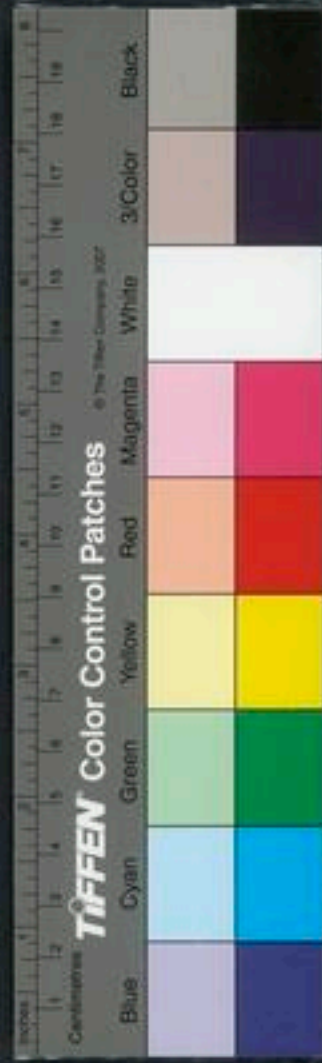


王衍

衍字化源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自見耳能為浮
豔之辭既立尊母為皇太后后姪為皇太后妃以
教令賣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闕數人爭而八錢
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奪民利衍年少荒
淫委政於宦者起宣華苑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
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亭飛鸞之閣
瑞獸之門與諸狎客婦人日夜酣飲嘉王宗壽養
也子以社稷為言言發泣潸韓昭等客狎曰嘉王酒悲
爾當王氏晚年俗競為小帽謂之危腦帽衍禁之
戴大帽尖中狀似後宮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
酣免冠其髻髮然更施朱粉號醉粧衍立之明年

改元乾德時唐既滅梁遣李嚴聘蜀歸乃獻伐蜀
之策明年郭崇韜伐蜀是歲改元咸康衍行幸至
梓潼大風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
將者衍不省及至綿谷唐師八境所至迎降王宗
弼弼本姓子送款於唐師莊宗賜衍詔曰固當列
士而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忻
然就道行至秦州驛莊宗用景進許遣問延嗣誅
其族自唐大順三年至光

論曰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
辨之士不能祛其惑也予讀蜀書至龜龍麟鳳
騶虞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其國異哉
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



以為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視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為物以不見為神以升雲行天為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于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鳳凰適至史因為美後世因以鳳來為有道之應其後鳳凰數至或出於庸君謬政之時危亡大亂之際果為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魯哀出獵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春秋書西狩獲麟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聖人已沒而異說興乃以麟為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諱詭怪之言治世如堯禹湯

文武之世未嘗一出而一出於亂世孰知其為瑞哉龜玄物也汙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用適有宜而戴禮以在宮治為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多矣騶虞吾不知何物也賈誼以謂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然為獸者其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麟鳳龜龍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于蜀此雖好為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者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後蜀

據成都統四十六州

孟知祥



於是悉有王衍故地十八年山顯德二年周世宗伐蜀而秦成階鳳復入于周祖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而據險一方君臣務為奢侈以自娛至於溺器皆以七寶裝之宋興已下荆潭祖懼遣孫遇以蠟丸書聞行東漢約出兵以撓中國遇為遼吏所得太祖遂詔伐蜀遣王全斌崔彥進出鳳州劉光義曹彬出歸州祖遣王昭遠等拒命昭遠好讀兵書以方略自許手執鐵如意指揮事自此諸葛亮酒酣謂李昊曰祖遣吳越吾之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離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爾及王全斌敗昭遠擒之蜀兵所在奔潰祖問計於左右而石顏以東兵遠采勢不能久宜堅守以敵之祖歎

曰吾與先君以溫衣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為吾東向放一箭雖欲堅壁誰與吾守乃命李昊草表以降自興師至祖降凡六十六日初昊事王衍草降表至是又草馬蜀人夜表其門曰世脩降表李家傳以為笑祖至京師封秦國公自同

年八蜀至乾德三年
南漢廣州北

劉隱

隱上蔡人代父誦為封州刺史梁開平三年封南平王遭世多故立功崩南遂有南海乾化元年封南海王是年卒

劉龔



龔隱弟也母段氏生龔於外舍讓妻韋氏怒拔劍將殺之及見而劍墮地曰此非常兒也因養為己子身長七尺垂手過膝龔封南海王梁貞明三年即帝位國號大漢改元乾亨為刀鋸支解剝剔之刑視殺人則桑暉出詔呀呷人以為真蛟蜃也又聚南海珍寶為玉堂珠殿龔初名巖更名陔有胡僧言識書滅劉氏者龔也龔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為龔字結以名焉四年改元大有明楚攻封大有十五年卒

劉玠

玠龔子也龔病召王翻以子洪熙皆不任事惟洪昌類我吾欲立之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

勢當漸小爾蕭蓋諫曰少者得立長者爭之禍始此矣卒立洪度更名玠改元光天晉天福七年玠立果不能任事遂見殺

劉晟

晟龔子也初名洪熙玠自立改元應乾天福八年又改乾和殺其弟洪果洪果詣佛前祝曰洪果誤念未生王宮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以免屠害晟立十六年卒

劉鋹

鋹晟子也既立改元天寶自開禧五年委政於宦者龔澄樞等鋹將帥廷瑁言於鋹曰漢東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而漢益勝於無事今五代史劉鋹傳十三



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亂久而治自然之勢也今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勸銀修兵為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銀儻然莫以為慮陶寶四年銀敗降

自唐天祐

二年至開寶四年

楚據潭州北

馬殷

殷字霸高許州人少為木工後為孫儒裨將敗乃隨劉遵峯攻豫章直趨潭州因遵峯死衆推為帥乾寧三年拜潭州刺史第寶從楊行密攻戰有功行密以歸殷寶謝曰臣孫儒敗卒也幸公待以不死非殺身不足報行密歎曰昔吾愛子之親今吾

得子之心然為吾合二國之嫌亦報我也乃遣寶

歸梁太祖即位封殷楚王呂師周者行密將也自

言五世將家懼行密察其動靜謂養母章曰吾與

楚人為敵境望共營上雲氣甚佳馬公仁者待士

有禮吾欲逃死於楚章曰公自圖之章言可斷語

不泄也師周以兵奔楚殷喜曰吾方為崩表而得

此人足矣殷請依唐太宗故事問天冊府置官屬

太祖拜殿天冊上將軍殷以弟寶為左相存為右

相廖光為等十八人為學士莊宗滅梁殷遣子希

範備貢京師莊宗問洞連廣狹對曰車駕南巡才

堪飲馬爾莊宗嘉之殷初兵寡與楊行密成汭劉

夔為敵國問策於高郁郁曰成汭地狹兵寡不足

五代史 馬殷傳

十四

不取 陝 狹



為吾患劉冀志在五管揚行密孫儒之仇雖萬金
交之不能得其確心然尊王仗順霸者之業今宜
內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誇隣敵然後退備兵農
畜力而待於是修貢京師然歲貢不過所產茶茗
而已乃自京師至襄唐鄧復等州置郵務以賣茶
其利十倍郁又諷殷鑄鉛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
民自造茶以通商而收其筭歲入萬計由是地大
力全（天成）二年請建行臺以潭州為長沙府建國
承制自置官屬（長興）元年卒

馬希聲

希聲殷次子也荆南高季昌聞高郁放殷計策而
楚強使謀者語希聲曰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
為亡馬氏者必郁也希聲素愚奮郁兵職矯令殺
之是日大霧四塞殷恠之及聞郁死拊膺大哭明
年薨希聲立聞（梁太祖）好食鷄羹之日烹五十雞
以供膳殷奠希聲不哭泣食鷄肉數咒潘起譏之
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邪

馬希範

希範希聲弟也襲封楚王命劉勅攻降溪州立銅
柱為表李臯銘之南寧州酋長率本部十八州都
雲酋長率十二部牂柯率夷播七州皆附於希範
希範佐會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中
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是時契
丹滅晉中國大亂丁思觀諫曰先王起卒伍以攻



戰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隣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因辱中國無主真霸者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趨京師倡義於天下此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爲兒女之樂乎希範謝之開運四年卒

馬希廣

希範附

希廣希範同母弟也拓拔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希萼希廣不從希萼怒送款于李景舉兵攻長沙沈順天將軍因擒希萼縶之希萼自立遂臣於李景以軍政任其弟希崇舊將徐威縛希萼遷于衡山而立希崇希崇亦請命於李景景遣鎬入楚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時周廣頌元年也封希萼

楚王居洪州希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世宗征

淮下揚州希崇率其兄弟十七人歸京師自唐乾

元至廣明年五月十七日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九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十

吳越

據杭州卷十三

錢鏐

鏐字具美杭州人臨安里有大木鏐幼與羣兒
戲木下坐大石指麾羣兒為隊伍號令有法羣兒
憚之及壯販鹽為盜豫章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
王氣因遊錢唐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及見鏐驚
曰子骨法非常因與鏐起語錄訣曰吾求其人非
有所欲直欲質吾術矣黃巢掠浙東鏐與勁卒二
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鏐伏弩射殺其將引
勁卒蹙之斬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爾大象至何
可敵那乃引兵趨八百里地名告道旁媪曰後有問
五代史
錢鏐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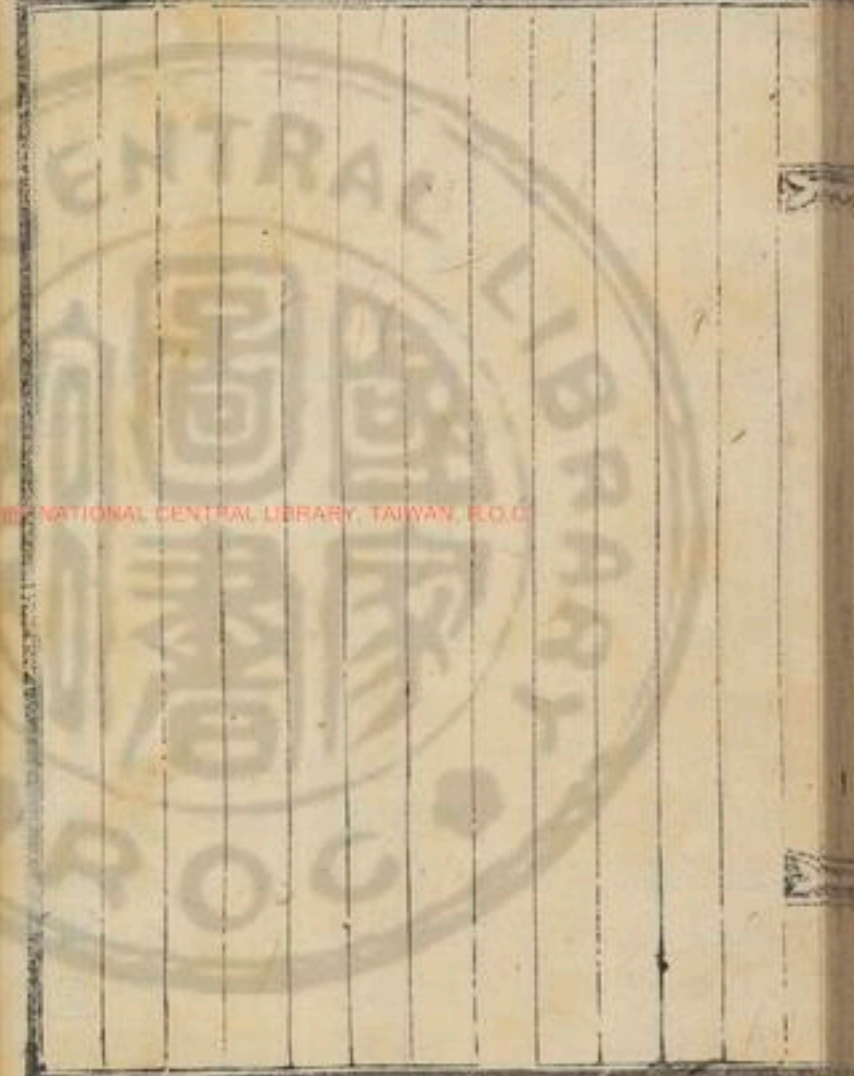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十

吳越

據杭州卷十三

錢鏐

鏐字具美杭州人臨安里有大木鏐幼與羣兒戲木下坐大石指麾羣兒為隊伍號令有法羣兒憚之及壯取槓為盜豫章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因遊錢唐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及見鏐驚曰子骨法非常因與鏐起錢鏐訣曰吾求其人非有所欲直欲質吾術矣黃巢掠浙東鏐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鏐伏弩射殺其將引勁卒蹙之斬數百級鏐曰此可地用爾大象至何可敵那乃引兵趨八百里地告道旁媪曰後有問五代史錢鏐傳



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聞媪語遂不敢犯
臨安高駢聞而壯之召董昌及鏐表昌為杭州刺
史鏐為都指揮使昌與越州觀察使劉漢宏有隙
鏐攻斬之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光啓三年拜
鏐杭州刺史乾寧二年越州董昌反鏐遣顧全武
攻執之昭宗拜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改鏐所居
營曰衣錦營又升為衣錦城鏐游衣錦城宴故老
山林皆震以錦號所戲大木曰衣錦將軍天復二
年封越王梁太祖即位拜吳越王客有勸鏐拒梁
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為孫仲謀邪遂授之太祖問
吳越進奏吏曰鏐平生有兩好予吏曰好玉帶名
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

十匹信州危仔倡奔於鏐鏐惡其姓改曰元開平
四年鏐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曰玉節還鄉芳掛錦
衣父老遠來相迎隨斗牛無字人無欺吳越一王
駟馬歸唐莊宗入洛賜鏐玉冊金印長興三年卒
年八十一歲

錢元瓘

元瓘鏐子也襲封吳越國王善撫將士好學工詩
立十年因大火病狂卒

錢佐

佐元瓘子也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佐初優容
之諸將不法佐乃黜之王迨義遂政兄弟相攻其
將朱文進李仁達相篡殺附于李景而又叛景景



攻之仁遠求救於佐佐召諸將計事皆不欲行佐
曰諸將吾家所畜養不肯身先我乎有異吾議者
斬乃遣張筠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遣將誓軍號
今齊整筠等大敗景兵取福州而還諸將皆服佐
立七年襲封吳越國王卒年二十

錢俶

俶佐弟也歷(漢)周襲封吳越國王吳越自唐末有
國而揚行密李昇據有江淮吳越貢賦朝廷遣使
皆由登萊泛海然魚有兩浙幾百年其人化諸國
號為怯弱而俗喜淫侈自(世宗)平淮南宋興荆楚
必家至日取人不勝苦及(世宗)平淮南宋興荆楚
歸命(興國)三年詔俶來朝舉族歸于京師(唐乾

至興國三年

九年十年四年三年
論曰嗚呼天人之際為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
好奇而幸中至於英豪草竊亦多自托於妖祥
豈其欺惑愚衆有以用之歟蓋其興也非有功
德漸積之勤而黠魁盜賊崛起於王侯而人亦
樂為之傳歟考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其一
方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其動於氣象者豈
非其孽歟以斗牛間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
又豈皆然歟是皆無所得而推歟術者之言不
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時喜道其中者歟

閩 據福州統五州

王審知

五代史

王審知傳



審知字信通光州人兄潮唐末盜起王緒攻陷固始召潮兄弟置軍中緒為秦宗權所攻乃自南康入臨汀陷漳浦有衆數萬而緒以猜忌被廢衆乃推潮為主(唐)以潮為福建觀察使審知為副審知狀貌雄偉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為威武軍州節度使封琅琊王梁封閩王為人儉約好禮下士進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黃崎波濤為阻一夕風雨雷電震擊閩以為港閩人以審知德政所致號甘棠港(同光)三年卒

王延翰

延翰審知長子也四年(唐)拜節度使時(莊宗)遇弒

中國多故延翰取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其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遂建國稱王(唐)正朔為人長大美皙如玉妻崔氏而淫性妬妾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延(唐)審知子延(唐)鈞(唐)以兵入執延翰殺之

王鏐

鏐審知次子也(初名)(唐)封閩王延(唐)稟與鏐之謀殺

延翰也推鏐立之延(唐)稟還建州臨訣謂曰善繼先志毋煩先兄復來鏐御之(長興)二年延(唐)稟兵擊鏐攻西門使其子繼雄轉海攻南門鏐遣王仁達拒之殺繼雄及延(唐)稟遂絕朝貢好道家之說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建寶皇宮以居之守元謂曰寶



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為六十年天子鑄遣守元
 問寶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傳寶皇語曰六十
 年後當為大羅仙人鑄乃即皇帝位受冊於寶皇
 改元(龍啓)龍以賈國號閩地狹國用不足以薛文
 傑為國計使文傑致富人以罪籍沒其貲以佐用
 閩人皆怨又薦妖巫徐彥以計殺樞密使吳英英
 得軍士心軍士間英死皆怒時吳人攻建州鑄遣
 王迺宗救之兵士在道不肯進曰得文傑乃進鑄
 送文傑軍中軍士陳文傑於市龍啓三年改元(永
和唐清泰三年王仁達為鑄殺迺宗有功而典親兵
 鑄忌問曰趙高指鹿為馬以愚二世果有之子仁
 達曰秦二世愚故高指鹿為馬非高能愚二世也

今陛下聰明朝廷官不滿百起居動靜必知之敢
 有佐威福者俟滅之鑄魁退謂人曰仁達智略在
 吾世可用不可遺後世患卒殺之鑄立十年為子
 繼鵬與李傲所殺

王繼鵬

繼鵬鑄長子也更名昶改元(通文)以李傲判六軍
 諸衛事傲有弒君心常自疑昶因擒傲殺之昶亦
 好巫拜陳守元為天師後昶將連重遇迎迺義立
 之迺義立子繼業執昶殺之

王迺義

迺義密知少子也更名曦改元(永隆)賦鑄大鐵
 錢以一當十曦自昶世徭彊難制昶相王俊每抑



折之新羅遣使聘閩以寶劍袒奉以示倭曰此將
何為倭曰不忠不孝者斬之曠居旁色變曠既立
新羅復獻劍曠思倭前言而倭已死命曠塚戮其
屍倭面如生血流被體曠第迨政為連州節度使
封雷沙王自曠立不叶數舉兵相攻曠淫虐常為
牛飲羣臣侍酒醉而棄者輒殺之六年曠出遊連
重遇等殺之

王迨政

迨政審知子也以連州連國稱殷改元天德八年
連重遇殺曠集閩羣臣掖朱文進升殿率百官而
臣之文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子弟在福
州者皆殺之時晉開元以黃紹願守泉州程贇守漳

州許文鎮守汀州泉州軍將留從效詐州人曰雷
沙王兵取福州矣吾屬世為王氏臣安能交臂事
賊乎州人殺紹願迎王繼勳為刺史漳人亦殺贇
迎王繼成為刺史文鎮懼以汀州降于迨政迨政
已得三州重遇亦殺文進傳首連州林仁翰又殺
重遇迎迨政都福州迨政遣子繼昌守福州而南
唐急攻迨政福州將李仁達殺繼昌乃自立送款
于李景景兵攻破連州迨政族於金陵封鄱陽
王留從效間迨政降唐執王繼勳送于金陵景召
李仁達入朝仁達降于吳越白唐景福元年十一月
南平據荆州統三州

高季興



李興字貽孫陝州人為汴李讓家僮(開平元年拜
荊南節度使荆南節度十州當唐末為諸道所侵
李興始至江陵一城而已李興招緝緜撫(末帝封
為渤海王唐(莊宗)入洛李興入朝莊宗欲留之
郭崇韜諫遣之及歸謂梁震曰吾行有二失來朝
一失放還一失主上百戰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
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而荒游
敗政事多廢言可無慮(同光三年封南平王魏王
破蜀得金帛四十餘萬自峽而莊宗之難佐李興
悉邀留蜀物而殺其使者(明宗)立李興請養忠為
屬郡唐與之猶自除刺史李興拒不納唐克其養
忠萬三州李興以荆歸峽三州臣于吳(天成三年

卒

高從誨

從誨李興長子也以父自絕于唐乃奉表進贖罪
銀三千兩(明宗)封從誨渤海王為人明敏多權詐
(晉高祖)時求郢州為屬郡高祖不許(漢高祖)起太
原遣人奉表勸進願乞郢州高祖亦不與從誨怒
攻郢州為尹寶所敗荆南地狹兵弱介於吳楚為
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奉梁正朔歲時貢奉
假道荆南李興從誨常邀留使者掠取其物而諸
道以書責誚或發兵加討即逐之而無愧其後南
漢興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嚮稱臣蓋利其賜子故
諸國皆曰為高賴子從誨所嚮稱臣蓋利其賜子故
五代史 高從誨傳 七

五代史

五代史

高從誨傳

從誨所嚮稱臣蓋利其賜子故

七



卒

高保融

保融從誨子也(顯德)元年封南平王荆南自後唐以來常數歲一貢京師而中間兩絕及(世宗)時無歲不貢矣初季興之鎮梁以兵五千為牙兵衣食皆給於梁至(明宗)時歲給以鹽萬三千石後不復給(建隆)元年卒

高保勗

保勗從誨子保融弟也立三年卒保融子繼冲立

(乾德)

元年朝于京師

顯德元年閏五月至七年

東漢 撫 太原 統 十二州

劉旻

旻(漢高祖)母弟也初名崇美鬢髯目重瞳子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周太祖討三叛立大功而與旻有隙旻謂判官鄭珙曰主上幼弱政在權臣吾與郭公不叶時事如何珙曰晉陽兵雄天下而地形險固十州征賦足以自給公為宗室老不以此時為計後必為人所制旻乃罷上供征賦叔豪傑籍丁民以蓋兵及(隱帝)遇弒旻乃謀舉兵(周太祖)自魏八陽立旻子贇為漢嗣旻喜曰吾兒為帝矣乃罷兵遣人至京師太祖少賤黥其頸上為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旻使者具道所以立贇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黥青天子幸公無疑李驥曰太原郭公犯順其勢不為漢臣因勸

五代史 劉旻傳

八



是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以待變是罵曰腐儒欲離
間我父子命斬之已而周果代漢是乃即帝位于
太原廣順元年遣使于契丹契丹元欲與是約為父
子之國是以叔父事之元欲以黃牘報聘太祖崩
是乞兵于契丹契丹以十萬助是是自將騎兵三
萬攻潞州世宗親征與是戰于高平是敗獨乘黃
騾歸為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
世宗攻太原圍之自四月至六月攻不克乃班師
是以憂卒時顯德二年十一月

劉承鈞

承鈞是次子也既立遣人奉表契丹稱男初是謂
張元微等曰吾以高祖之業贖之寃義不為郭公

屈期與公等復國家之讎至於稱帝一方豈獲已
也故其僭號仍稱乾祐不改元不立廟四時之祭
用家人禮承鈞立始改元天會立七廟及宋興李
筠叛命遣將太原已而筠敗死承鈞被執太
祖問融承鈞所以助筠反狀融言不遜太祖命以
鐵撻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太祖
曰忠臣也釋之遣融致書于承鈞承鈞不報乃以
郭無為參議國政承鈞自李筠敗失契丹之援無
南侵之意地狹產薄以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太
祖因謀者謂承鈞曰君家與周為世讎宜其不屈
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因此一方之人若有志中
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承鈞復命曰河東土地兵
五代史 劉承鈞傳 九

甲不足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故終其世不加兵承鈞立十三年病卒

劉繼恩

繼恩孫立為侯霸榮所殺郭無為迎繼元立之亦子約改元廣運王師北征太祖以詔書招繼元出降許以平盧軍節度使無為安國軍節度使無為捧詔色動而繼元及并人皆欲堅守以拒命乃縊殺無為至興國四年王師復北征并人猶欲堅守而繼元窮窘乃降自立天明元年至興國四年

四夷附錄

嗚呼夷狄居處飲食隨水草寒暑徙遷有君長部

號而無世族文字記別至於弦弓毒矢疆弱相并國地大小興滅不常烏足述哉惟其服叛去來能為中國利害者不可不知也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衰盛雖常置之治外而羈縻制馭恩威之際不可失也得之未必為利失之有足為患可不謹哉

夷狄種號多矣其地環九州之外而西北常強為中國患三代獫狁見於詩書秦漢以來匈奴著矣隋唐之間突厥為大其後有吐蕃回鶻之強五代之時契丹最盛得鮮卑之故地為鮮卑之遺種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隣高麗西界奚國南至營州分為八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



旗鼓以統八部自遙輦立不任事八部選阿保機代之(阿保機)多智勇善騎射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用其妻述律策盡殺諸部大人梁將篡唐李克用使人聘之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克用於雲州約為兄弟期共擊梁既歸背約克用病臨卒以一箭屬莊宗期滅契丹(莊宗)與梁爭天下而盧文進亡入契丹契丹攻破新州以劉殷守之莊宗遣周德威擊殷而文進引契丹數十萬至德威大敗走幽州契丹圍之幽薊之間虜騎遍藉山谷文進又教契丹為火車地道起土山以攻城城中鎔銅鐵汁揮之中者爛隋德威拒守百

餘日李嗣源救之契丹解去契丹比他夷狄尤頑傲父母死以不笑為勇截其屍深山置大木上後三年取骨焚之酌而祝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猪鹿多得至阿保機多用漢人漢人教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置官號僭皇帝自號天皇王以所居橫帳地名為姓曰世里譯者謂名年曰天贊所居為上京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東向拜日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為尊(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真懼其擊已遣子郁說契契入塞以牽晉兵阿保機大喜其妻述律不肯曰我有羊馬之畜足以娛樂今捨此而遠赴人急我聞晉兵強天下且戰有勝敗後



悔何追阿保機曰張文禮有金玉百萬得皇后可
共取之於是空國入寇莊宗自將鐵騎五千乘之
虜散走雖無所得而歸自此頗有窺中國之志患
女貞渤海在其後乃遣使聘唐以通好(同光)之間
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姚坤告哀於契丹阿保
機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為兄弟河南天子註即吾
兒也我兒沒理當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文坤
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
事其可得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蹊田
奪牛豈不為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阿
保機即慰勞坤曰理正當如是因戎坤曰爾當先
歸吾以甲兵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間共為盟約

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阿保機攻渤海取其扶
餘一城以為東丹國以長子突欲為東丹王阿保
機病死立次子耀屈更名德光立三年改元(天
顯)突欲自扶餘泛海奔于唐(明宗)賜其姓為東丹
更名曰慕華契丹自阿保機時侵滅諸國稱雄北
方及救王都為王晏球所敗喪萬騎失名將由是
卑辭厚幣數聘中國之威幾振石敬瑭反唐遣張
敬遠討之敬瑭求救於德光約為父子遂敗敬遠
德光謂敬瑭曰吾三千里赴義義當徹頭乃築壇
晉城南立敬瑭為皇帝(高祖)自太原入洛德光北
歸(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及文晉又
得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合十六州乃以幽州



為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為會同元年國號大遼晉
每歲輸絹三十萬匹其餘寶玉珍異中國飲食諸
物使者相屬於道無虛日出帝即位德光責其不
先告而表不稱臣晉大臣皆恐而景延廣對使者
語不遜開運元年德光傾國南寇西攻并代東陷
博州南攻貝州出帝親征遣李守貞擊敗之二年
復傾國入寇南掠邢洺磁千里之內焚剽殆盡見
大桑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
耶東薪於木焚之契丹與杜重威戰于陽城大敗
德光畏車騎一白棠駝而走述律德光謂晉人曰
南朝漢兒爭得一向卧耶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
蕃去和漢若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何惜通好晉以

書招趙延壽

先為德光所去

延壽偽報晉約晉發兵為應

三年遣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出兵為延壽應西

屯中渡被圍糧絕遂舉兵降出帝與太后降德光

詔孫兒勿憂管取一喫飯處四年正月封出帝為

負義侯遷於黃龍府改晉國為大遼國開運四年

為會同十年及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鎮多殺契

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留蕭翰守汴乃北歸登愁

死罔謂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為樂自入

中國心常不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德光至

臨洛見井邑荒殘笑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

王為罪首趙光行至藥城疾卒于殺胡林契丹破

其腹云其腸胃實以鹽截而北晉人謂之帝靶

五代史 德光



○兀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唐兀欲留不從
號永康王唐廢帝殺突欲晉高祖追封為燕王德
光滅晉兀欲後至京師及死樂城兀欲與趙延壽
諸大將入鎮州因鏢延壽宣德光遺制即皇帝位
于中京鎮州蕭翰聞德光死棄汴州而北兀欲已
立遣人報其祖母述律怒曰我兒平晉取天下有
大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而爾父背我歸中國
豈得立邪乃率兵逆突欲將廢之兀欲乃為述律
控祖州阿保機初德光擊晉述律非之曰吾國用
漢人為主可乎德光曰不可述律曰汝得中國不
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矣德光死載其屍歸述律
不哭而撫其屍曰待我國中人畜如故然後葬汝

已而兀欲囚之後死于木葉山兀欲號天授皇帝
改元天祿立五年為述律所殺德光子述律立改
元應曆號天順皇帝多獵好飲酒晝常睡國人謂
之睡王顯德六年世宗北伐下三關瀛口關益津關
瀛漢兵不血刃述律謂國人曰此本漢地今還之
又何惜邪述律後為庖者殺之

論曰嗚呼自古夷狄服叛雖不繫中國之盛衰
而中國之制夷狄則必因其強弱予讀周日曆
見世宗取瀛漢定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官譏其
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襲人輕萬乘之重於雀
菟之間以僥倖一勝夫兵法決機因勢有不可
失之時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勝威擊



其昏殆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
可取之機也時述律謂周之所取皆漢故地不
足顧也然則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
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漠三關遂得復
為中國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於夷狄彼
其為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壯哉夫兵之變
化屈信宣區區守常談者所可識也

東萊先生五代史詳節卷之十

十七史序後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記言行後世多務
其道彌繁夏殷已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初
以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諸侯
之國亦置史官其後陵夷衰亂史官放絕秦滅
先王之典遺制莫存至漢武時始置太史公命
司馬談為之以掌其職談卒其子遷又為太史
令嗣成其志由是史記作焉其後班固作前漢
書范曄作後漢書陳壽作三國志唐太宗作兩
晉書裴子野作南梁書蕭子顯作南齊書姚思
廉作南梁書及南陳書魏收作北魏書李德林
作北齊書令狐德棻作後周書李延壽作南北

史魏徵作隋書歐陽脩宋祁作唐書及五代史
然後歷代之史皆具焉宋紹興間東萊呂成公
顧其簡牘浩瀚未易究竟乃於暇日遍將諸史
節其繁文取其要語合成一書持名之曰十七
史詳節以便觀覽當時好事者請刻諸棗廣以
其傳誠萬世之盛典也迨至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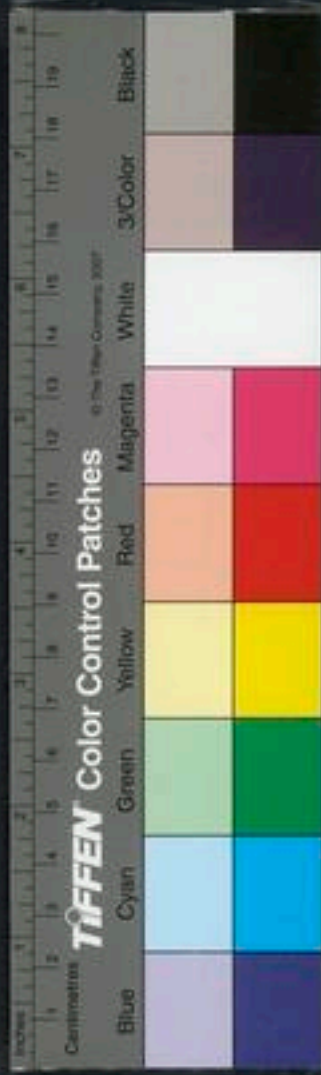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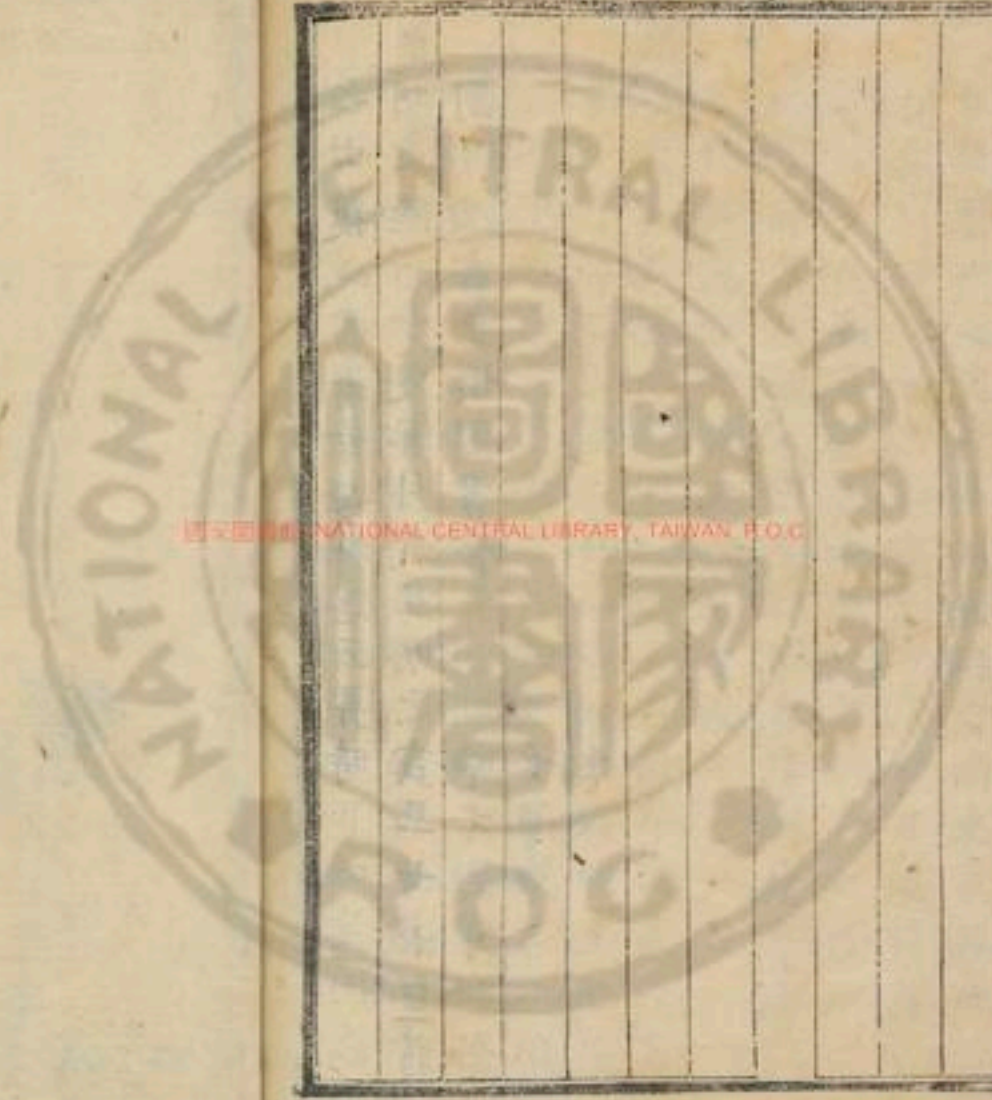
朝永樂間其版厄於回祿歷今百餘年欲求是書
者不可得也正德七載春侍御李公如圭巡按
至建陽首以是書謀之於縣尹金華戚君雄
囑弘毅捐貲刊梓固辭不獲即命子姪輩鈔騰
成書鳩工刊之肇於本年癸酉竣於今歲丙子
其功程之大費用之廣固不俟言可知矣同志

之士獲此書者幸毋輕忽云耳時

皇明正德丙子夏五月哉生明之吉旦七十三翁

劉弘毅書于慎獨書舍





月于日府便共

在案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